

葛 弘 著

抱 朴 子

世界書局印行



# 校刊抱朴子內篇序

道家宗旨。清淨沖虛而已。其弊或流爲權謀。或流爲放誕。無所謂金丹仙藥。黃白玄素。吐納導引。禁呪符籙之術也。秦漢方士。絕不附會老子。卽依託黃帝。亦非道家之說。漢書藝文志以黃帝諸篇。分屬道家神仙。蓋本七略。七略又本於別錄。劉子政固誦習鴻寶。篤信神仙者。而典校秘書。仍別方技於諸子之外。不相殺也。東漢之季。桓帝好神仙祠老子。張陵之子衡。使人爲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都習。神仙之附會道家。實昉於此。抱朴子內篇。古之神仙家言也。雖自以內篇屬之道家。然所舉仙經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種。絕無道家諸子。且謂老子之泛論較略。莊子文子關尹喜之徒。祖述黃老。永無至言。去神仙千億里。尋其旨趣。與道家判然不同。又後世學仙者。奉魏伯陽爲正宗。是書偶及伯陽。內篇之名。並無一語稱述。惟神仙傳中。言參同契假爻象以說作丹之意而已。是稚川之學。匪特與道家異。併與後世神仙家無幾微之合。余嘗謂漢之仙術。元與黃老分途。魏晉之世。玄言日盛。經術多歧。道家自詭於儒。神仙遂溷於道。然第假借其名。不易其實也。迨及宋元。乃緣參同爐火而言內丹。鍊養陰陽。混合元氣。斥服食胎息爲小道。金石符呪爲旁門。黃白玄素爲邪術。惟以性命交修。爲谷神不死。羽化登真之訣。其說旁涉禪宗。兼附易理。襲微重妙。且欲併儒釋而一之。自是而漢晉相傳神仙之說。盡變無餘。名實交溷矣。然則葛氏之書。墨守師傳。不矜妙悟。譬之儒者說經。其神仙家之漢學乎。孫伯淵漕司篤好古義。兼綜九流。以明刻抱朴子及天一閣鈔本。錯亂脫誤。手自校讎。復屬余與顧澗蘆各以家藏諸本。參證他書。覆校數過。伯淵敘錄篇目。將以刊行。余因舉神仙與道家者流。古今分合之故。論次爲序。覽者或有考焉。嘉慶十七年七月甲戌桐城方維甸撰。

按明刻抱朴子於內篇之後。附入別旨一篇。專論吐納導引。與內篇本意不合。辭義亦甚淺近。不似晉人手筆。考之稚川自敘。本無此書。隋唐諸志。皆不著錄。惟宋史藝文志道家。有抱朴子別旨二卷。注云。不知作者。亦不謂爲稚川所著也。晚出之書。元不可信。且今本五百六十餘言。不盈一卷。併非宋元舊本。故削去之。不復附於篇末云。維甸又跋。

# 新校正抱朴子內篇序

諸子多有宋元以來。及近人校正刊本。唯抱朴子僅明盧舜治本行世。五柳居陶大使曾假之於予。增刊入漢魏叢書。其所譌脫。亦未暇校訂也。道藏本較完善。但見者頗尠。予所藏又有天一閣鈔本內篇大半部。及盧學士文昭手校明刻本。顧茂才廣圻有葉林宗家鈔本。及明嘉靖時潘藩刊本。大略皆與藏本相同。爰合以校訂。釐其錯簡。改其誤字。而此書始可省讀。考稚川自序。暨隋唐史志。俱分內外篇。一屬道家。一屬儒家。而盧本兼刻。改并卷第。輒總題之爲抱朴子。遂致諸家書目。牽連入錄。不能分晰。亦可病也。今所校正。欲使別行。以復舊觀。嘉慶壬申。繼觀察昌司漕江安。駐節石城。與方制府維甸。時相過從。觀察敦素好古。兼通道釋二典。思搜羅放佚。嘉惠後學。如宋代刊板官庫。及明人書帕之例。適予及方制府顧茂才校定是書。因先以內篇付梓人。今年觀察擢臬關中。印本就正。庶其始終商榷焉。江寧道藏在朝天宮。仍借來覆審一過。書中多依之。有依別本校改者。則注明藏本作某。其更定錯簡。及尋按詞義。旁據他書勘正各條。亦一一注明以諗後人。第十七卷登涉篇諸符。各本縮寫。多失形似。今全從道藏影摹。俾傳其真云。癸酉歲十月陽湖孫星衍撰。

## 抱朴子內篇序

洪體乏超逸（晉書作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攝景。猶故（晉書無此字）欲戢勁翮於鷦鷯（晉書作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晉書作以）至駑之蹇足。以（晉書無此字）自卜者審。不能者止（晉書有又字）。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晉書作篤陋）。求媒揚（晉書作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晉書無此字）焦僂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躡閭（藏本作閭。晉書作闕）也。以（晉書無此字）要維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原注或作勢。晉書作勢）。素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晉書作地）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晉書無此字）蓬蒿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

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猶（晉書作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晉書作足）諮問。（晉書無此字）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悻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原注先舉一本作先覺者晉書作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桎梏皆死。（晉書無此四字）莫信神仙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此書。（晉書無事至此共十字）不特大笑之。（晉書作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此下舊衍世字今校刪）。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晉書故不至第也作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蓋史家刪改之耳）雖不足以藏（晉書以藏作藏諸）名山石室。（晉書無此二字）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晉書止此無下三十一字）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謹序。（藏本作葛洪稚川謹序後人所增）



# 抱朴子內篇目錄

暢玄卷第一	一
論仙卷第二	二
對俗卷第三	八
金丹卷第四	一二
至理卷第五	二一
微旨卷第六	二五
塞難卷第七	二九
釋滯卷第八	三二
道意卷第九	三七
明本卷第十	四一
仙藥卷第十一	四四
辨問卷第十二	五三
極言卷第十三	五六
勤求卷第十四	六〇
雜應卷第十五	六五
黃白卷第十六	七一
登涉卷第十七	七六
地真卷第十八	九二
遐覽卷第十九	九四

祛惑卷第二十……………九八

右目錄依道藏本定。按抱朴子內篇敘云。別為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又外篇自敘云。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云。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隋書經籍志。內篇亦屬道家。與外篇分行。道藏雖并收外篇。原未合為一部。觀其內篇之後。外篇之前。以抱朴子別旨一種間隔之。可曉然矣。明人刻此書從道藏取出。而不知其為三種。遂總名曰抱朴子。非也。今校刊內篇二十卷。不連外篇。以復葛氏之舊。兼正明人之誤。舊唐書經籍志及各家書目。俱為二十卷。隋志二十一卷。音一卷者。或加序目及音為二十二卷也。音久不傳。道藏序在第一卷前。故不復列數云。或疑別旨既自為一種。何以不見於自敘。考道藏所收。又有抱朴子養生論。及稚川真人較證術一卷。抱朴子神仙金鈞經三卷。葛稚川金木萬靈論。俱不見於自敘。然則別旨正同斯例。蓋皆非稚川所撰也。嘉慶十六年十月五日。松居士孫星衍敘錄。

# 抱朴子外篇目錄

嘉遜卷第一……………	一〇三
逸民卷第二……………	一〇六
勸學卷第三……………	一一〇
崇教卷第四……………	一一二
君道卷第五……………	一一四
臣節卷第六……………	一一七
良規卷第七……………	一一八
時難卷第八……………	一二〇
官理卷第九……………	一二〇



務正卷第十	.....	一一一
貴賢卷第十一	.....	一一一
任能卷第十二	.....	一一一
欽士卷第十三	.....	一一一
用刑卷第十四	.....	一一三
審舉卷第十五	.....	一二六
交際卷第十六	.....	一三〇
備闕卷第十七	.....	一三三
擢才卷第十八	.....	一三三
任命卷第十九	.....	一三四
名實卷第二十	.....	一三六
清鑒卷第二十一	.....	一三八
行品卷第二十二	.....	一三九
弭訟卷第二十三	.....	一四二
酒誠卷第二十四	.....	一四三
疾謬卷第二十五	.....	一四六
譏惑卷第二十六	.....	一五〇
刺驕卷第二十七	.....	一五一
百里卷第二十八	.....	一五四
接疏卷第二十九	.....	一五四
鈞世卷第三十	.....	一五五

省煩卷第三十一	.....	一五六
尙博卷第三十二	.....	一五七
漢過卷第三十三	.....	一五八
吳失卷第三十四	.....	一六〇
安堵卷第三十五	.....	一六一
安貧卷第三十六	.....	一六三
仁明卷第三十七	.....	一六四
博喻卷第三十八	.....	一六五
廣譬卷第三十九	.....	一七四
辭義卷第四十	.....	一八一
循本卷第四十一	.....	一八三
應嘲卷第四十二	.....	一八三
喻蔽卷第四十三	.....	一八四
百家卷第四十四	.....	一八五
文行卷第四十五	.....	一八五
正郭卷第四十六	.....	一八六
彈禰卷第四十七	.....	一八八
詰鮑卷第四十八	.....	一八九
知止卷第四十九	.....	一九五
自敘卷第五十	.....	一九九

# 抱朴子

葛弘著  
孫星衍校正

## 內篇

### 暢玄卷第一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緜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漚（一本作飄）而星流。或滉漾於淵澄。或穿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淪大幽而下沈。凌辰極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回旋四七。匠成草昧。轡策靈機。吹噓四氣。幽括沖默。舒闡粲尉（原注一作鬱）。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豔采。或麗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與爲永。不知玄道者。（刻本有難與爲存四字非）雖顧眄爲生殺（藏本作殺生）之神器。昏吻爲興亡之關鍵。椅榭倚臨乎雲雨。藻室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雲離。西毛陳於閒房。金觴華以交馳。清絃嘈囀以齊唱。鄭舞紛綵以蜚施。哀簫鳴以凌霞。羽蓋浮於漣漪。掇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葩（藏本作葩）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墜。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混煒。（一本作耀）出駟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燕（藏本作醜）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彼（藏本作欺）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者。得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倘佯彷彿之表。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翺翔希微。履略蜿蜒。

殘珊璇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按分當作介)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華之中。繼縷帶索。不以賢龍章之曄曄也。負步杖筴。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藏夜光於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沈鱗甲於玄淵。以違鑽灼之災。動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閒。而萬物化爲塵氛。怡(一本作收)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爲繩樞。握耒甫田。而磨節忽若執鞭。啜菽(一本作粟)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闇如明。如濁如清。(刻本如明如清二如字作而)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疇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復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爲(藏本無此二字)庸夫之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汚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刃沸鑊。不足以劫之焉。謗讟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緡以探巢。泳呂梁以求魚。且爲稱孤之客。夕爲狐鳥之餘。棟撓餽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詔夏而韜藻稅。(按稅當作稅)奮其六羽於五城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擊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鷄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遼哉。

論仙卷第一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舜齊諧之智。(藏本作識)而所嘗(藏本無此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見。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鄺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爲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

行無益之事。鑿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霄重紆。玄牡龍躄。華鼓易步。越（藏本作趣）鼎鍊。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游女。（喪當作桑。事見列子說符說苑權謀）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班狄。（藏本作狄。非也。依意林引改狄。舊同字。又見後辨問篇）不能削瓦石爲芒鍼。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亦安得奇方。能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螻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舊脫此二字。今補）使累晦朔之積。（舊此下衍吾子二字。今刪）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遠迷復焉。抱朴子答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鞀磬之音細。而麗天之景微哉。而聾夫謂之無聲焉。瞽者謂之無物焉。又況管絃之和音。山龍之綺粲。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曄曄之鱗藻哉。故聾瞽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玄象矣。而況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於在昔矣。况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奇怪無方。物是事非。（一本作件）本鈞未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疑作馳）水性（藏本作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溫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牁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概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一。（藏本無此字）而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壤之覺。（刻本作隔。非覺。即較字）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蠃爲蛤。荇荇爲蛆。田鼠爲鴛。腐草爲螢。蠱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姬爲龍。枝離（原注一作骨錢）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

道無以爲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閒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詣老戴天。而（藏本有或字）無知其（藏本有爲字）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況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翳景掩藻。廢僞去役。（藏本作欲）執太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尠能甄別。或莫造志行。（藏本無此二字）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汗。以厚玩爲塵壤。以聲譽爲朝露。蹈炎颯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颺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功疏之雙耳。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原注或作龜）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況彼神仙。何爲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鼈。日（藏本作白今改）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末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始爲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遠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

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刻本作進)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不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有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揚雄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太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尤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欲。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醇醪汨其和氣。豔容伐其根莖。所以翦精損慮。削乎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嚼膚則坐不得安。蝨羣攻則臥不得寧。(藏本作安)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入石哉。漢武享國最爲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畎澮之輸。不給尾閭之洩耳。仙法欲靜寂無爲。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鍾。伐雷霆之鼓。砰磕嘈嘯。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塞耳。飛輕走迅。釣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含氣。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疑有脫字)不絕於市。仙法欲止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脬。屠割羣生。八珍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饜飫。仙法欲溥愛八荒。視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亂推亡。闢地拓疆。泯人社稷。駢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絕域。暴骸腐野。五嶺有血刃之師。北闕懸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動數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莽。彌山填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嗷然。戶口減半。祝其有益。詛亦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怨衆煩。攻其膏肓。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祕。又不得聞。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

長生無所怪也。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懷鬻桑絕糧之餒。冬抱戎夷後門之寒。夏有儒行環堵之暎。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有營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甘旨不經乎口。玄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不關乎耳。百憂攻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無戀也。或得要道之訣。或值不羣之師。而猶恨恨於老妻弱子。眷眷於狐兔之丘。遲遲以臻殂落。日月不覺衰老。知長生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臭鼠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卒難遣。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爲旬月之齋。數日。聞居猶將不能。況乎內棄婉孌之寵。外捐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絕所欲。背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漠。豈不尠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樂太所知。實自淺薄。飢渴榮貴。冒干貨賄。銜虛妄於苟且。忘禍患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奸僞。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哉。昔句踐式怒蠅。戎卒爭蹈火。楚靈愛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賞瘠孝。毀歿者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樂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待（按待當作得）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縷絰。視金玉如土糞。覩華堂如牢獄。豈當捫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刻本有去後人見之五字非）皆在郟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不。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噫。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怨。帝軒之造舟。醜營者不可非。杜儀之爲酒。豈可以樂太之邪僞。謂仙道之果無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無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而云古無伯奇。孝己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



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爲覲。在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爲人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尙不信天下之有神鬼。況乎仙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身。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貌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培燕簡。蓐收之降於莘。樂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讖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虻負山。與井墓（藏本作墳）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鱗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人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令人之信有仙人乎。世人以例。同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公所以鬱悒。薛燭所以永歎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能皆祕其要文。（一本作又）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爲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大夫阮倉。（四字刻本譌作太史暨漢）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擇。芻蕘之言。或不可遺。采葑（藏本無此二字）采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懸（藏本作元）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冝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

鉛所作。又不信驟及駃騠。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况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對俗卷第二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奉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意林作蛇蟲)合聚魚鱉。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玉爲粘。潰金爲漿。入淵不沾。(意林作觸)蹴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刻本有但字)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藏本更有守之二字)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閒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菁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邃(藏本作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柏。(藏本作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御覽九百五十二引作萬)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

八百歲變爲獫狁。獫狁壽五百歲。變爲獲。獲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麒麟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覽御九百七引作熊）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藏本作狸疑作獾）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者。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枝牀。至後老死。家人移牀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糲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候世（藏本作此）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效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故也。覩一隅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尙不能。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偕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蚊螭。狙獼鼯蟲。皆能竟冬不食。不食（藏本無此二字）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鴈（當作屬）以正時。帝軒俟（刻本作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鵠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鸞鷲見

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遐貌。自然玄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仙之遠旨。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夫占（此下失一字）天（藏本此下錯簡八百二十八字）之玄道。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棋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禍福之分野。（一本作分野之禍福）乘除一算。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學之奧治。至於樸素。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柄之麤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蜩之薄術。而偃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仙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況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耶。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尠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齟齒。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卽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愚也。或曰。生死有命。脩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既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況服彼異類之松柏。以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爲益。然則既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爲殊族。何以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鷄鴨之足。（原注豆一作蟲）異物之益。不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擣肉冶骨。以爲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鬢之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爲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萎。川蟹不歸而蛄敗。桑樹見斷而蠹殄。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爲之不朽。鹽漬沾於肌髓。則脯腊爲之不爛。況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己。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令試其小者。莫不効焉。

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兔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龍魚灑灑於盤盂。皆如說焉。按（藏本此下錯簡八百二十八字）漢書樂太初見武帝。試令鬪棋。棋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尙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與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小記（疑作既）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烝嘗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輦霓蓋。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疑此下有脫文）膽可以咀茹華璫。勢可以總攝羅酆。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疑衍）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尙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一本作汲汲）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爲蛤。雉之爲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爲累。乃爲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巍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鄰。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爲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平。若得仙無復任（疑作任）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爲附人情者也。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

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此上藏本錯簡今皆移正）方術。皆不得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多者。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 金丹卷第四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生）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蓄之耳。時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略爲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事。以此爲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及言曾與仙人共遊者。將大半矣。足以與盡微者甚。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御覽引無丹字）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訣之不書者。

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鄴君。鄴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爲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粘則如漿。苻之薄味。睹崑崙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難卒得辦。當須且將御小者。(刻木作藥)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萬斛。焉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況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當銜)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不可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者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明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略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息意於無窮之冀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黃污而淨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按雷霆當作靈。後明本篇有雷霆可證也)而覺市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也。知(當作如)其嘍嘍。無所先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酸(一本作宿)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燒之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藏本無此字)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獨得爾。(爾舊誤作耳。今校正)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仙道而大(當作大而誤。倒大而笑之。又見後微旨篇)笑之。不亦宜乎。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甯信。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爲喜。雖見毀笑。不以爲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尙奇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

榮枯朽。上智不能移下愚。書爲曉者傳。事爲識者貴。農夫得形弓以驅鳥。(意林作鳥)南夷。(意林作城)得袞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孟觴以羹沸。或以美女。(疑此下有脫文)荒沈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弦以弊。(原注一作疲)筋骨。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道之。(疑衍道之二一字)言而如醉。睹道論而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汔之。而有道者。自寶秘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肯強行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藏本有之聖二字衍)人之富貴者。已當得之。而無得之者。是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之。而皆以目前之所欲者爲急。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能決意。信命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於試之。試之小効。但使得二三百歲。不猶愈於凡人之少天乎。天下之事萬端。而道術尤難明於他事者也。何可以中才之心。而斷世間必無長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便謂爲無。則世人之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識道意而猶修求之者。詎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慮於求長生。儻其不得。恐人笑之。以爲暗惑。若心所斷。萬有一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爲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爲約。咳血爲盟。無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之。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穢污。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仙。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煮之即爛。燒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原注一本作汞)戎鹽鹵鹽礬。(疑作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斤。以爲六一泥。(刻本有封之一一字)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



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曰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

第六之丹名曰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

第七之丹名曰柔（一本作藥）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刻本有注云即鉛也藏本無）合火之，即成黃金。

第八之丹名曰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許，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衆精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曰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之。（疑衍）害矣。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十四）篇云：其上三（御覽引作七）篇，不可教受。（一本作授）其中三（御覽引作四）篇，世無足傳。常（藏本作當）沈之

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調和陰陽，役使鬼神風雨，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隸焉。猶自言亦本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也。況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

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爲虛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

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奄忽終歿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藥成以分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爲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斤。

日月五斤。

北斗八斤。

太乙八斤。

井五斤。

竈五斤。

河伯十二斤。

社五斤。

門戶閭鬼神清君各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之於多人。(藏本無此字)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恣意。(藏本作息恣疑自恣之誤)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當脫四字以下六句皆七字有韻也)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道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爲之實。(當衍)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善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隨師本末。列己所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爲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上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良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

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內朱兒一斤於蓋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須臾。翕然俱起。煌煌輝輝。(藏本作煌輝煌輝)神光五色。卽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卽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金中。糠火。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轉數少。(藏本衍則用日多四字)其藥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遲也。其轉數多。藥力成。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白凡。(刻本作礬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八引作礬)曾青。慈石也。一石輒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而二十五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藏本無此字)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廚。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五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御覽九百八十五引無此二字)石硫黃曾青礬。(御覽引作礬)石慈石戎鹽太乙。(御覽引有禹字)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踰。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藏本作治)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汞曝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華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視。(此下疑有脫文)之。百日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又務成子丹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隅。(藏本作偶)塹以技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羨門子丹法。以酒和丹一斤。用酒三升和曝之四十日。服之一

日則三蟲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廚。此丹可以厭百鬼。及四方死人。殃。主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爲器。覆之三歲。淳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琅玕。取理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和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以朱草一服之。能乘虛而行云。(疑作雲)朱草狀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巖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立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爲金漿。以玉投之。名爲(上八)字。据意林增各本脫。玉醴。服之皆長生。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有南陽之丹水之屬也。其中皆有丹魚。當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藁汗(原注一作汁)及蟠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練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絞梓木赤寶。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鬢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仙人有赤須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鳥鷩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煞之。陰乾百日。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鳥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丹內鵝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輒益壽百(藏本作十)歲。服一升。千歲也。又崔文子丹法。納丹鷲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劉元丹法。以丹砂內玄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汚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又樂子長丹法。以曾青鉛丹合汞及丹砂。著銅箆中。乾瓦白滑石封之。於白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原注一本作一年仙)又李文丹法。以白素裏丹。以竹汁煮之。名紅泉。乃浮湯上蒸之。合以玄水。服之一合。一年仙矣。又尹子丹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華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斤。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魄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還者。折死者。(藏本作折師一字)口內一丸。與硫黃丸。俱以水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女丹法。以免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丸。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稷丘子丹法。以清酒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煨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歲。又

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上撓之。十日。還爲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之。服如大豆。百日。壽五百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內大銅器中煑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斤。以藥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之而火之。百日成黃金。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煑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煑之。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天一閣本華池下有汞也。藏本無）和丹。以曾青硫黃末覆之。薦之。內箆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一本有砂汞二字）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如小豆。（按此如小豆二字當衍）置盤中。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投丹陽銅中。火之。成金。（原注又一法以油汁和丹服之。百日長生）又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六日。出。和以石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生丹法。用白菊花汁地楮（御覽九百九十六引作血）汁樗汁。和丹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之。一年。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亦皆如此驗。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石中。封之。沈之井中。一期。服之。經年。不飢。盡一斤。壽百歲。又韓衆（當衍此字）終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以往。尙數十法。不可具（藏本作俱）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并用元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真（當作其）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之側。東流水上。別立精舍。（藏本作室）百日成。服一兩。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仙之士者。但齋戒百日矣。若求昇天。皆先斷穀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刻本有斷穀一年四字非）更服一兩。便飛仙矣。以金液爲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煑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御覽九百八十五引有和字）水銀一斤。卽成銀。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以此

丹金爲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以金液和黃土內六一泥甌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皆化爲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爲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斤。皆成銀。受金液經。投金人八兩（一本八作十）於東流水中。飲血爲誓。乃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子曰。九丹誠爲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爲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爲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仙人（當作人仙誤倒）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也。或以豕負革肪。及酒鍊之。或以樗皮治之。或以荆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爲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可引之張之如皮。皆地仙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爲水。服之。然須長服。不可供。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爲之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一人（藏本作人人）得其經者。故凡作道書者。略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謗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當祭。祭則太乙元君老君玄女皆來鑒省。作藥者。若不絕跡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則諸神便責作藥者之（藏本作之者）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名山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爾乃可作大藥。作藥須成乃解齋。不但初作時齋也。鄭君云。老（當是左字之誤）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烝。不念爲人作福。但能作禍。善試道士。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從弟子。然或能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不欲令雞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無驗。又染綵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況神仙大藥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爲此也。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恆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犢山。

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娥（刻本作娥）眉山。綏（藏本作綏）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山。鼈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蓋竹山。括蒼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以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成。若不得登此諸山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甌州。紆嶼（刻本下有洲字非）及徐州之莘（藏本作莘）莒洲。泰光洲。鬱洲。皆其次也。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住（刻本作住）者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予忝大臣之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業。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揮翮雲漢。耀景辰（藏本作晨）霄者矣。余所以絕慶弔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得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莫不怪予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予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興。若不廢人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同志。尙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異也。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蜜六斤。攪合日暴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丸。未一年。髮白者黑。齒落者生。身體潤澤。長肌。服之不老。老翁成少年。長生不死矣。小丹法丹一斤。擣篩淳苦酒三升。漆二升。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再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變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清酒中。約二百過。出入卽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卽削（刻本作銷）之。內清酒中無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分爲小丸。服之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侍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者。一年卽輕舉矣。止人間服亦地位。勿妄傳也。兩儀子餌消黃金法。猪負革脂三斤。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食（藏本作食）一斤。壽蔽天地。食半斤。壽二千歲。五兩。壽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示人令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 至理卷第五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而未必達於他事也。亦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藏本有可字非）說。昔庚桑胥胝文字。（疑子字）釐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諒有以也。夫圓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利害攬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玄漠之域。寤身名之親疎。悼過隙之電速者。豈能棄交修賒。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哉。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身（刻本作形）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所悲矣。輕壁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遏欲視之目。遺損明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玄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謚多言於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於冥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淺務。御以愉慎。爲乎無爲。以全天理爾。乃吮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采靈液於金梁。長駟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瑤鼎俯爨。藻禽仰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冥。雲蒼（疑作倉）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躡乾兌。招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曄曄秋芝。朱華翠莖。晶晶珍膏。溶溢霄零。治飢止渴。百痾不萌。逍遙戊己。燕和飲平。拘魂制魄。骨填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輿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疑術）盈尺。非可求之。（疑脫於）漏刻。山霽洞徹。非可致之於造次也。患於聞之者不信。信之者不爲。爲之者不終耳。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果無（藏本有其字）仙道也。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漉棄之費。脂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不割常利。（意林作新）斤斧以日用速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慢鏡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爲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櫨（藏本作柳）速朽者也。而燔之爲炭。則可億載而不敗焉。驂豚以優畜（藏本作猪）晚卒。



良馬以陟峻。早斃。寒蟲以適己。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彫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而人之受命。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之方。非徒溫煖之爲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爲不然。而世人守近習隘。以仙道爲虛誕。謂黃老爲妄言。不亦惜哉。夫愚夫乃不肖信湯藥鍼艾。況深於此者乎。皆曰俞跗扁鵲和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曰。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乃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獲卻虎豹。破積聚於腑臟。退二豎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魂於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殞。胡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顛以理腦。元化能剗腹以瀦胃。文摯衍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此醫家之薄技。猶能若是。豈況神仙之道。何所不爲。夫人所以死者。損也。老者。當作也。老也。卽下文所謂六害之第二害。藏本誤作者非刻本無此二字更非。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道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疑作柱）天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苟杞之煎。黃耆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藜（當作蒸二國志作黏）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者也。又云。有吳普者。從華陀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尙能如此。況於用其妙者耶。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款冬紫苑。可以治欬逆。荏蘆貫衆之煞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膠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疑去字）痺濕。菟絲從蓉之補虛乏。甘遂葶藶之逐痰癖。枯樓黃連之愈消渴。薺芎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未詳）之護衆創。麻黃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謂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著問崇。不肖信良醫之攻（藏本有疾字）病。反用巫史之紛若。況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侯張良。吐出奇策。一代無有。智慮所及。非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游耳。遂修道引。絕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已。爲畫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之。而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祕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

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爲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爲得仙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十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爲之。猶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術。行諸祕妙。何爲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爲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於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卻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驗。(藏本作獻)多炁耳。(疑句有脫字)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牀而已不染。又以羣從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炁可以禳天災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見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炁禁之。皆卽絕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辟方數十里上。伴侶皆使無爲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卽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爲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炁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炁吹之。釘卽涌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攙取錢。而手不灼爛。又(藏本作損非)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蒸熟。又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搢。彼山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一本作爲)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有萬計。夫炁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炁。可以不飢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於爲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

喪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其諫辭則此爲良說矣。（疑句有脫誤刻本此下係然亦非至當之論七字非）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炁之法。則彼說師（疑衍說師二字）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昇天故耳。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按卜當作上後漢書方術傳云上成公廣韻以爲上成複姓疑者是公字之誤耳）

## 微旨卷第六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沈浮過於金羽。卓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豪釐芒髮之物。不以爲難見。（藏本作焉）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秘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粘蜜。酣於醜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畜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不獨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鵠之技。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筭。人不信者。以無效也。余答曰。夫寸鱗（意林引作蝘按鱗蝘皆非也當作蝘蝘者井中小蟲也見爾雅郭注）汎迹濫（一字誤倒意林引作濫跡爲是跡水又見後明本篇）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蜎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

之恢闊。以爲空言。必不肖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爲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謂我爲學之所致哉。姑（藏本作始）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仗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尙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荄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竄。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二字刻本作自）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藏本無此二字）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爲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藉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論之。猶世主之（藏本無此字）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論之。猶工匠之爲車焉。轅輞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爲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子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鋒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慧鈍。所知殊尙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情以教之。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夫爲道不在多。自爲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

殺。多諸果疏乎。（刻本作蔬。藏本如此）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筭盡則人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藏本作鬼）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原注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公。（藏本作王非）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洿池。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疑此下有脫文）況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剗胎破卵。春夏燎獵。罵詈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脅尪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傾邪。凌孤暴寡。拾（藏本作捨）遺取施。欺給誑詐。好說人私。持人長短。牽天援地。詛誑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筭紀。筭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筭。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藏本無奪紀二字。疑有脫文）若筭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許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卽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藏本作及

行求遺器物。或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殺。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鳩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爲。則可便受吉利。轉禍爲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詣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煞子爲親。而獲鐵券之重賜。然善事難爲。惡事易作。而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薺麥之生死。而疑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迹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卻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偏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藏本有亦有死地四字)況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爲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險懸絕。崑崙(御覽七百一十一引作崔巍)崎嶇。和氣網縷。神意並游。玉井泓濶。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御覽引作寶如珠)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喬松可傳。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御覽引作靈)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探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於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

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姦僞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而卻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欲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卻走馬以補腦。還陰丹於朱腸。采玉液於金池。引（藏本作到）三五於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爲之說。亦不可盡信也。玄素論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知（舊脫如字今校補）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耳。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 塞難卷第七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爲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修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爲。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藏本無此四字）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予奪。非天所能。譬猶金石之消於爐冶。瓦器之甄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銅鐵之利鈍。鑿鑿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藏本無此字）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爲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魚鼈之（藏本無此字）託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爲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爲萬物之父母。

萬物爲天地之子孫。夫蚤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蚤非我不生。而我非蚤之父親。蚤非我之子孫。蟻蠓之育於醯醋。芝櫛（按櫛當作櫛。即禮記芝櫛也。廣韻櫛木耳。別名可證。櫛即櫛字矣。）之產於木石。蛙蝮之滋於汚泥。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況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彼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閱。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大壽之事。果不在天地。仙與不仙。決非（疑作在）所值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妖（按妖當作姣）。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矧陋。或且黑且醜。或聾盲頑嚚。或枝離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遼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藏本作受）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頃（按頃當作傾）楊無春彫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爲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知不全（按當作所知不全）。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躄極惡。而黃髮。天之無爲。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子曰。神仙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刻本有上字）。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禮樂（藏本作澄藥。唯禮觀本作禮樂。今據之改正）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



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尙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能挹酌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沈靜玄默。自（藏本無此字）守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于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栖栖（藏本作栖栖），遑遑，務在匡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沽之恐不售，忼慨思執鞭，亦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或曰：儒道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按：利祿當作祿，仕與上文子下文耳，已喜恥爲韻），割粲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戚，譽至不喜，睹貴不欲，居賤不恥，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之役，衆煩旣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事，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藏本無此字），比屋而可求（藏本作封），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鉤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忠（忠舊誤作志，今校正），貞盡於事君，仰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片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則，動脣爲天下之（藏本無此字）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以患其難矣。將舍而從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可與得意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未謂之爲希矣。或曰：余聞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年之可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據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願會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其大效，觀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地之有仙者，又未肯規也。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籍，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所惑，則謂衆之所疑，我能獨（藏本作獨能）斷之，機兆之未朕，我能先覺之，是我

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昧。無不得也。我謂無仙。仙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小黠。自累不肖。(當作謂)爲純在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管窺之狹見。而孤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己之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況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之所得。必固世閒至遠之事。謂神仙爲虛言。不亦蔽哉。抱朴子曰。妍媸(藏本作蚩)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爲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爲聽焉。真僞有質矣。而趨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爲謀焉。以醜爲美者有矣。以濁爲清者有矣。以失爲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況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爲久也。吾所以不能默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未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太上自然知之。其次告而後悟。若夫聞而大笑者。則悠悠皆是矣。書之論此也。將有多敗之悔。失言之咎。(厚注各一作吝)乎。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神明不能變沈溺之性。子貢不能悅祿。(按祿當作錄事見呂氏春秋必已淮南子人間訓前論仙篇云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用錄字義正同)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跣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之。(藏本無此字)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滅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誣。誣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釋滯卷第八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曰。要道

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持才力不能並成，則棄置（藏本作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爲大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爲柱史，寧封爲陶正，方回爲閭士，呂望爲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吏（舊本作史，今校正）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藏本無此字）何必修於山林（藏本無此二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諛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者，帶索監縷，茹草操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猶常如此，況又加之以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冝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概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貴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因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宏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深淺，不值明師，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飢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藏本無此字）吐之。（當重有一字）及引之，皆不欲令己（藏本作自）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善用炁者，噓水，水爲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爲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不得

動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刃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爲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遙爲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強難閉。又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既不得溢。或令人發欬。故彭有能爲者也。予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采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陽（當重有一字）不交。則坐致壅闕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煞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虜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以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書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證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末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爲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筐。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鱉（按鱉當作鱉。假借爲鱉。鮪之鱉。顏氏家訓書證論後漢書三鱉。尚書大傳注鱉。或爲鱉。鱉。鱉也。其用字正同。傳寫者誤認爲蛇鱉之鱉。而改之以俗鱉字。失之遠矣。）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錙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効。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河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肖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藏本作華）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徭役。以殂歿爲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

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乎。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官進宦。人皆修道。誰復佐政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臨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翦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西河。(藏本作之王)四老鳳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多士也。周黨麟跼於林藪。而無損孝文。(當有誤)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爲臺榭。峻岫爲大廈。翠蘭爲網牀。綠葉爲幃幙。被褐代裘衣。薇藿當嘉饌。非躬耕不以充飢。非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胸心。凌嵩峻以獨往。侶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或曰。學仙之士。獨潔其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見及也。抱朴子答曰。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沈遁放逸。養其浩然。昇降(疑作隆)不爲之虧。大化不爲之缺也。況學仙之士。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勤久者有遲敘之歎。勳高者有循資(藏本作待備)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舍視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帶之職。違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處之各有性。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聞風而忸怩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今(藏本作會)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繫弱旣韜。盧鵲將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閭巷。信越釋甲冑而修魚釣。況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滉漾。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抑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減其峻。挹(藏本作升)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仙人。何能有損人物之軼掌乎。或曰。

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爲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值。既詳之於別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粲。暫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怪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爲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開。(藏本作闡)且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爲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爲幾里。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乘。(藏本作剩)昏明脩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七凌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星獨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鑿而寒。天漢仰見。爲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欃槍尤矢。旬始絳繹。(按絳繹當作鋒繹。謂天鋒及格澤也)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郗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是爲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之徒。是爲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爲虛妄乎。天地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輿。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閒。(一本作鳥爪)狗蹄。脩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胸旁口。廩君起石而沈土船。(按沈當作汎)沙壹。(藏本作丘非)觸木。(藏本作目非)而生羣龍。女媧地出。壯。(當作杜)宇天墮。甕。(原注甕一作壁)飛犬言。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鶴。小人成沙。女仞。(原注一作丑)倚枯貳。(貳舊誤作一。今校正)負抱桎。(桎舊誤作杜。今校正)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弦之爲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首之體。精衛填海。元讓遞生。(按元當作交)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味吐烈。磨泥漉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脩九首。畢方人面。少干之劾。伯率。聖卿之役。肅霜。西羌以唐景興。鮮卑以乘。(藏本作乘。譌)鼈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鹽神嬰來。(按來當作采)而蟲飛。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肉甚。(刻本作內其)振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按文當作合。事見後辨問篇)石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

復云無是物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昏躡億仞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克象葉以亂真。公輸飛木鳩之翩翾。離朱覲毫芒於百步。賁獲効膂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堊。仲都袒身於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爲也。復可以爲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爲聖人。爲聖人偶所不聞。何足以爲攻難之主哉。聖人或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何怪也。

### 道意卷第九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爲有焉。論其有。則萬物尙爲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平窈冥之內。獨狶狶猪（四字据刻本如此。疑傳寫誤也。藏本狶猪作涉猪）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員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爲道。已失其真。况復乃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愛嗜好之搖奪。（藏本作策）馳騁流通。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情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腩。沃醑醪醴。撞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守請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藏本無此字）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臥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蕞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羣。何能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卓犖之巷。不能紆金根（藏本作銀非）之軒。布

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兩絕。況於天神緬貌。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太牢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憊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其曲祐。未有之也。夫慚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爲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卻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頌。不能免五柞之殂。孫主貴待華嚮。封以王。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武武舊誤作文。今校正。尤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殂。孫主貴待華嚮。封以王。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豐醴。信之非不款。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齎寶不夭。多慘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病緣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恬。太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按當有脫字。率皆妖僞。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祈禱无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飢寒凍餓而死。或起爲刳剝。或穿窬斯濫。一本作或縱而爲穿窬非。喪身於鋒鏑之端。自陷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既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結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飢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甲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說。誑眩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姦黨。稱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逃。因爲窟藪。



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未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祟。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扼（扼舊誤作振今校正）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徑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頗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當得藥物之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人廚。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色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卽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疑作復）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恆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爲廬。寬亦得溫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爲真死也。夫神仙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爲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不且止人間一二百歲。住年不老。（藏本作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仙道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者。寬弟子轉相教授。布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罟。以捕鰲。（按此下有脫文風俗

通怪神篇鮑君神李君神石賢士神與以下三條事同而文異難用相補今姑闕之以仍其舊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甕中而去本主來於甕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其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狹其目偶愈便殺狹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肋（疑作脆）後用牛羊爲立帳帷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聞之乃爲人說始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便（藏本作使）或持器遺（當作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申禁止遂填塞之乃絕又與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辨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覽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山積（一字舊誤倒今校正）矣又敕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爲（當作謂）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覺者之戒焉或

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之伎。而平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卻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劍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玄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卻之矣。夫儲甲冑蓄簞笠者。蓋以爲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沈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兩河傾。素雪彌天。則覺露立者之劇矣。不可以薺麥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以誤晚學之散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 明本卷第十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此下當有脫文）以爲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爲謬。夫遷之治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原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人。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據（藏本作遠）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於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古今。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藏本作式）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警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筭也。嗟乎。所謂抱螢燭于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舳舻于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

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由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爲貴。多者爲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磧無量而珠璧甚尠。鴻（刻本作鷹）隼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覲。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爲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寢其祆。積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遂。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壘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騫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姦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藏本無此字）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櫓。積尸築京。或刑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下一愈字藏本作逾）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織羅密而羽禽躁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藏本作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喪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答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藏本有明字）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胸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雕僞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爲訕毀。謂真正爲妖訛。以神仙爲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羣。是以上士恥居其中也。昔人遠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覩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況乎明哲。業尙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涸。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翦。而芝萸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翮爾藏軌於玄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卽此

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既不喜誼譁而合（刻本無此字，按當有脫誤，未詳），污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藏本有忌字，非）。凡俗之聞見，明靈爲之不降，仙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有淺見毀（當衍）之，有司加之（當脫以字），罪福（當作禍），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爾獨往，得意嵩（一本作岩）岫，豈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爲仙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爲源本，儒之爲末流，旣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之術，輕身重義（藏本作命）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逸貴，杜遏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道家所習者，遺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藏本作無誤）爲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按慎當作真）而無悶，此所以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汗隆，未之變也。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狖於林麓之間，魁然流擯，與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答曰：摛華騁豔，質直所不尙，攻蒙救惑，疇昔之所鑿，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謂耶（案耶當作卽）。又陳梗概，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旣兼綜禮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爲滅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嘆，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未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晉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僥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按令當作舍），龔崇飾惡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覩駿馬之過隙也。

涉精神之淵。則（嘗脫二字）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嘗衍）蒼蠅之（藏本脫蒼字之字）力驚質。以涉胸（原注一作日按胸當作胸）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嘍嘍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奮（按奮當作奪）雷靈。不亦蔽乎。蓋登旋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鷦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奧秘之弘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可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歃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壁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藏本作根）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原注或作枝）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攜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爲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遙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爲戚也。犧脂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爲樂。孰與逸麟之離羣。以獨往。吉光拆偶。而多福哉。

### 仙藥卷第十一

抱朴子曰。神農四（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四引無此字）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爲（藏本無此字）天神。（御覽引此下有仙字）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雌黃。（御覽引無此二字）雲母太乙禹餘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寶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御覽引作五雲）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御覽九百八十四引作丹）次則石粘。次則曾青。次則松柏脂。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樓。黃連。石韋。楮實。象柴。（御覽大觀本草引象作家）一名純盧。（御覽大觀本草引純作托）是也。或云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苟杞也。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薤門冬。或名顛棘。或名淫羊食。或名管

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蘊而微黃。根長而味多苦。氣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爲益尤遲也。服之百日。皆丁壯倍。駢（駢舊誤作駢今校正）於朮及黃精也。入山便可蒸若煮啖之。取足可以斷穀。若有力可餌之。亦可作散。并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門冬爲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其苗小異也。真百部苗似拔楔。唯中以治效及殺蟲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兔（御覽九百八十九引作鹿）竹。一名救窮（御覽引作雞格）。一名垂（御覽引作岳）珠。服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御覽引作升）耳。而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辦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朮。朮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與老小休（大觀本草引作代）糧。人不能別之。謂爲米脯也。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加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險峻之地。或却著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一二）百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齋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凡見諸芝。且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徐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皆從日下禹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擣之三萬六千杵。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彩。率多似山玄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未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碗。不過徑尺。以還。有莖蒂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擣服方寸七。入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許。望見蜜芝。從石戶上墮。（御覽九百八

十五引作墮)入偃蓋中。良久。輒有一滴。有似雨後屋之餘漏。時時一落耳。然蜜芝墮不息而偃。(自有一至而偃二十四字各本皆脫去。御覽引有今據之補全)蓋亦終不溢也。戶上刻石爲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椀器著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爲之者。按此石戶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柱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如(疑衍)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黃子。所在有之。沁水山(本草圖經引作近水之山)爲尤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其殼中也。即當飲之。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及未堅時飲之。既凝。則應未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計前所服。合成三升。(御覽引作斗)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耳。石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御覽引作斗)得千歲矣。石硫黃芝。(御覽九百八十七引無芝字)五岳皆有。而箕山爲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石硫丹者。石之赤精。蓋石硫黃之類也。皆浸溢於崖岸之間。其濡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宇(原注一作字)內記不可具稱也。及夫木芝者。松柏(刻本無此字非)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茯苓。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御覽大觀本草引作焦)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雞以他雞十二頭。共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從生門上探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未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栝木。(御覽九百九十二引作射干。按所引爲藥部射干。門當不誤也)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水爲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內。刮腹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即(藏本無此字)其腫痛所在。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射(按當有干字)人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勝爲燭。夜遍照地下。有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錘掘之。可得也。未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日(御覽九百五十二九百八十六引皆無此字)飛節芝。六者重十斤。未服之。盡十(御覽九百八十六



引作一)斤。得五百歲也。又有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各山之陰。東流泉水之士。以立夏(御覽引作夏至)之候伺之。得而未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御覽引作文)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盧子尋木華元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要鄉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桓芝者。千歲黃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丈。以細根相連。狀如縷。得末而服之。盡一枚。則成地仙。不死也。此輩復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枚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懷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七。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龍仙芝。狀如昇龍之相負也。以葉爲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枚則得千歲矣。麻母芝。似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偃蓋。中常有甘露紫氣。起數尺矣。龍銜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十二枝。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擣服。方寸七日三盡一具。壽千歲。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風生獸似貂。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然。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錘鍛其頭數千(原注或作十)下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千歲鷲。其窠戶北向。其色多白。而尾(御覽九百八十八引有曲字)掘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

凡此又百二十種。此皆肉芝也。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泉（御覽有水字）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當禹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未服。方寸七。令人昇仙。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山假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須六陰之日。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原注作花）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采芝及服芝。欲得王相。專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為佳。此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大小。皆有鬼神。其鬼神不以芝與人。人則雖踐之。不可見也。又雲母有五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服五雲之法。或以桂葱水。玉化之。以為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水熬之。為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為水。或以蜜搜為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擬以為粉。或以無巔草。樗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除。（藏本作愈）二年久服。（藏本無此二字）老公反成童子。五年不闕。可（藏本此二字作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而（藏本無）不傷膚。（藏本無）與仙人相見。又他物埋之。即朽。著火（藏本作燒之）即焦。而五雲以納猛火中。經時終不然。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大觀本草玉石部引小有異據之改補）又向日看之。臃臃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露水。若東流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仙去之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按方合服。皆得仙去。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雞冠。光明擘擘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色。（大觀本草引雄作雌）無赤光者。不任以作仙藥。可以合理病藥耳。餌服之法。或以蒸煑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大觀本草引作消）石化為水。乃凝之。或以元脰腸（大觀本草引元脰腸作猪脰）裹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煉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

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下。癩痕滅。白髮黑。墮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使。以行致廚。又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真玉女也。無此誌者。鬼試人耳。玉亦仙藥。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者。玉之別名也。令人身飛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以葱漿消之爲粘。亦可餌以爲丸。亦可燒以爲粉。服之一年以上。入水不露。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闐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蟲血。漬玉爲水而服之。故能乘烟。御覽八百五引有霞字。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之。俱令人不死。所以爲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熱。似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丹砂各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異嘗以玉醴與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吳延稚者。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忌。乃招（原注招一作始）合得珪璋環璧。及校（原注一作裝）劍所用甚多。欲餌治服之。後余爲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不可不精。不但無益。乃幾作禍也。又銀不及金玉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龍膏煉之。然（按此下當有日子）三服輒大如彈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能得也。又真珠徑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酪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浮石水蜂巢（大觀本草引此下有鬻字）化包形蛇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絕穀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或云大蟹（此四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六甲行廚至也。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餌之。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此二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不老。耐風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愈。久服之。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穀。梓（原注一作楮）木實芝（大觀本草引無此字）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大觀本草引作頓）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槐子以新甕（御覽九百五十四引作瓷）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主補腦。久（御覽作早）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玄中蔓方。楚飛廉。澤瀉。地黃黃連之屬。凡

三百餘種。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未夫（疑作央）丸。制命丸。羊血丸。皆令人駐年卻老也。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爲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天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薏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薏苦。諺言所謂苦如薏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爲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山與酈縣最多。仙方所謂日精更生。按此下當有陰成二字。各本皆脫去非。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效。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況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余亡祖鴻臚少卿。御覽七百二十九百八十四引昔作時。曾爲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爲。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御覽九百八十四引有井字）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餌煉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之。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齋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藏本有瞿字）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大觀本草引作命）於是仙人以一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之。又過視。瞿謝受更生之恩。乞丐（大觀本草引作遺）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面體皆具。但爲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小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仙也。于（藏本作余）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役力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大有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

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定（大觀本草引作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大觀本草引作松柏葉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二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成仙人矣。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飢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朮。遂不能飢。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巖上。有數人對坐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因聞（藏本作閱）其相問。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答言未可也。尤一名山薊。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常（御覽九百八十九大觀本草引作當）服山精。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仙。各數百年。乃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鍊而服之。不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菖蒲生須得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子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移（御覽九百九十引作羨非後）遺覽篇有移門子記也。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按車當作連）弩也。林子明服朮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二丈許。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御覽九百八十九大觀本草引作四）十人。日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灸癥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在立亡。仙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忽（忽舊誤作勿今校正）怠於神丹。終不能仙。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長生之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稽持耳。或問服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答曰。按中黃子服食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養性之藥。以食後服之。吾以咨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耳。欲以藥攻病。既宜及未食。內虛。令藥力勢易行。若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矣。若欲養性。而以食前服藥。則力未行。而被穀驅之。下去不得止。無益也。或問曰。人服藥以養性。云有所宜。有諸乎。抱朴子答曰。按玉策記及開明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

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黃色藥。屬火。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故也。若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庚子庚午。辛未辛丑。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戊寅戊申。己卯己酉。

三言徵。甲辰甲戌。乙亥乙巳。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戊午戊子。己未己丑。

五言羽。甲寅甲申。乙卯乙酉。丙子丙午。

丁未丁丑。壬辰壬戌。癸巳癸亥。

七言商。甲子甲午。乙丑乙未。庚辰庚戌。

辛巳辛亥。壬申壬寅。癸卯癸酉。

九言角。戊辰戊戌。己巳己亥。庚寅庚申。

辛卯辛酉。壬午壬子。癸丑癸未。

禹步法。前舉左。右過左。左就右。

次舉右。左過右。右就左。

次舉右。按右當作左。右過左。左就右。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藏本無此字。後有九跡。

小神。按疑有丹字。方。用真丹三斤。白蜜一斤。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十丸。未一年。髮白更黑。齒墮

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翁還成少年。常服。長生不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金納清酒中。二百出。二百入。即沸矣。

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數也。成服如彈丸。一枚亦可。汁一丸。分爲小

丸。服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下之。又銀亦可餌。與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

之。名地仙。勿妄傳也。兩儀子（此二字據前金丹篇補）餌銷黃金法。猶負革肪（肪舊誤作方脂。二字今刪正）三斤。醇苦酒一斗。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出爐。以金置肪（藏本無此字）中。百入百出。若酒亦爾。後一斤金。壽（藏本無此字）弊天地。食半斤金。壽二千歲。五兩。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之日作之。神良勿傳人。傳人藥成不神也。欲食去尸藥。當服丹砂。餌丹砂法。丹砂一斤。搗從下。（藏本作下從誤。今改正金丹篇從作篩字同也）醇（藏本無此字）苦酒三升。淳漆二升。（原注一本和蜜二升）凡三（藏本無此字）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死籍。與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矣。（自小神方至此皆又見金丹篇其文小異。不具出）

### 辨問卷第十二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爲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仙。仙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當作氣）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遁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徵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按訓上當脫一字）童蒙。應聘諸國。突無凝煙。席不暇煖。其事則鞅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閉聰掩明。內視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室鍊形。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仙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疑作具）乃爲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爲者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仙。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此下舊衍書字。今刪正）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仙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棋之無比者。則謂之棋聖。故嚴子卿馬綬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圖畫之過人者。則謂之畫聖。（上一二十六字藏本脫。校本依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一增）故衛協張墨。於今有

畫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鈞。（藏本作忠校本依御覽更正）於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上十六字藏本脫刻本有）吾試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輸倕。（刻本無上一字）狄。機械之聖也。附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余答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割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爲得道之聖。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爲治世之聖乎。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仙經以爲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鈐經（藏本作云非按玉鈐經又見前對俗篇又見後登涉篇今改正）主命原曰。人之吉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此一字當衍）爲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者。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豈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仙術弟子之中。尤尙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強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煩勞。（刻本作煩舌）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



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終之。何有當自衛於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狹。履絙登幢。擿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驚鷗。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蝨之所首向。隔牆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鼈。令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況於遠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飢。不飲則渴。灼之則熱。凍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兩知仙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逆俗耳。真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毀聖人。吾豈然哉。但欲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於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藏本作亦）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辨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誥之。乃恻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撥塵之虛僞。廢焚。又不知傷人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栖栖（藏本作栖栖）。遑遑。席不暇溫。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邾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仙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若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鼈。令流尸而更生。少干執百鬼。長房縮地脉。仲甫假形於晨冕。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爲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爲此。但不爲耳。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之以空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翻飛。翔翔八極。與雲

致雨。移山拔井。但不爲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爲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爲。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爲之。而祕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仙之實。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爲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諭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既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願。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浩（藏本作倍非）然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豔姿。輕體柔身。而黃帝速（藏本作遠非）篤醜之嫫母。陳侯伶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元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刻本有人口無不悅甘而七字非）周文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刻本有人耳無不喜樂而七字非）魏明好椎擊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仙。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極三言卷第十二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其氣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貞。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

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効。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穀勁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旣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長。不測之淵。起於汀滢。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己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堅誠。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旣不能生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終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則羽翮參差。則世閒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柢（藏本作移非）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己。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爲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積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被壟。不穫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藏本作穫非）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爲益也。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人尙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藏本無此字）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藏本無此字）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答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秘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仙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七十九引作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藝文類聚御覽引作質）。玄素二女。精推步則

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鳥（藝文類聚御覽引作鳥）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祕要。窮道盡真。遂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乎。未之聞也。或曰黃帝審仙者。橋山之塚。又何爲乎。抱朴子答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於橋山。山陵（原註一作後）忽崩。墓空無尸。但劍舄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爲仙也。言黃帝仙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肖長奇怪。開（藏本作閔）異塗。務於禮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巴（當作邑）樂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爲之立廟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沒之後。臣子刊其勳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受氣。自有脩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彫隕哉。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爲大夫。殷王遺綵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效。欲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八百餘。非爲死也。黃（藏本有帝字非）石（原注一作山）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肖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仙去。況彭祖何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仙傳。亦言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爲一量。爲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爲見始皇時。已千歲矣。非爲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驚很。最是天下之不應信神仙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者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惺悟。信世間之必有仙道。既厚惠遺。又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爲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先生言無符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

延年遲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原注誤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正可令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爲之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擊之。蛇螫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剋伐之事。亦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爲道。而得仙者。或年少爲道。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傷損薄。傷損薄。則易養。易養。故得仙也。此雖年少。而受氣本少。受氣本少（藏本不重）。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仙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乍刻乍剝。或搖或拔。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脫（刻本作免）於枯瘁者。以其根莖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爲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劇乎搖拔也。濟之者鮮。壞之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欬或滿（刻本作懣）。用力役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無光色。皮膚枯腊。唇焦脈白。腠理萎瘁者。血滅之證也。二證既衰於外。則靈根亦凋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爲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爲氣爲血者。根源已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煙不卽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煙。非不有葉。而其所以爲煙爲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作爲疾。猶以氣絕之日。爲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溼。不知風冷暑溼（藏本無此六字非）。不能傷壯實之人也。徒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爲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玄冰結於下。寒風摧條。而宵駭。欬唾凝滲於唇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蓋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昏瞑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拆隙首頽。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龍（當作籠）椀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爲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恃年紀

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命危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仙經曰。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豈非淫慾之間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疑房中）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尙少壯。而知還年。（疑房中）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冰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傷也。飽食卽臥。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當有起早一字）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露臥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諭也。雖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絕於紈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矇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勤求卷第十四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祕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血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

可銜其沽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者。雖日見仙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爲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豈有官謂修爲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同以爲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奸僞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飾僞。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僞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悲也。或聞有曉消五雲。飛入石。轉九丹。治黃白水。瓊（原注一作權）瑤化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者。則多（疑有脫誤）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僞。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爲慨歎者也。凌晷飈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諭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語有之。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爲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未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爲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不爲被網之龜。被繡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爲螻蟻之糧。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爲意。而管世務之餘暇而爲之。所以或有爲

之者。恆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豔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閒。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權。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爲太常上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爲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原注一作郊垌)祈連方。轉元功。騁銳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蹴迫。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祕訣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索欲。(刻本作取)陽爲曲恭。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僞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了。則爲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爲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復仙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藏本無此字)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焰。年命已凋頽矣。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爲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正。貴行賤言。故爲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旣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未殷。富者爲快。故後之知道者。干(藏本作干)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肯善爲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其至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



能得也。雜猥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疎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辦。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祕要之旨（藏本無此字）耳。或但將之合藥。藥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故世閒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見之屬。謂仙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閒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神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餼。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爲道。而不能勤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百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奇異。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藏本有求明師祕術五字衍）之直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盡。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僞。揣測深淺。所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云。我有祕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誑。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爲。輒強暗鳴。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祕。乃深而不可得之狀。其有所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故使不覺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弊之尙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殊玩。爲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踏冰。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未或慙之。懵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此輩不少。可以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閒。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俗閒。凡夫不識妍蚩。爲共吹揚。增長妖妄。爲彼巧僞之人。虛生華譽。歛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者。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疎。終不漏也。但誤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聲。尠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富辦（辨卽辦字也）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

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仞之壘。求干天之木。漚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爲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爲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既善爲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匿愚。恥於不知。陽若以博涉已足。終不官行求請問於勝己者。蠢爾守窮。面牆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謗毀之。恐彼聲名之過己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爲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妬善之心。況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爲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儼然。函臆聞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明（藏本無此二字）之聞見己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己。此亦如竊鍾棖物。鏗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龔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衆。外求聲價。內規財力。患疾勝己。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爲刃鋒。以毀譽爲朋黨。口親心疎。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恥下問。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羸伎。書數之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尙須師授。以盡其理。況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守無知之困。至老不改。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悚。爲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爲儒生尙當兀然守朴。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稱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道士之人。強以不知爲知。以無有爲有。虛自銜耀。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改也。吾非苟爲此言。誠有爲而興。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愍念愚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耳。若覽之而悟者。亦仙藥之一草也。吾何爲哉。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脈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爲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死之効。絕穀則積年不飢。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沈祟於幽翳。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尙羞行請求。恥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爲帝王。不

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爲生鼠之喻也。夫治國而國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虛名。恥師授之黷勞。雖曰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炙爛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憂憂耳。若誠知之。而剛劑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將爲之。況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己者。可以見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爲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熱。羞逃風而致沈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爲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而莫怪其不畏實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箴砭(藏本闕此字)爲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綆。愈於遂沒。但惜美疾(藏本作病)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晞顏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則指切。筆下則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杲無仙法也。凡自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玄妙者。亦徒進失干祿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 雜應卷第十五

或曰。敢問斷穀。(藏本無此字)人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答曰。斷穀。(藏本無此字)人止可息肴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朮及餌黃精。又禹餘糧丸。日再服三日。(按日當作者)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極。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爲不飢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意林引作腹下同)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意林引作屎)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爲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

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急既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若未便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成。遂休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飢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柏及朮。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月服之。乃不飢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敘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莧實之屬十許種。搗爲散。先服方寸七。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藏本作明）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與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七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元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慮。（藏本作其）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爲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煮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鄒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飢也。或思脾中神名。各黃裳子。但合口食內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者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大久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問諸爲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疑衍）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略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作。（按作當作乍）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皆在銅山中。絕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爲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那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

之。曝乾。以一丸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藥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內一升水投中。如千歲苦酒之內水也。無知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爲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炁。斷穀已三年。觀其步陟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肯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爲欲虛曜奇怪。招不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爲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腊粘糯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覺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爲人治病。輒不食。以須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飢死也。乃召取鑊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飢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爲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原注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熱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元水。（原注一作冰）之丸。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蕭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也。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大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疑作朱）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鋒。（疑衍）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按軍字不當有此以將字爲韻也）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附。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藏本無此字）佩南極鑠金之（藏本無此字）符。或戴却刃之（藏本無此字）符。祝融之符。或傅玉札散。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荆以

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刻本有千字）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刀劍。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剗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閒。無故而爲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糝丸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中有缺文）膽煎及兒衣符。子居蒙（原注一作象）人。青液桂槓六甲父母僻側之膠。駁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可爲小兒。或可爲老翁。或可爲鳥。或可爲獸。或可爲草。或可爲木。或可爲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都隱者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爲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闕。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閒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恆。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尙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疹患者。則令發動。是故古之初爲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當作氏）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己。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霸華。他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傅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爲精悉。不可加也。余究

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甚尙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輸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玖拾（當作救卒卽肘後救卒方也卒古猝字）叁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籬陌之間。顧盼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肖。卽爲人使。使腠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全身。（刻本作前審）爲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筭。推三基。步九宮。檢八卦。考飛伏之所集。診詁訛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筮。皆下術常伎。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爲人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若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臥。而聞人語之。以所不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爲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勿答也。或有侍從。曄曄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意林引無秀字）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爲牀。（意林引有住字）金樓玉堂。白銀爲階。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鋌之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

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其次則含地黄煎。或含玄膽湯。及蛇脂丸。礬石丸。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蟲者即愈。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脫者更生也。或問聰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鸞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兔驚。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玄龜薰之。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裏塞之。或以狼毒治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原注一作外）。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石。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煮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所見矣。或以犬膽煎青羊。班鳩。石決明。充蔚。百華散。或以雞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玄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棗心木爲飛車。以牛革結環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剛。能勝人也。師言鳶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剛忝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至四十里。則自行矣。此言出於仙人。而留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蹻須長齋絕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三蹻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藥（刻本作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敢問辟之（當重有之字）。道。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爲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原注四季或作六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



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千斤金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丸。冠軍丸。徐長卿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原注一作崔）文黃（原注一作星）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 黃白卷第十六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祕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爲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求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齋潔禁忌之勤苦。與金丹神仙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爲趣欲強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爲然哉。余若欲以此輩事。騁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爲迂闊不急。未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以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梗（刻本作逼）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飢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璧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概斷也。所以勤勤綴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爲。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爲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鉛性白也而赤之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爲鉛。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爲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爲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爲鶴爲石。爲虎爲猿。爲沙爲黿。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爲淵。深谷爲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爲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爲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緣由。（藏本作由緣）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

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桎梏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爲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卽成銀。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爲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恆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卽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簞。簞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搗笞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卽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臥。即便見天文。及四鄰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閑卽爛字也）。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辦（辦卽辦字也）。作也。有中或有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止宮中作之。使宮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論（藏本作詮非）曰。史子心見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太后。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令凡人雜錯共爲之者哉。俗間染繒練。尙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卽壞。況（藏本無此字）黃白之變化乎。（藏本無此字）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醬醋羹。臙猶不成。況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銀爲貴而

遺其方也。鄭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山瀟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及欲爲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利。不悛軀命。不修寡欲者耳。(藏本無此二字)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曰。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僞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爲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滅。故其方曰。可以爲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能之。何謂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而服之。亦與自然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雉化爲蜃。雀化爲蛤。與自然者正同。故仙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爲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餐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水(藏本無此字)銀爲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沙可爲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值而買之。無也。羌里石膽千萬。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爲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飢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見財以市其貨物。恐有棄繫逐飛之悔。故莫肯爲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爲也。且夫不得明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宮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萍。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爲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

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姤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蹄。(藏本作肺)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盃。覆盆。釜鑿。大戟。鬼箭。天鉤。則謂之鐵瓦之器也。(原注鉤一作鈞)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延(刻本作近)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爲耳。劉向豈頑(刻本作凡)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光明無夾石者。多少任。(藏本作在)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搗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煮之令燥。以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鹽石膽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厚二寸。以蚓蟻土及戎鹽爲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煨之。三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冶銅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爲筩。筩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煨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卽以爲筩。又以盛丹砂水。(以上二十七字當是小注一本如此作誤入正文耳)又以馬通火煨三十日。發取搗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汞。(藏本作綠非)汞者水銀也。(以上五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筩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筩口。以漆(藏本作染)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煨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卽黃金也。合治(藏本作治)內土甌中。以炭鼓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按自金樓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藏本無此二字)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涅一斤。又作白礬一斤。(藏本無此二字)合內鐵器

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鑊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按自角里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筩中一斤。輒加消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丸。內醇大醋（原注或作醇苦酒）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即化為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筩中耳。

###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筩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筩成。中六寸。瑩磨之。赤石脂一斤。消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流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搗細篩。以醯和塗之。小筩中厚二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鉛十斤。內鐵釜中。居爐上露灼之。鉛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為候。置小筩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大筩居爐上。銷鉛注大筩中。沒小筩中去上半寸。取銷鉛為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鉛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器中。須鉛銷。內紫粉七方寸七。攪之。即成黃金也。欲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按寸已上當作方寸七）火令相得。注水中。即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筩長九寸。徑五寸。擣雄黃三斤。蚓蟻壤等分作。合以為泥塗裏。使徑三寸。匱口四寸。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內銅筩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沙築上。覆以蚓壤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筩口赤。可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筩。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精。皆下入著筩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為爐。爐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內水銀。銀動。則內鉛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地。即成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即盡矣。此金取牡荊赤黍酒。漬之百日。即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丸。日三服。盡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者即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不能侵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地相畢。以杼血。朱草煮一丸。（原注杼一作樽）以拭目眚。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

書。以白羊血塗一丸。投水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丹雞血塗一丸。懸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丸。從月建上。以擲敵人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白犬血塗一丸。刻本有置六陰之地五字藏本無。投社廟舍中。其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兔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行廚玉女立至。可俟。當作供。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丸。持入水。水爲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衣不露也。以紫莧煮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飢。以慈石煮一丸。內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丸。以蔽人中則隱形。含一丸。北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治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丸。內爪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木徙。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按自務成子法。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登涉卷第十七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爲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巖石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蟲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帶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炁。則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周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讓。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戊己

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恆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顧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却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原注一作盍）踰及偶高（原注一作豪）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爲人形。言未絕。而來人卽成鹿而走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郤（原注一作郤）伯夷者遇（疑過）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擣蒲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燼熱其衣。乃作焦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錄。召州社及山卿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卽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八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爲害乎。余聞鄭君之言如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門人曰。夫人求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近忘遠。聞之則悅。倨倨前席未久。則忽然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當作丑）五月未。（原注一作戌當作戌一作最是）六月卯。七月甲。（當衍）子。八月申子。（二字當作巳）九月寅。十月辰。（當衍）未。十一月巳丑。（二字當作辰）十二月寅。（當作酉此以寅午戌逆行於正五九月亥卯未順行於二六十月申子辰之於三七十一月亦逆行巳酉丑之於四八十二月亦順行而各忌之也諸本皆訛錯不可通今訂正）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巳上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祕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爲山神所試。又所求不

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蟲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仗。近代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歷明時。剛柔之日。古言（當作故詩）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近才庸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爲。恥揀善日。不亦慧愚哉。每伺今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按玉鈴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祕術。而不爲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一一道之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鈔集其要。以爲囊中立成。然不中以筆傳。今論其較略。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蟲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戶。凡六癸爲天藏。六己爲地戶也。又曰。避亂世。絕跡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沈。日月無光。人鬼不能見也。又曰。求仙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當衍）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軍獨聞（當作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東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爲青龍。六乙爲逢星。六丙爲明堂。六丁爲陰中也。三三比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尺（此四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合二丈一尺。（原注一作一步三尺）顧視九跡。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此下當有左足次前四字）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次復前（此下當有左足次前四字）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也。抱朴子曰。靈寶經曰。（當衍）所謂寶（當作保）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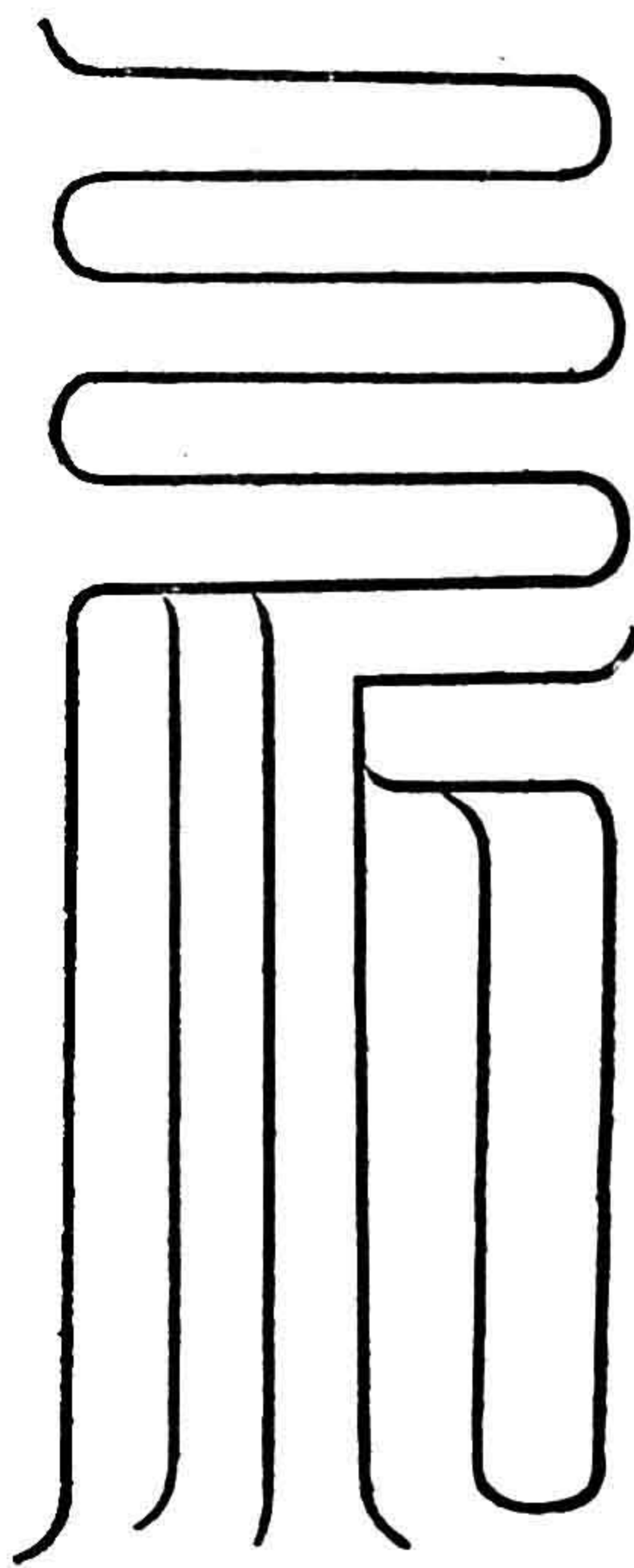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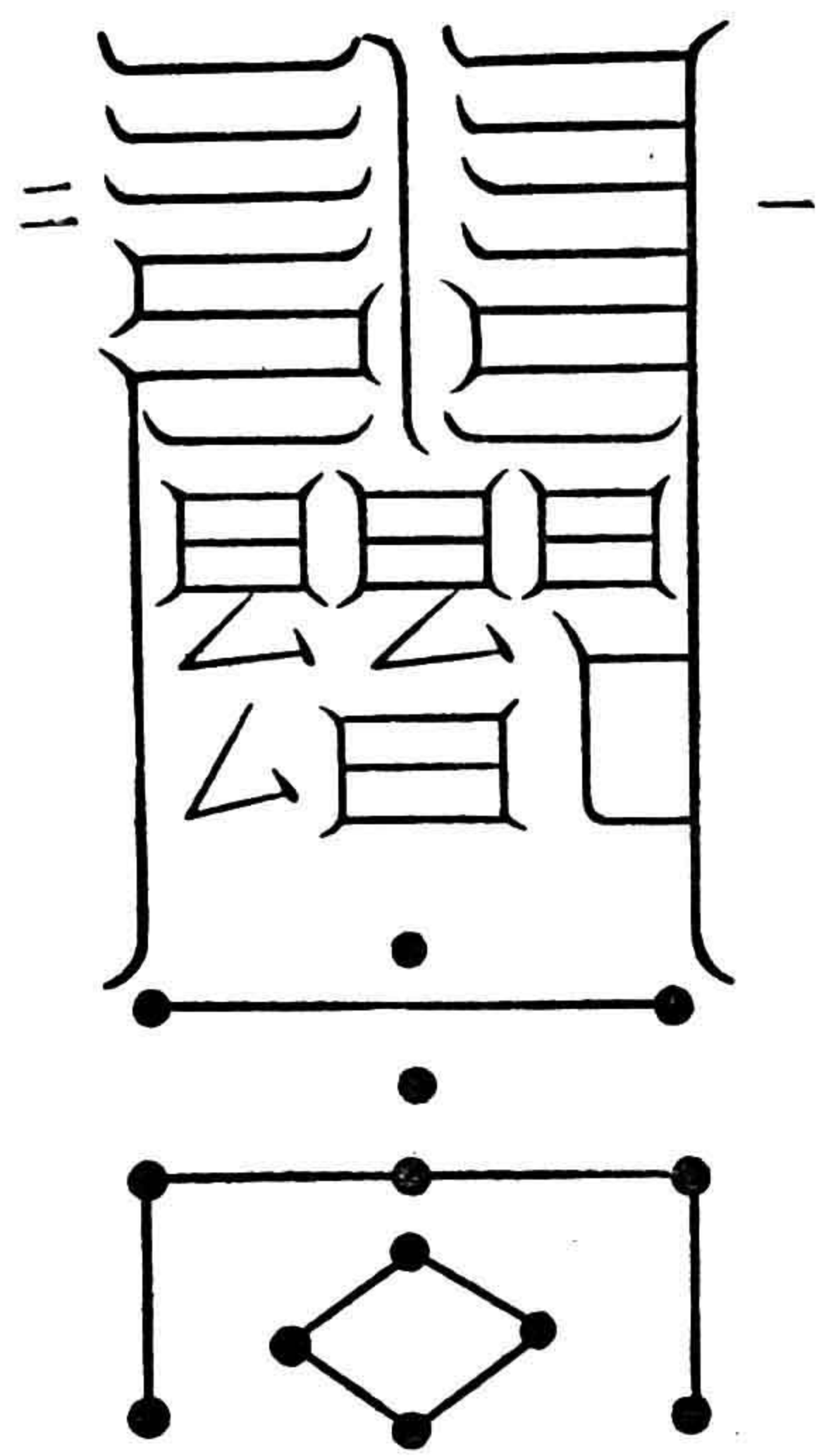
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亦乙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秘祝。祝曰。臨兵鬪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辟。要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六引作足）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御覽引若作谷無夜字。人作其）音聲大（御覽引作笑）語。其名曰蚊。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御覽引作超空）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御覽引作揮）又或如人。長九尺（御覽引作寸）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御覽引有又字）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見之皆以名呼之（原注下飛字或作龍）即不敢爲害也。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御覽引有以其名二字）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御覽引有人字）者。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爲害。山水之間。見吏人（御覽引無此字）者。名曰四微（御覽引有以其名三字）呼之名（御覽引無此字）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爲矛（矛舊誤作茅。今校正）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兩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鼈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舊脫此字。今依御覽引補）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神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舊此二句誤倒。今依御覽引乙正）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或問曰。隱居山澤。辟蛇蝮之道。抱朴子曰。昔圓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衆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內瘡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爲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人不曉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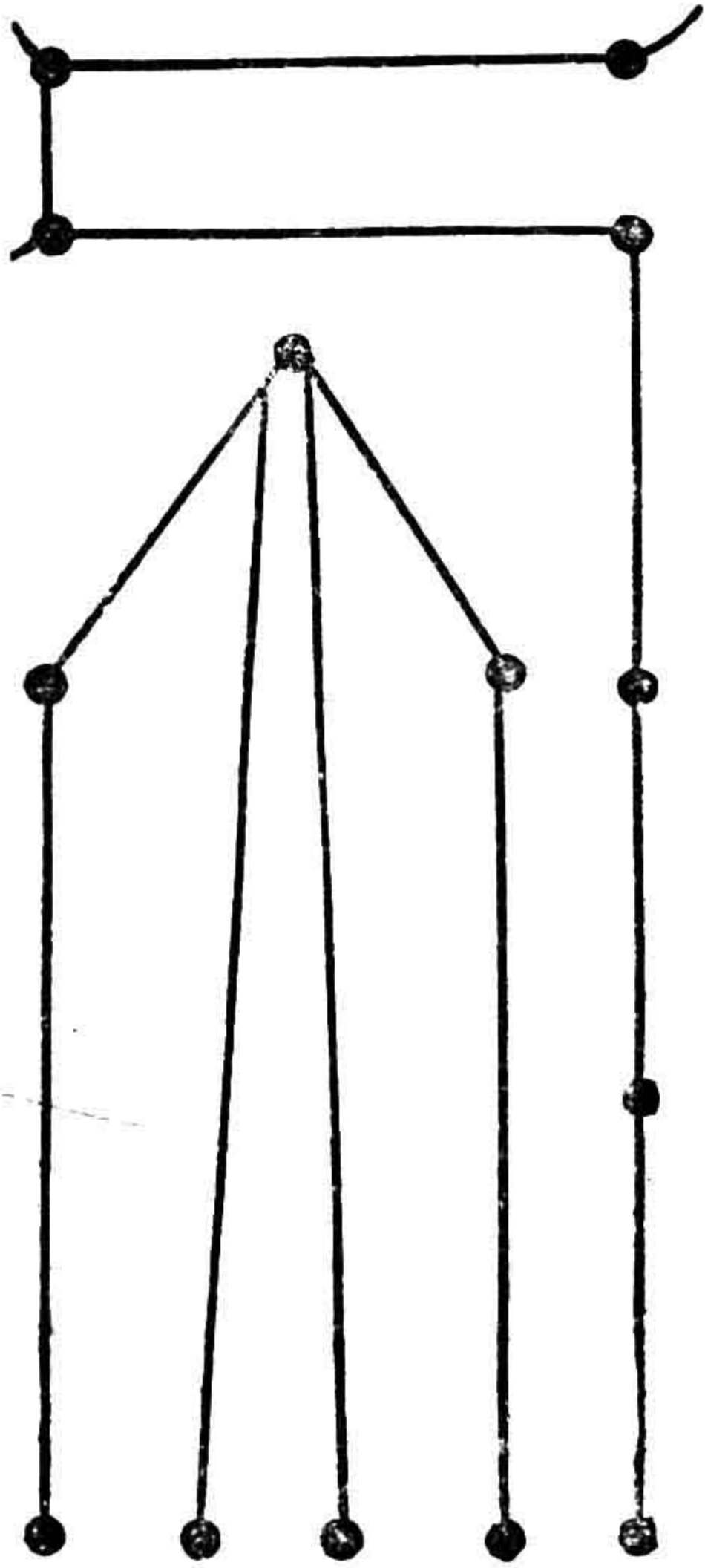
之方術者。而爲此二蛇所中。卽以刀割所傷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嚙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嚙大竹及小木。皆卽焦枯。今爲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雲霧。彌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炁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略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口炁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蛇頭。而手縈之。畫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捉弄也。雖（藏本作以）繞頭頸。不敢嚙人也。自不解禁。吐炁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爲蛇所中。左取三口炁以吹之。卽愈。不復痛。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遙爲作炁。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炁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作吳蚣數千板。以衣其身。乃去。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之。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方平雄黃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藏本有香字）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運日鳥（按運皆當作雲見下）又劉達二都賦注作雲字與此正同。及蠓龜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帶蠓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雲（藏本作曇誤）日（藏本作昴誤）鳩鳥之别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吳蚣。吳（藏本無此字）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吳蚣見之。而能以炁禁之。蛇卽死矣。蛇見吳蚣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海底逃。其吳蚣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綆者。直下入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未吳蚣治蛇瘡。皆登愈也。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中州高原。（當作原）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蠱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當作大）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卽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卽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蟲。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鑽至骨。便周

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人行有此蟲之地。每還所住。輒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蟲墮地也。若帶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玉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苳。皆辟沙蟲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蒜等。分合搗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爲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咬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愈。五茄根。及懸鉤草。菴藤。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搗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蟲。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未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棲巖庇岫。不必有細縲之爭。直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葷草耐冬煎。獨搖膏。茵芋。玄華散。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臥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臥冰上。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臥石上。及秋冬當風寒。已試有驗秘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蛇龍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萊札。皆卻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五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原注或作弓逢弓逢。河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擣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按當衍雌黃脫慈石前金丹篇不誤。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內六一神爐中鼓下之。以桂木燒爲之。銅成以剛炭鍊之。令童男童女。進火取牡銅。以爲雄劍。取牝銅以爲雌劍。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日帶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蟲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原注一作座。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卻。其次服鷄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實烏眼丸。及吞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卽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黃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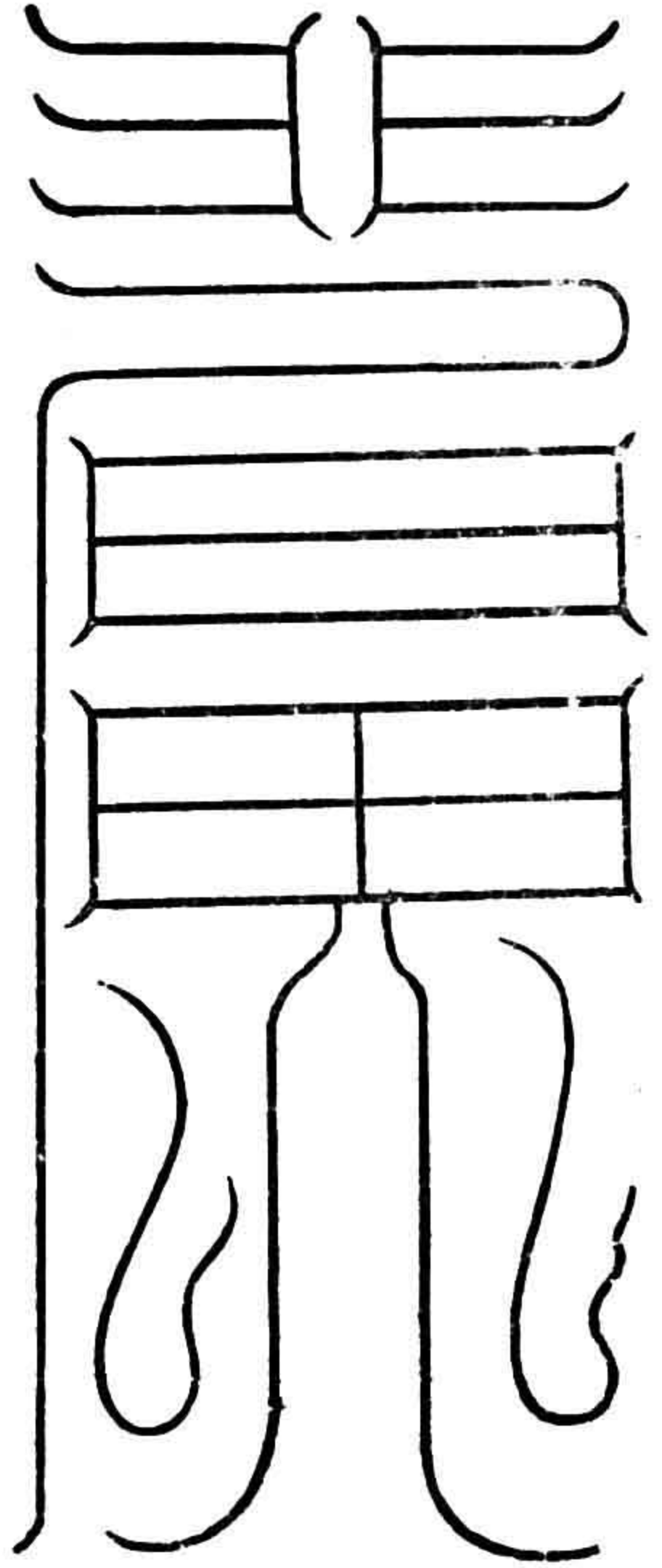
胎四十九真祕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蟲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入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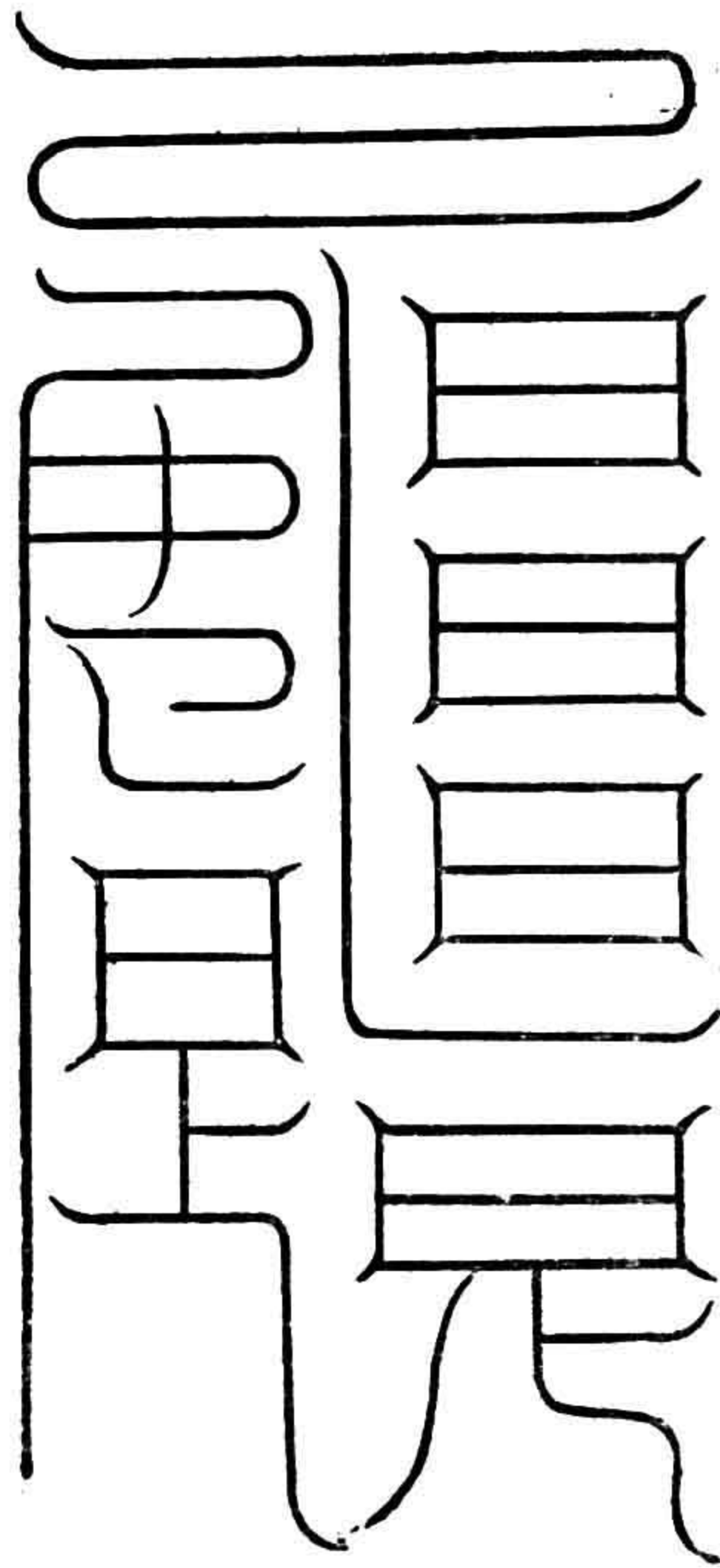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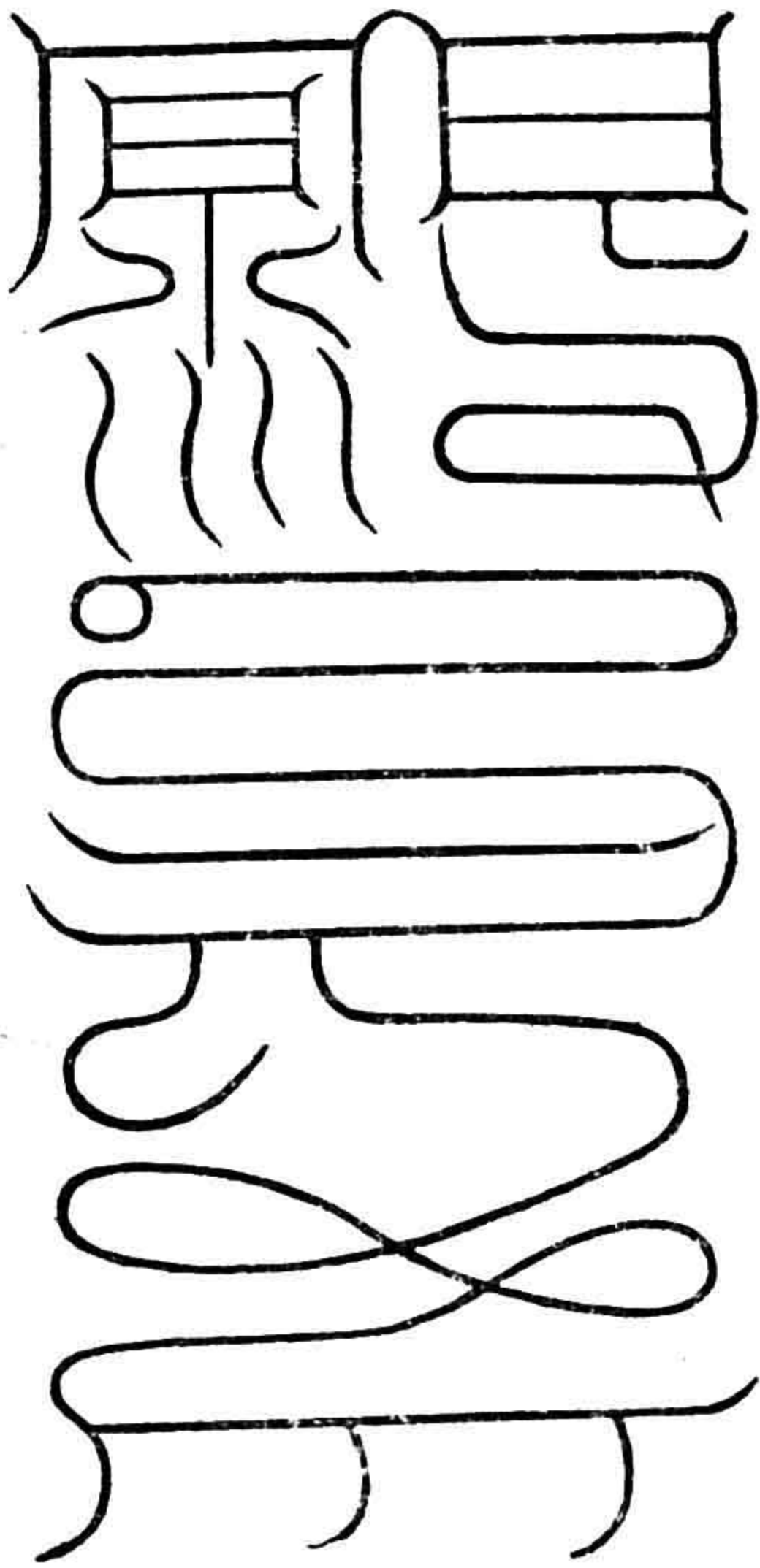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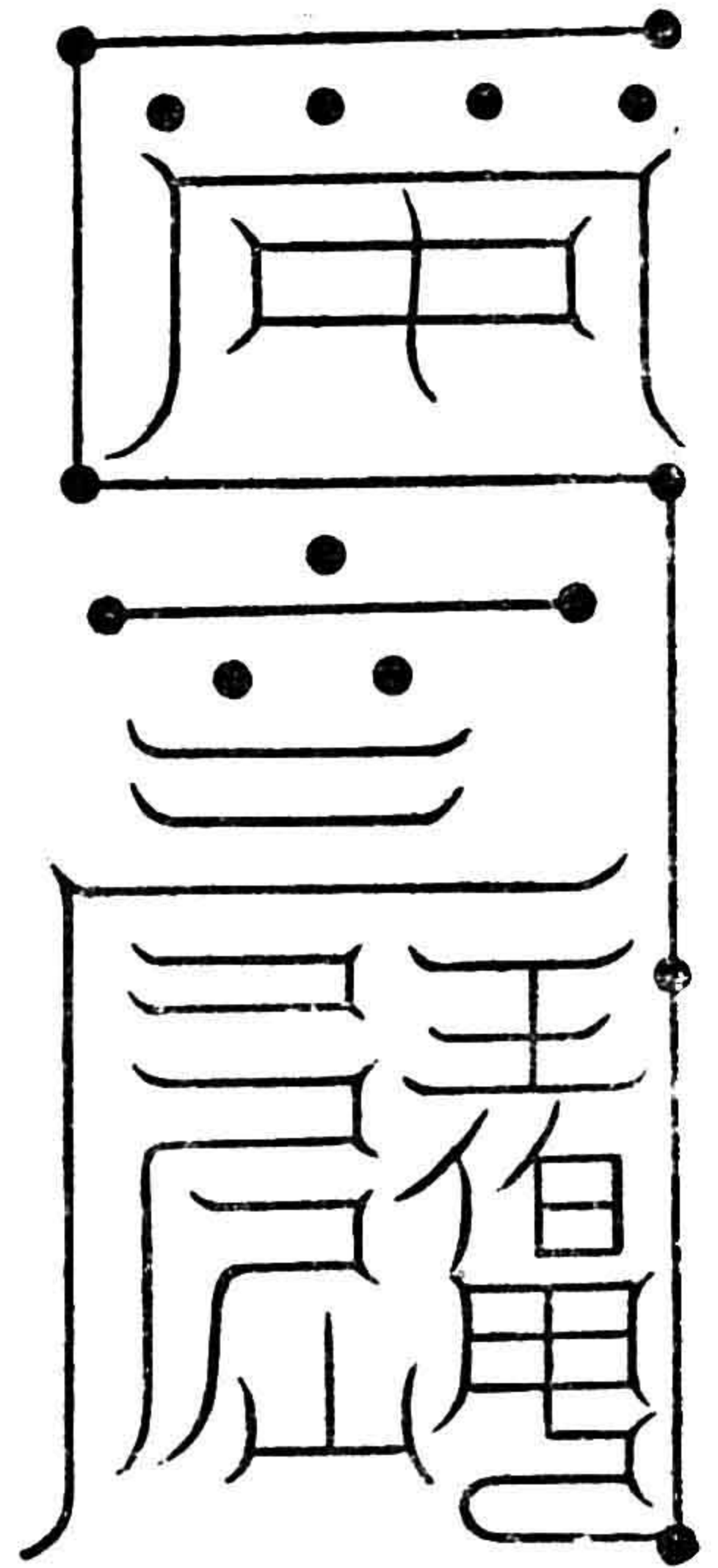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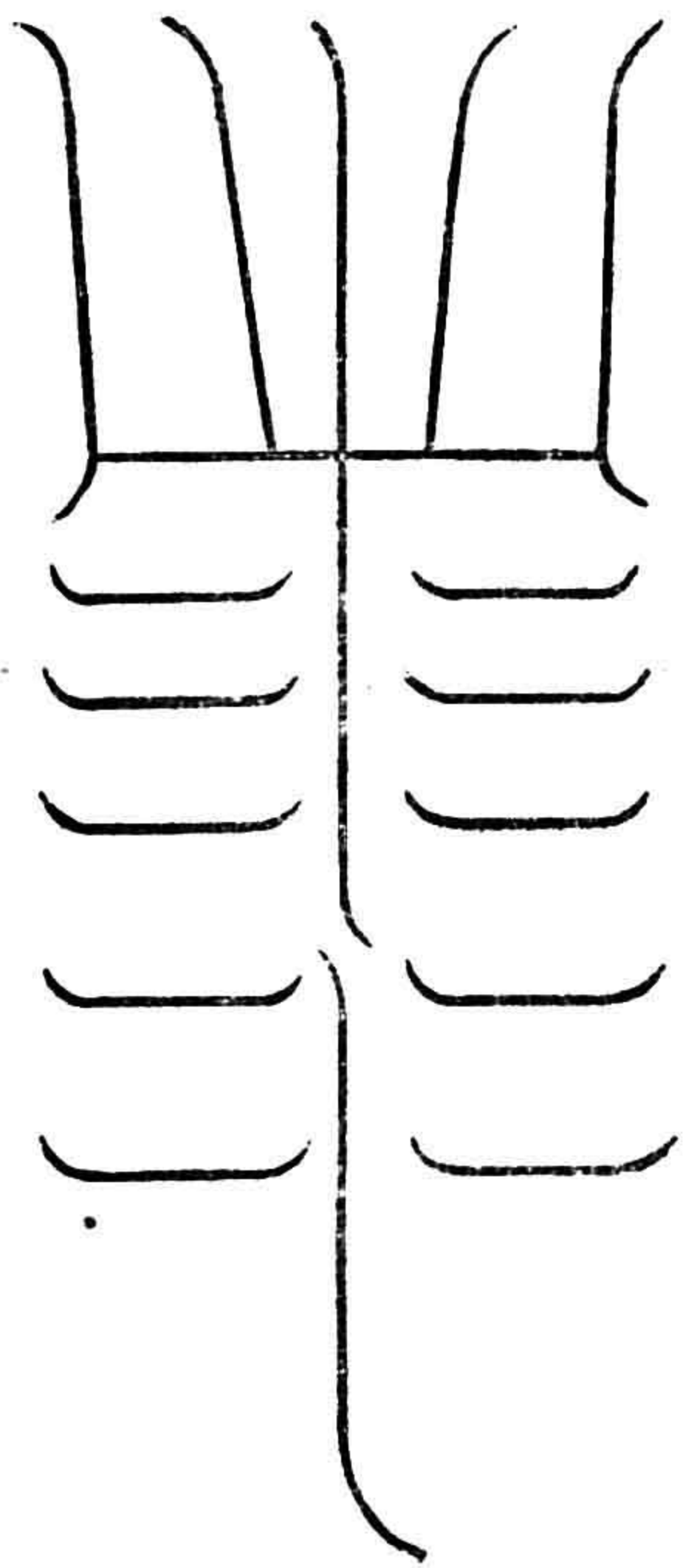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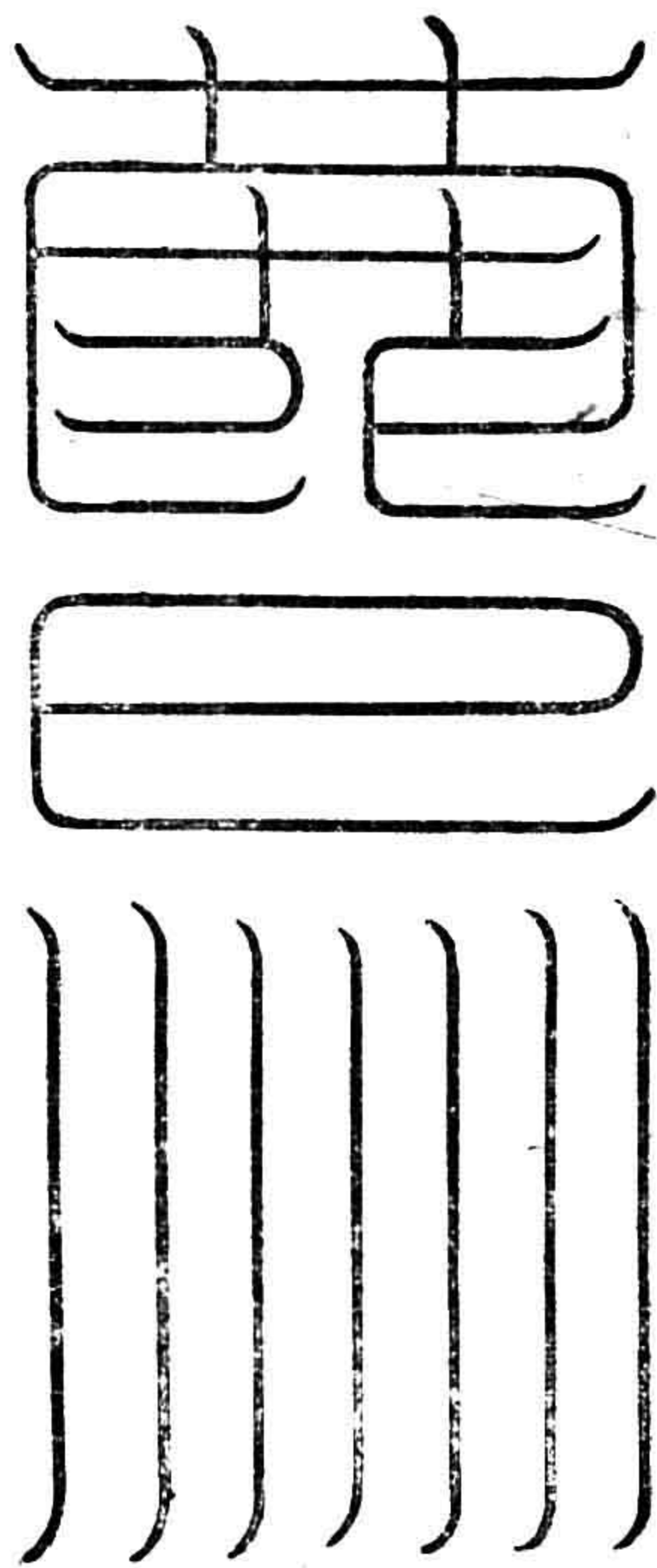
五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大書其文字。令彌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內。辟山精鬼魅。戶內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衆物不敢害也。三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氏。(末六字疑附注之。語誤入正文)

抱朴子曰。此符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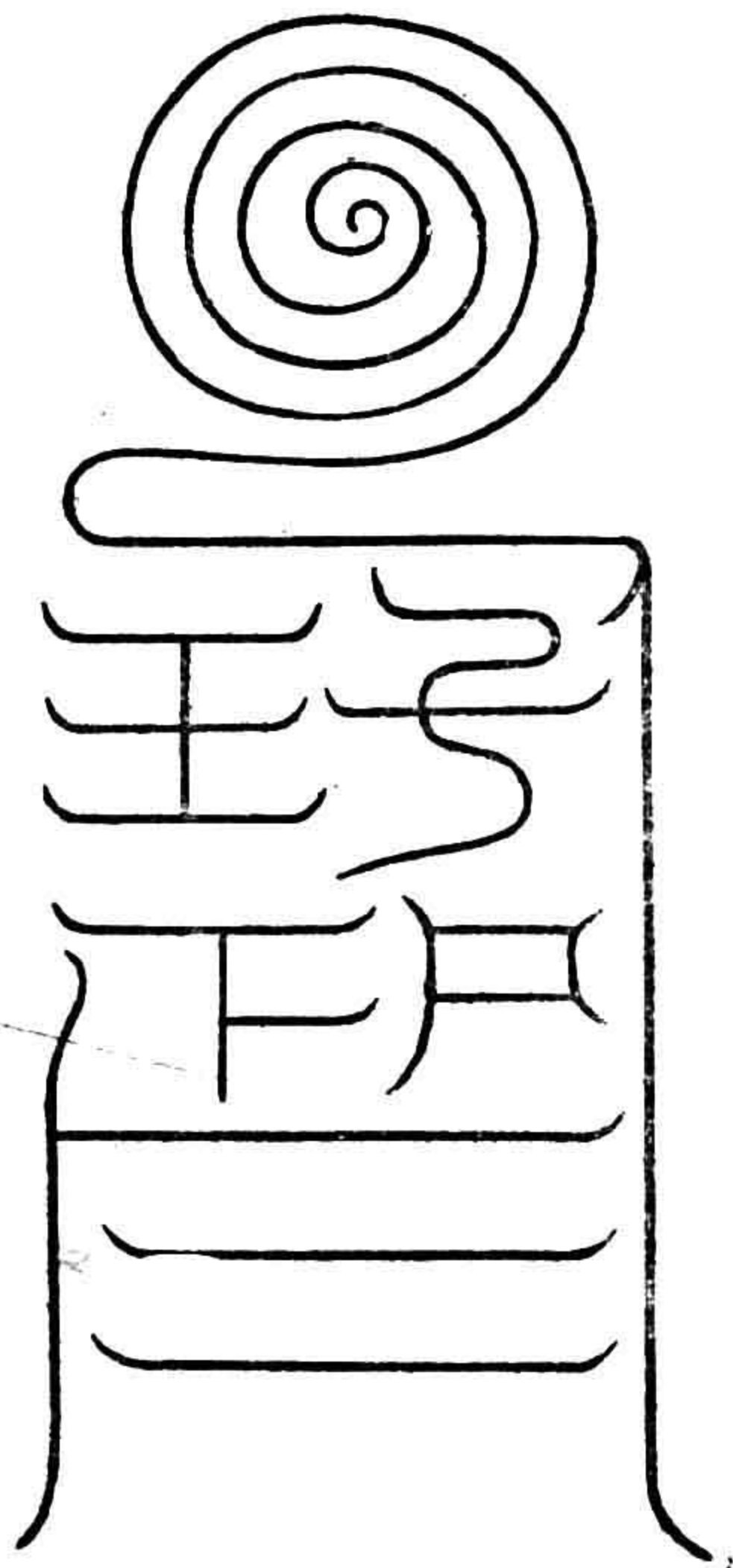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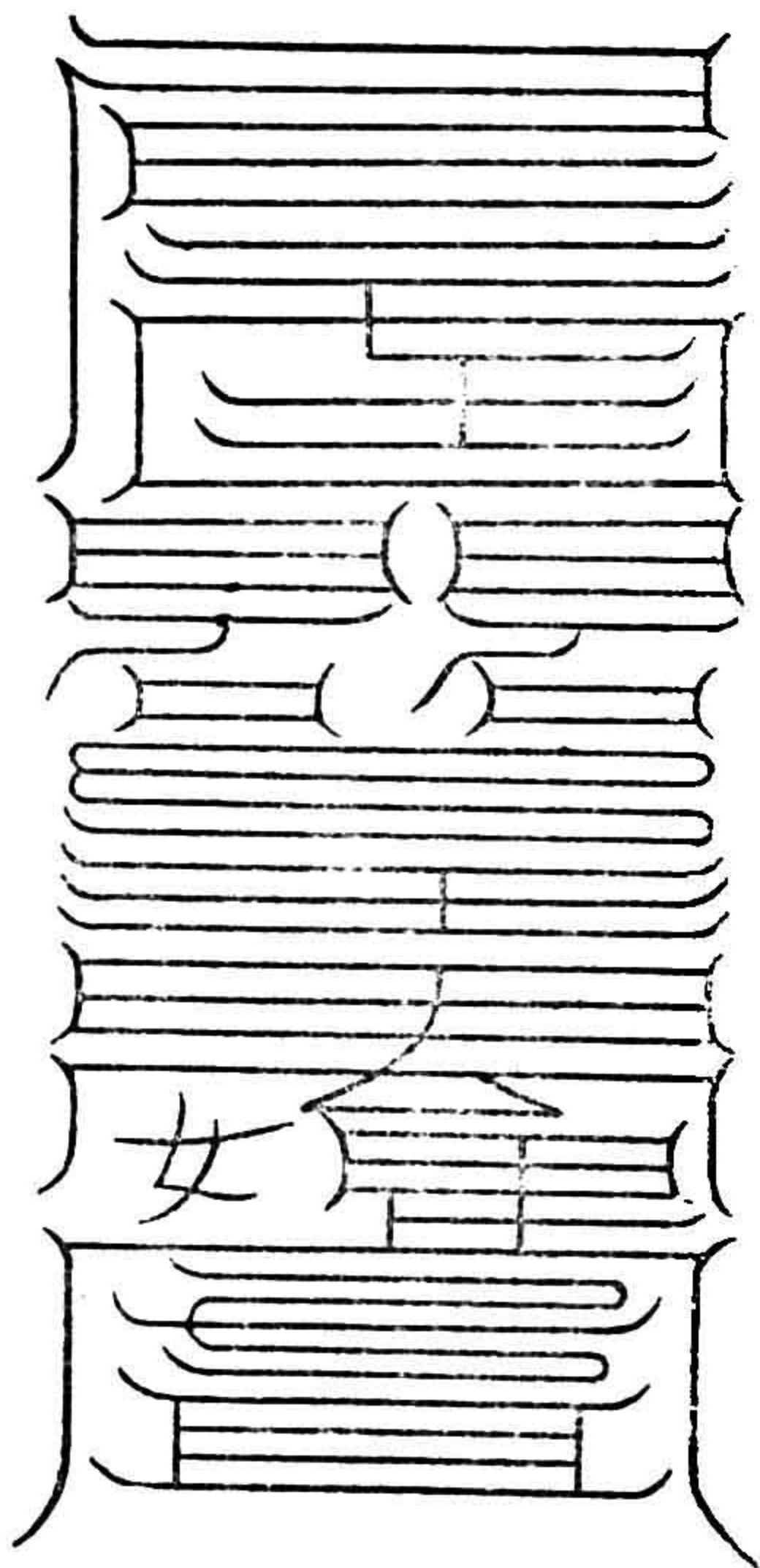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仙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丹書絹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當拔收之。以去。大神祕也。開山符以千歲藥名山之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祕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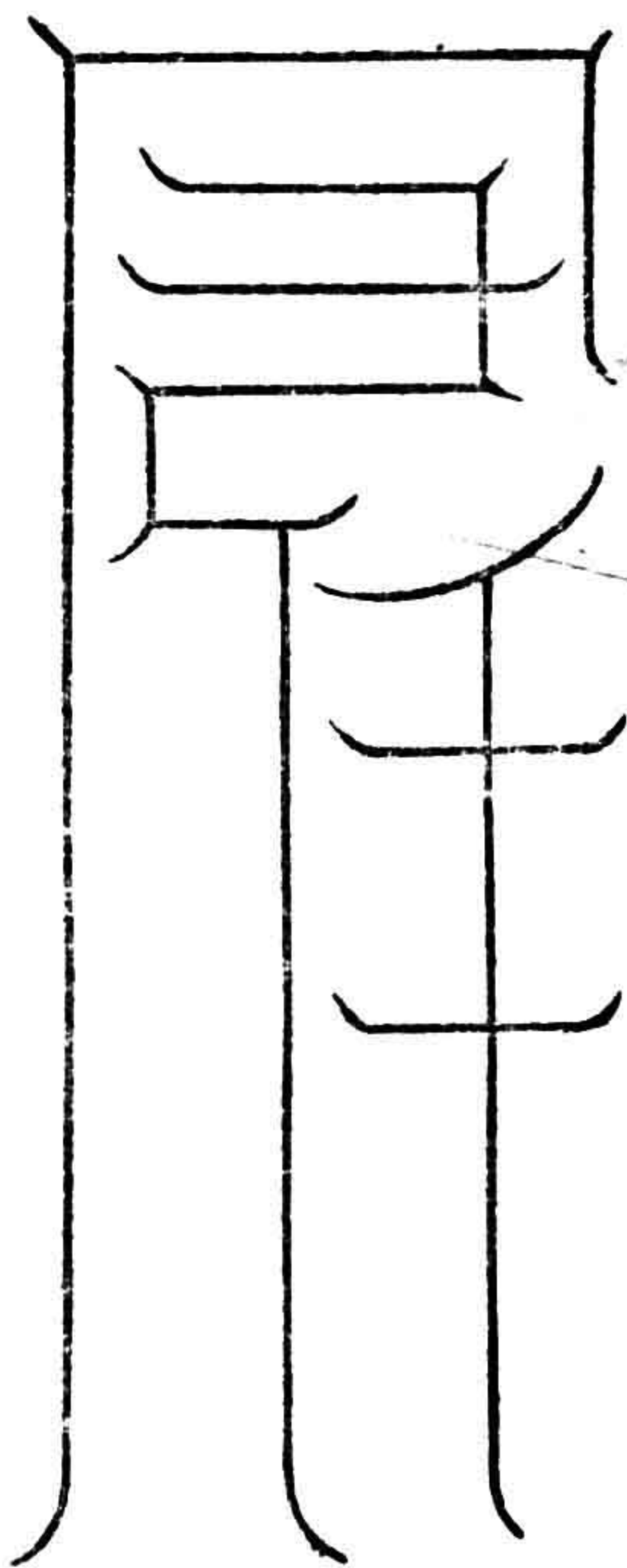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蠍虎狼神印也。以棗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疑有缺文)仙人陳安世符矣。

入山佩帶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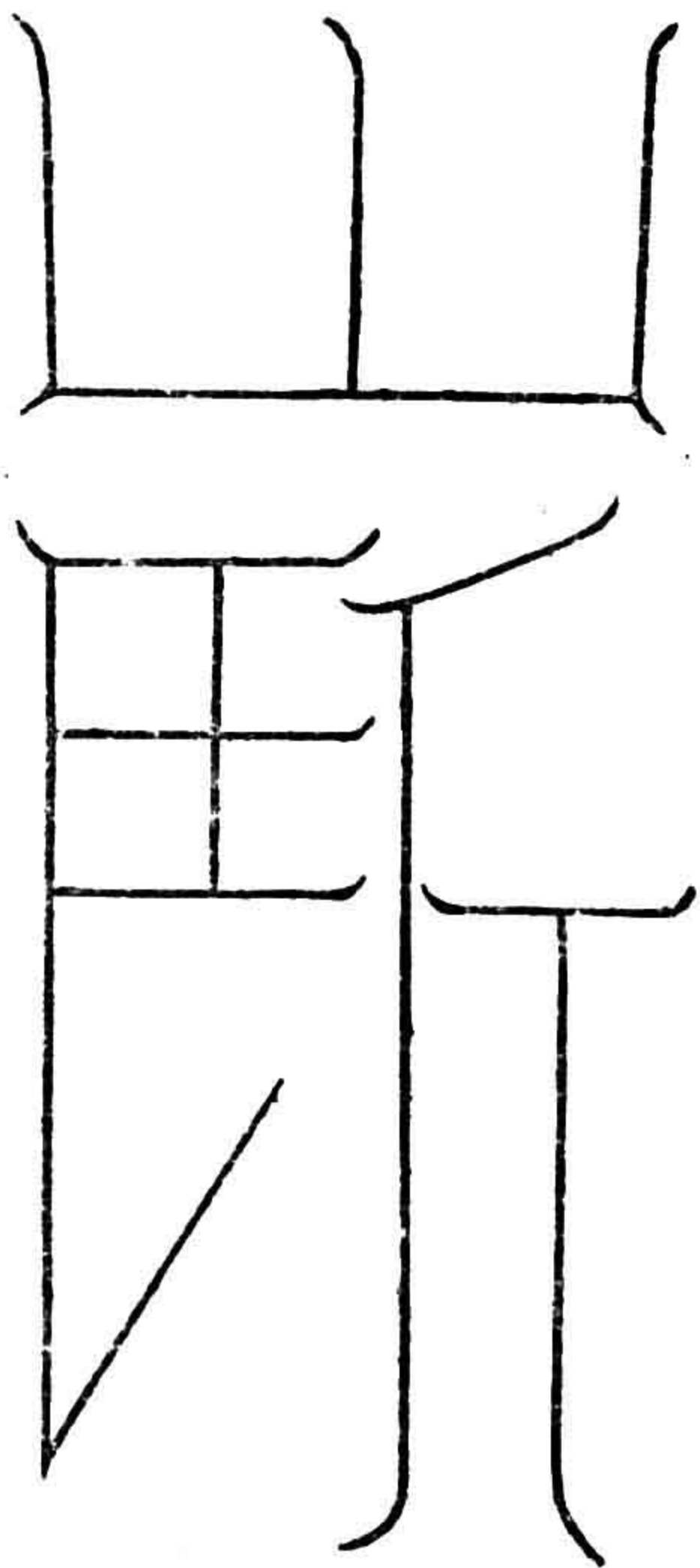
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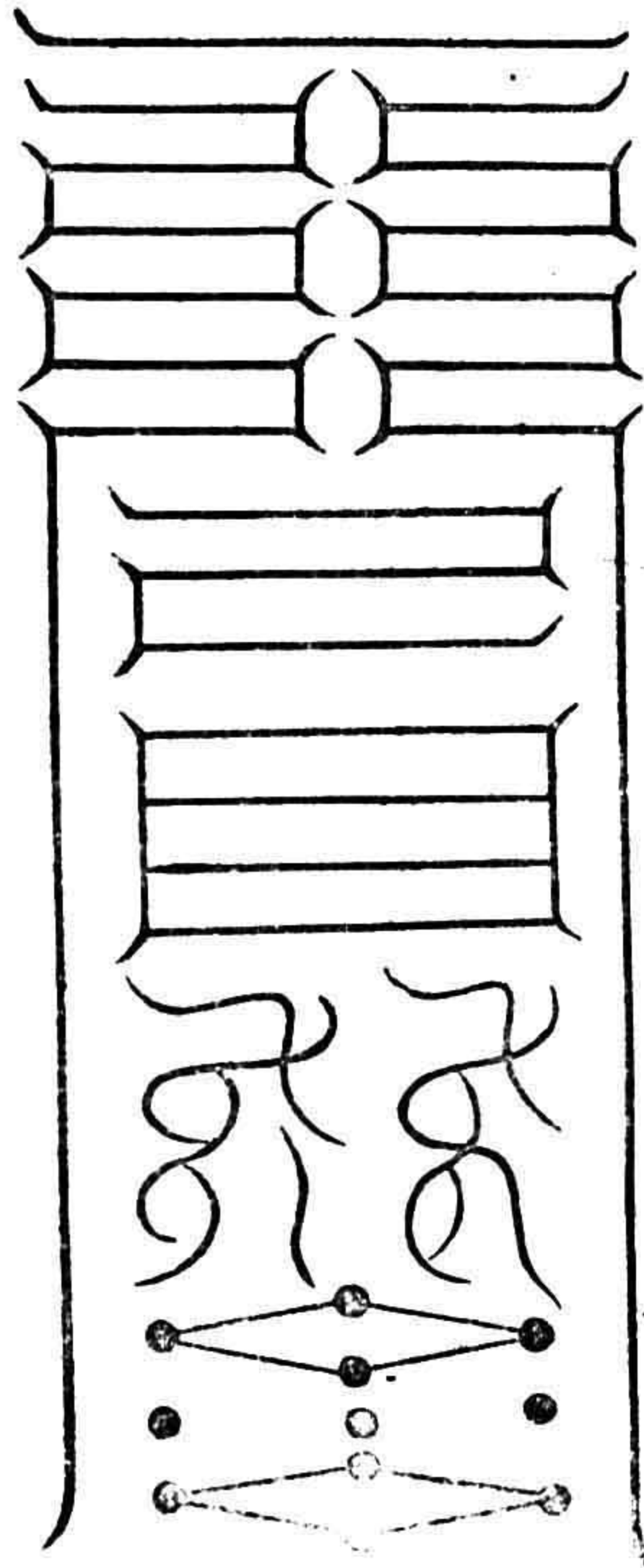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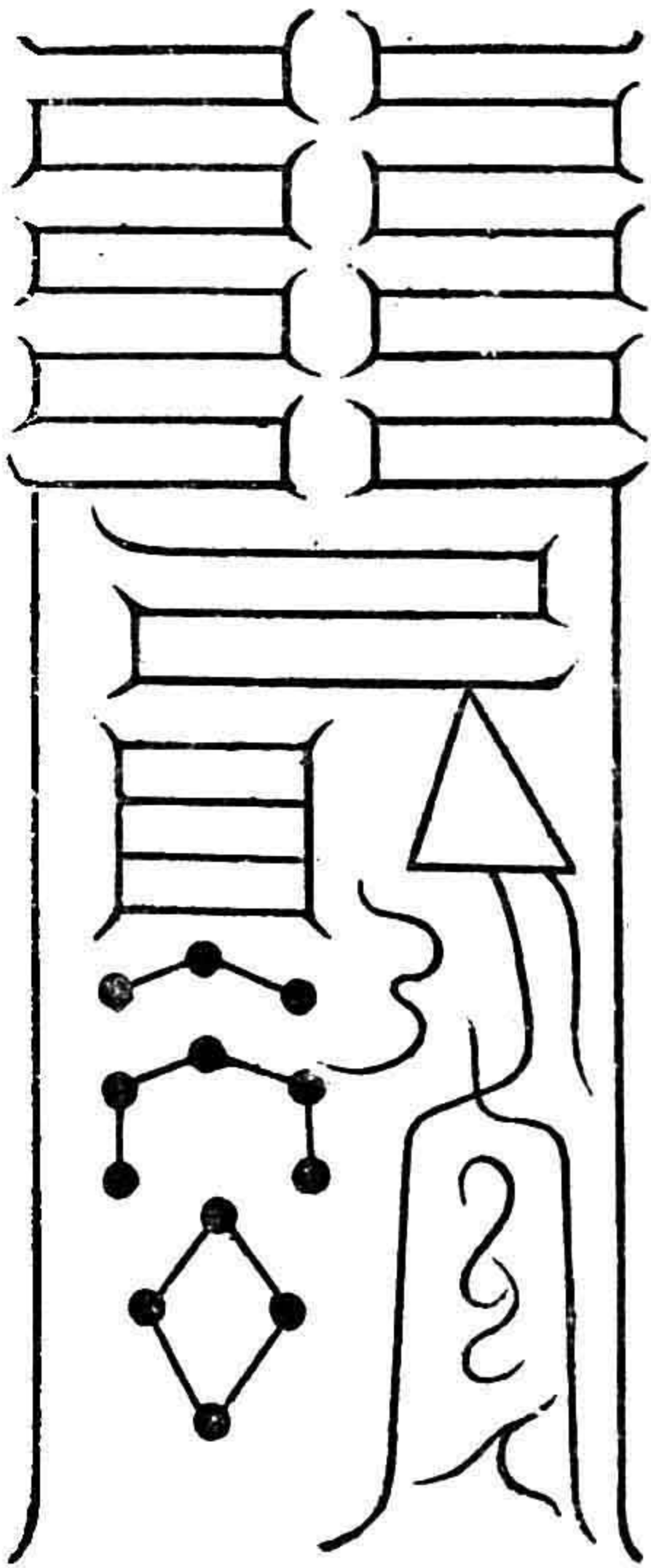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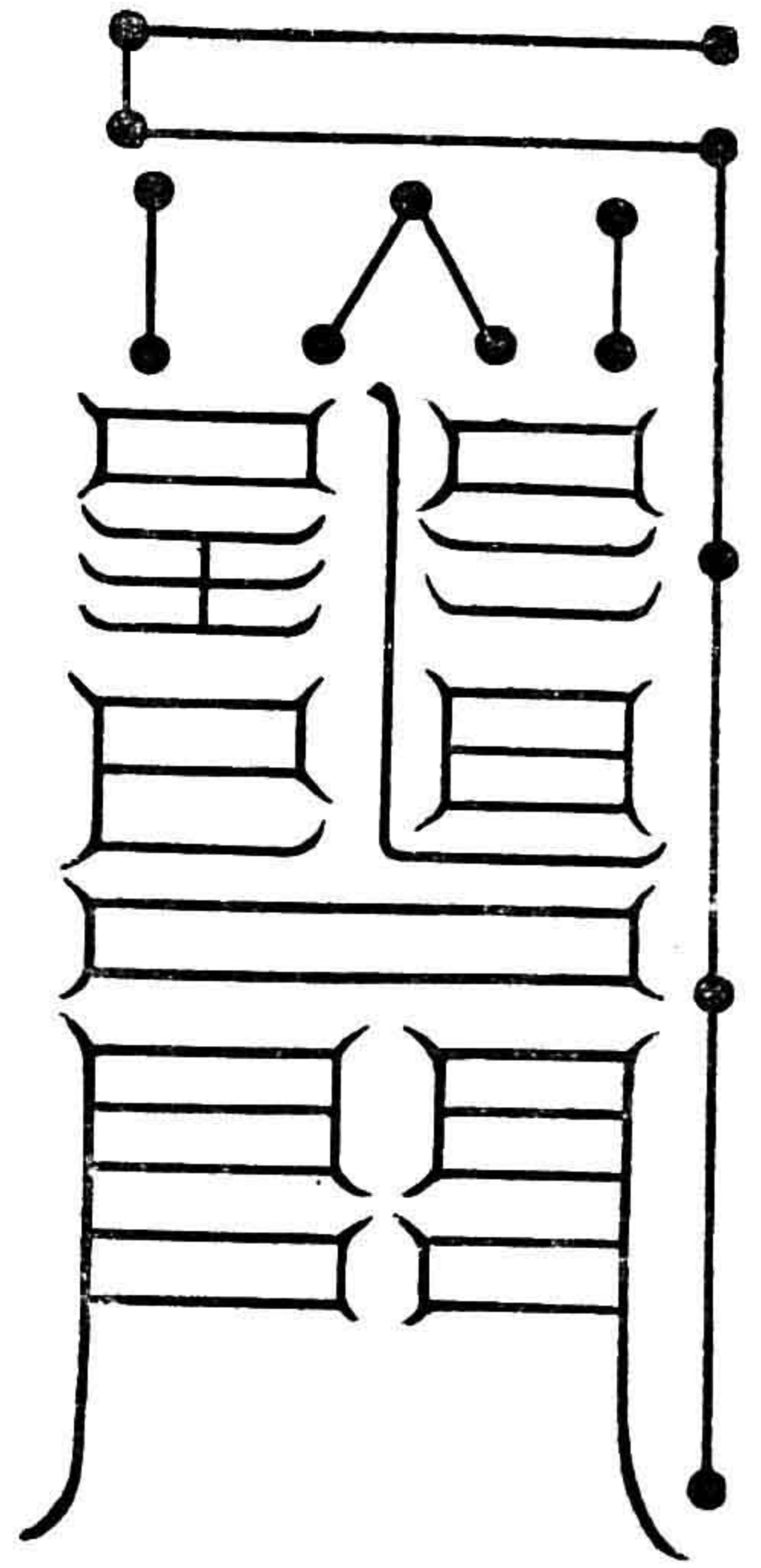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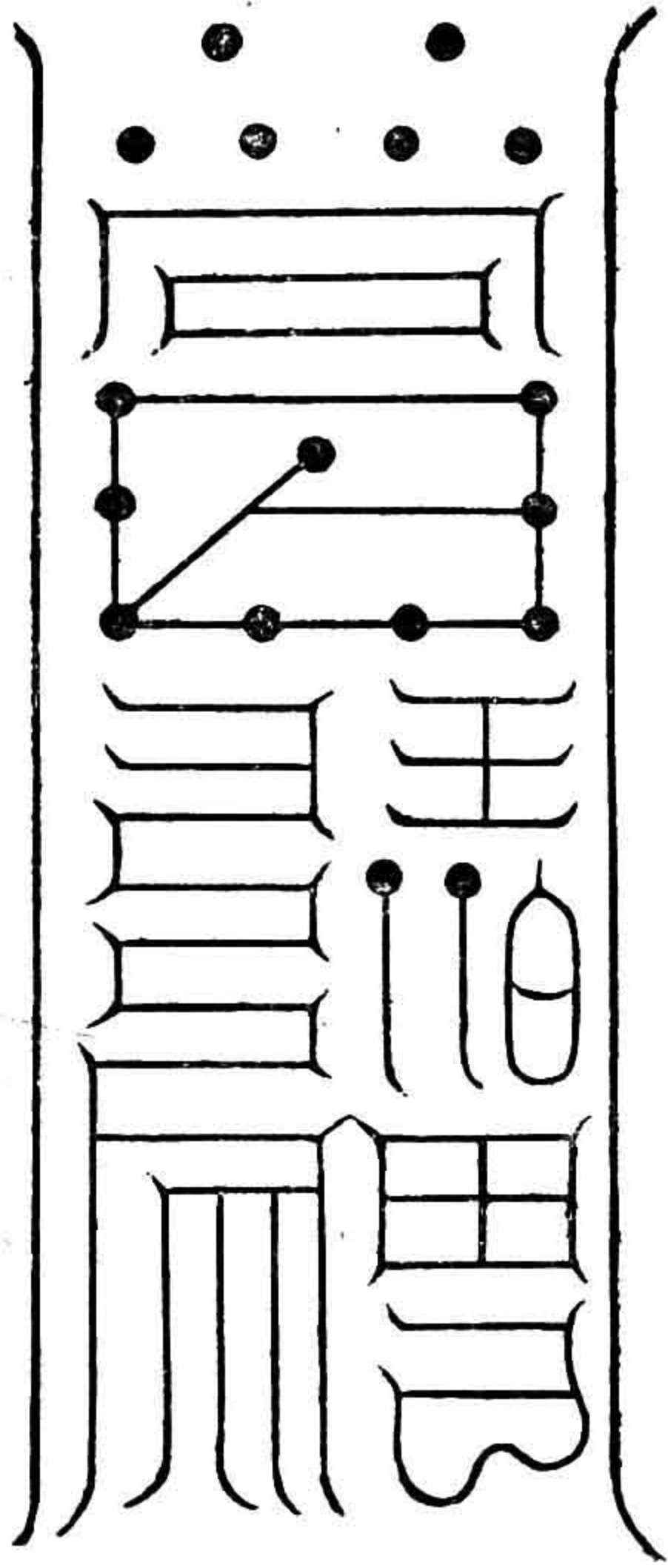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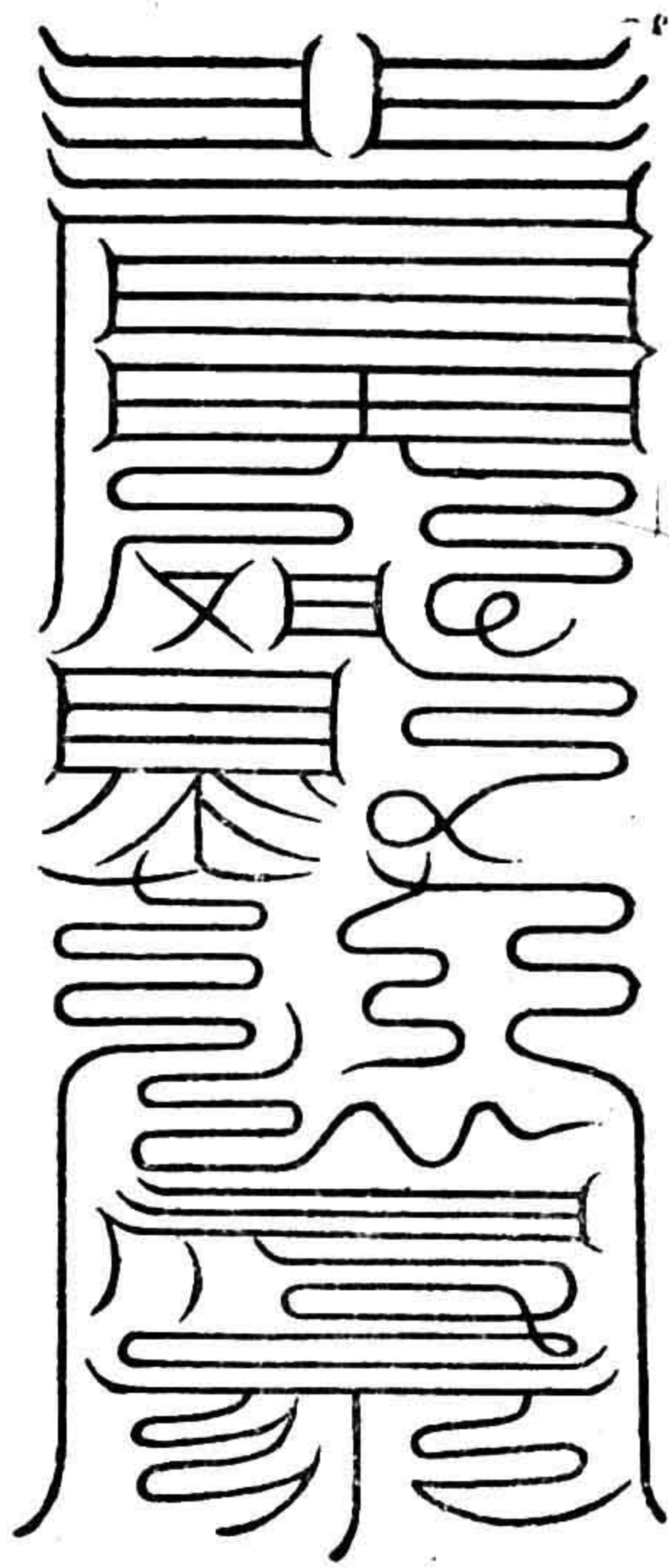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或問曰。昔聞談曰。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

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丸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千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爲魚。而銜之。以入水。水常爲人開。方三尺。可得悉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事類賦引無一字赤作白）理如縵。有（事類賦引無）自本徹末。（事類賦引有者字）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卽驚卻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爲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爲導毒藥爲湯。以此導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有爲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當作又卽釵字也）刺瘡中。其瘡卽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爲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衆木有刺棘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閒。人或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只以塗蹠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況妙於茲乎。或問爲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虎跡。以印順印之。虎卽去。以印逆印之。虎卽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龜。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爲龜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昞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龜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煞之。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龜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卽卻去。三五禁法。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爲朱鳥。令長三（原注一作二）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卽閉氣。虎卽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悉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悉。畫地作方。祝曰。恆山之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因以刀橫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大禁。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吐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虎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羊角。或立西岳公

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四符也。(末五字疑附注之語誤入正文)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戶內梁柱皆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地真卷第十八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卻行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歆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令之所登。採若乾之華。

飲丹轡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室。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卻還。(刻本作惡)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於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避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得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卻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効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歃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爲約。剋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虺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避。若忽偶忘守一。而爲百鬼所害。或臥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爲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真一同功。吾內篇第一。名之爲暢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目。(刻本作日)玄一但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爲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

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爲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修明鏡。其鏡道成。(刻本無此字)則能分形爲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勤。(藏本作弱)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爲也。未成之間。無不爲也。採掘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淨。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卻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爲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卻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禳外來之禍也。或爲鬼所冒犯。或爲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爲精魅所侵犯。唯有守真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盜猶得入。況盡開者邪。

## 遐覽卷第十九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戚揚。藝文不貴。徒消工夫。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壟畝。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頹。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趨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秘。不審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明師鄭君。但恨



子弟（當作弟子）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於是雖充門人之灑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爲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鬢班白。數年間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卹諸人。己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閑坐。侍坐數人。口答諮問。言不輟響而耳並料。（刻本作聽）聽。左右操絃者。教遺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尪羸。不堪他勞。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事盡諳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官。先令人寫其書。皆當決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尙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授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之。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慤。邂逅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爲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爲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內文。天文。（刻本作地人二字）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卜仙經。十。（藏本無此字非）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歷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原注一作都）經。甲乙經。

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經十卷。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叔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當作內）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躡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躡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亡圖。觀臥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茵芝圖。肉芝圖。石芝圖。大魄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王（藏本作玉）彌記。臘成記。六安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入室經。左右契玉歷經。昇天儀九奇經。更生經。四矜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壺（原注一作壺）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廚食經。步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原注一作氣）經。枕中黃白經五卷。白子（原注白一作帛）變化經。移災經。厭禍經。中黃經。文人經。涓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原注一作時候）經。神光（原注一作仙）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經。李君包天經。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廚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闕記（原注闕一作關）協龍子記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十卷。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原注一作通）成經五卷。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候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藏本作今）華山經。鳳網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山公記。王（藏本作玉）子五行要真經。小餌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原都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八五毒中記。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法三卷。登名山渡江海勅地神法三卷。趙太白囊中要五卷。人（按人當作入）溫氣疫病大（藏本作太）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記三卷。興利宮宅官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蟲蛇記。萬畢高丘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算經。道士奪算律三卷。移門子記。鬼兵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郗公道要角里先生生長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荆山記。孔安仙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仙卻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

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元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符。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靈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躄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採女符。玄精符。玉歷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廚。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疑當作者）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意林作帝）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士。但以倨（倨舊誤作鋸今校正）句長短之間爲異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間又有受體使術。用符獨効者。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但當不及真體使之者速効耳。皆自有益也。凡爲道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劍可以卻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仙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効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爲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仙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既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祕。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歃血而盟。委質爲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壇委絹。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爲。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溫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絕氣者。持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卻蛟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工。（藏本作功）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冢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并書己姓名著紙裏。竊內人家中。勿令人知。

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議己者。必反自中傷。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岳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有五嶽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卽爲婦人。蹙面卽爲老翁。踞地卽爲小兒。執杖卽成林木。種物卽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廚。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聞。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譜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髓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實卽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沈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仙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讖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撲。當作撲。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

祛惑卷第一十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閒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挹水。造長林而伐木。獨以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人。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捨。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

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縵褐。必無太牢之饌。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當作難之。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姦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銜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爲足事故也。見達人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爲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徇世譽也。亦何肯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爲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蓄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爲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效。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爲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爲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僞物焉。昔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尙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爲仙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按揚當作廣稽當作嵇謂嵇合也。外篇自敘云。廣州刺史與晉書洪傳同。又含傳不云爲揚州皆可證也。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嗚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競稱藏本作竟守歎之。饋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樂李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強曾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爲虛言。言之不怍。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耳。堯爲人長大美髭髯。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鐘。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熒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

奇者。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尙。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恆以殺舜爲事。吾常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頰似堯。其項似臯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微。然爲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搗（原註一作搗）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於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爲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強轉悞。廢忘事幾。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各無實。使世聞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僞亂真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愚以。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爲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己亦慚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仙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探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飢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仙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爲地仙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仙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爲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令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仙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爲此罪見責。送吾付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細。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侄子王喬諸仙來按行。吾守請之。並爲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云。從崑崙來。諸親故競（藏本作

竟。共問之。崑崙何以。疑作似。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數十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爲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謫失志。聞此莫不愴然含悲。又見崑崙山上。一面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十二樓。樓下有青龍白虎蛟蛇。長百餘里。其中口牙。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俠備玉闕。自不帶老君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遶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鷓鴣。（鷓鴣舊誤作鷓今校正）騰黃。吉光之輩。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濟快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於時聞誕此言了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項鼻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鼻（當有都字）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窈窈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常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復舊誤作後今校正）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廚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鼻都爲斥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微茫欺誑。頗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者。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間。忽然自去。不知（當衍此一字）其在。其（當衍此字）洛中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洽鍊術數者。以諸疑難諮問。和皆尋聲爲論釋。皆無疑碍。故爲遠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啻。（當衍此字）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爲白和。於是遠近競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致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僞也。余恐古強。蔡誕。項鼻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間。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經

云。仙人目瞳皆方。洛中見之。嘗作之見。白。前段覽篇作帛。仲理者。爲余說。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 外篇

## 嘉遜卷第一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祕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謚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件。謂榮顯爲不幸。以玉帛爲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巍。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攬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赴勢公子聞之。慨然而嘆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跚玄極。攸絃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羣。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頰頰而滂沱。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爲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則冰條吐葩。摧高則峻極積淪。竦卑則淵池嵯峨。疵清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大惠於庶物。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壑之嗟。竊爲先生不取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恥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者。若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勳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不致羣賢爲六翮。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

奇撥亂。若乃耀靈翳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齧牙而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驟踈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竝默則子貢與暗者同口。咸暝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卯梟。猶震雷駭則鼙鼓堙。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招魂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獎多難之世。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峙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精神遼緬。旁若無物。俯而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爲。棲神冲漠。不役志於祿利。故害辱（藏本作害而）不能加也。不躡峙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爲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閭。攜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慾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鷗以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以蓄武爲厚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閒。迅乎猶奔星之暫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鸞（今本作鸞從意林改）不絀網。麟不墮筭。相彼鳥獸。猶知爲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殖醢。嬴門伏劍以表心。聶政感惠而屠菹。荆卿絕臙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祿厚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牟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酣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闔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痼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縢以僅免。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

斃乏。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疏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密於伯奇。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鑿所爲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釐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覩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卻蕭丘之熱。是以身名竝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遺。亦猶惡溼而泳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鑿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爲。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爲富。甘卑者以不仕爲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滂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醞醪。攝縷（舊寫本作躡履）美於赤舄。縵袍麗於袞服。把橈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茅茨豔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桷。登嵩峯爲臺榭。庇巖齋爲華屋。積篇章爲教庠。寶玄談爲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捐庸隸之所欲。遊九臯以含歡。遺智慧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銜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犧牛哉。赴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陽九。讒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冒入。或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威肅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穹以高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烟煴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狷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睹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者皆敗。以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

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而箕穎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窮藪有握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爻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斂跡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燭燭以廁日月之閒。拊甌瓠（舊寫本作甌瓠）於洪鍾之側。貢輕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鑪平隆暑之月。必見捐於無用。速非時之巨擘。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未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勳。卽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損（盧本作非狷介）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怒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赴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敘彝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爲是。而樂飢衡門者可非乎。夫羣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竝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逸民卷第一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柏成之遐武。混羣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羣之近憂。避牛跡之淺嶮。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雛鼠者。不識騶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鸞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井蛇（舊本作魚蛇）之嗤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爲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喪賢貴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尚之士。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

之於準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鸞鳳不集。燒魚鼈之池。則神鯢還遊。刳凡獸之胎。則麒麟不時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讎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駸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不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齒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錄卜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更亥。唐也。然服而師之。（藏本作復而肆之。今從舊寫本）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默。（疑作語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恥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化。熙隆退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贄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冝苦言以侵隱士。寧冝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曲藝。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爲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覲覬。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狷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往往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雖復笞督之。危辱之。使追狷華。猶必不冝。乃反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狷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尚逃遁收而斂之。（疑作殺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疑作殺之）穎川胡昭字孔明。見魏志。管寧傳注。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

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爲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羣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與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爲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謁鸞（下有脫文）也。（下脫仕人日數語）則鐘鼎鐃其聲。若乃零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子可謂守培塿。玩狐丘。未登闓風。而臨雲霓。翫滢江。游潢洿。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己。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羣。騁迹以絕軌。爲常人所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俗所量。恬粹不爲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軺。被犧牛之文繡。吞詹何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賀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鶴登嵩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竝全。謂之爲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辱。夫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不辱者。知羈繫之爲垮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尙。道義旣備。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謂高士。或有乘危冒嶮。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脛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句有脫字）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嫗煦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閭闔（藏本作閑從舊寫本改）夜。冶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枝其巨細。孰爲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

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蝟翼也。若然者。豈肯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爲錐鑽之用。抑靈鼓爲鼙鞞之音。推黃鉞以適鈔鏃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駢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純不掩豆。菜肴糲滄。又獲逼下。邀僞之譏。樹塞反坫。三歸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洿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縵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饘粥餬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爲尊樂。喻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爲名邪。則修毫可以洩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鑿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爲功。揚雲不以治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爲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脩德以厲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爲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滄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華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

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左中郎博士。趙相待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匹。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車。輶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輶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犍爲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褻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爲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任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勸學卷第二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鑄璞。礱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戒。(藏本作成從舊寫本改)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盧本作罔不)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龜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盧本作丹罈不淬)則純鈎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闔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闇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藏本作逸從舊寫本改鹵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堅。平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代仰之驅。教之功也。鸞鶴之爲。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一



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節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潛濊。則虬螭羣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正（藏本作止從舊寫本改）。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狔。鬻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惰之不急。損人閒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廣願之穢息。收獵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修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柱。桔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成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瀆。訪烏瞖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蠶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况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驟之腳也。遲解晚覺者。鶉鵲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陽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黃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駑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懷黃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躋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

爲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殫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羣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疑作慧）以廣埽。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橐（疑作藥）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旅東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翮於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穰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法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於雲霄之上。而墜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卑。可無鑒乎。

崇教卷第四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莖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剗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勤誠。則世無視內。（盧本作顧愚）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己。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鏞。不經歐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縵麗。夏縵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繁蔚。飾朱翠於楹楨。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醺醪以沈醉。行爲會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覩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錯引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瞍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可以爲父也。

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嘆。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平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常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唇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算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僞。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僞。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斂之乎檢括之中。懷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以履冰。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蒙遺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與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羣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爲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豔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勦駑。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麤。校彈棋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掙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疎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戶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肖。以土階爲朴駘。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準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窻。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乎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於嶮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艘於滉漾。布密網於綠川。唾香餌於漣潭。縱權歌於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拔潛鱗。或結罝罟於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雘於豐草。騁逸騎於平原。縱盧獵以噬狡獸。飛輕鷁以鷺翔禽。勁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旣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又加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執贄之嘉賓。人聞

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遨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峻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算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褻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擗節執文。釋老莊之意。（意字衍）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君道卷第五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御覽六百二十作曩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遺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僞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密褻貶以彰勸沮。明檢齊以杜僭濫。詳直枉以違晦吝。其與之也。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揜。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莅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卽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僞之繁務。（脫一句）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洽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疎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磬岳峙。式遏覬覦。見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覩駘幽之不守。則覺巖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劍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有脫字）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文惕焉。象渾穹以遐燾。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媪煦。範秋霜以肅物。訓詔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羣言。虛己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凝若闐風之凌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舊寫本作淵）之萬仞。而褻行（此二字疑本但在則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

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鞠若震霆之激響。而不爲邪辯改其正。畫法創制。則炳若七曜之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宏略遠覃。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不使一體澆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民之飢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恥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眄以警密。麟跂以接疏。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概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脔。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宴羨。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慮賦斂之慘烈。遵放勛之羸裘。準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誥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襄姍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鴟夷有抱枉之魂。鑿操彤之杜伯。惟人立之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謗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則沈樂激。除蒸子之諂。親放麋之仁。鑿白龍以輟輕脫。觀羸(脫一字)以節無饜。防人彘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遏酒酗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龍以勸勇。避螳螂以勵武。聆公廡(藏本作聆虛會)之讜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用。烹如簧以謚司原之箴。折苑澆以迪梁伯之美。放丹姬以弭婉孌之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徙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恥之陶冶。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探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傾下(脫一字)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劇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尙張敞。立雪恥之績。射鈎之賊臣。著匡合之弘勳。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鶴臯化爲駕鸞。邪僞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滓。剡銳載胥。九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蔚內弼。虢闕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莅。黔庶讓畔於敷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大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

論道之損益。減牧羊之多人。反不酤之至醇。張仁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綴。修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玄極。寒溫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覲。芝華灼粲。甘露淋漓。以霽墜。嘉穗婀娜。而盈箱。丹魃逐於神潢。玄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謐偃禾之暴。物無詭時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加。冤紳所不暨。氈裘皮服。山棲海竄。莫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瑤環獻自西極。員首遽善。猶氤氳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升降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廟祧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未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僂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且乎。可不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鉤銘（原本居類切）摧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闡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儉。臨深履冰。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疑當作介人一心）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算。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舞。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積。危猶巢幕。而自比於天地。擬固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算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爲賢。擢才則以近習者爲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仗則在於瑣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恇怯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隱。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弗覽。玩弄褻宴。是

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斂。勤畋弋而忽稼穡。重兼并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疎犒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圜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己。湯武豈一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歸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憎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積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二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劍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荐。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蒿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言而無所。思嘉算而莫問。猶大廈旣燔。而運水於滄海。洪潦凌室。而意作林空。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嶮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 臣節卷第六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羣后之翼亮。用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貌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輓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徒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平所恨。審賞而不加。乎附己。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洿而談潔。進思盡

言以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己則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擊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指揮。羨張陳之奇畫。追周勃之盡忠。準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離紀。炙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勳引過。讓以先下。誠專祇慄。恆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儀。送往視居。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干紀。則若鷹鷂之驚鳥雀。蕃扞壇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莅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一脫一字。以爲國。況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況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彝器。能者鐫勳。臯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勳不弘。則恥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墨。褒崇雖淹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疑當作損下以附上。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剡鋒。家糜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卽邪違真。侶僞親覽傾債。不改其軌。殃禍之集。匪降自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賁獲之壯。不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異言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算。出有折衝之遠略。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彝倫斁。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若載重。勢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旣傾溺。而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開。而莫讓攝官所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罽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高巖將實。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綝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綝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哆。(原注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壇。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己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且猶鳥盡而弓棄。兔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己。是奚異夫爲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爲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之。雖日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竦。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尙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

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剡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紋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飢者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褻之。以爲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諫余以此言爲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況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時難卷第八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句)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構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令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刎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勳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傳。巖間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魏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官理卷第九

抱朴子曰。駿駟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

乃臧獲之乘驢馱，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鷲，則轡急轅過。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髻孺背千金而逐蚨蜢，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鼃。卽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收良能之勳，猶卻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 務正卷第十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夏凌霄，賴羣檠之積；輪曲轅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羣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劍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 貴賢卷第十一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蚪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拔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勳必須良佐也。患於生平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乎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畋獵，酒于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豔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傾之

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任能卷第十二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安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烏獸其行。被髮彝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糝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逮。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知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擊。而可以摧堅遠。大舟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敘彝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欽士卷第十三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壤種蠶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邳都之象。使勁虜振懼。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不必辱矣。是以明主旅東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務。得上爲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爲竊位。故公旦執贄於白屋。秦邵（事未詳舊寫本作秦昭）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末食而趙惠竦立。晉平（舊本作文從書寫本改）接亥唐。脚

痺而坐不敢正。齊任之。（藏本作倭之。今從舊寫本。）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笞於保申。□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 用刑卷第十四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爲者尠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僞。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繫以微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然尙矣。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殪尸涿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極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據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蟬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姦宄竝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慝彌蔓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

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瘡病也。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尠。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衛子疾奔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治（藏本脫治字從舊寫本補）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窬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疏。不曲法以行意。（舊寫本作惠）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磻之割愛。以威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情已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毫末。鑽燧（意林作端）之火。勺水可（藏本作所從意林改）滅。鵠卵未孚。指掌可糜。（藏本作之所靡從意林改）及其乘衝飈而燎巨野。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之篡漢。履霜逮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拊心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古。忘實禍於當己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爲安。揚子雲謂申韓爲屠宰。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己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宵肅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乏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之羣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土可以虛蕪。楚革可以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爲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

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獪。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塗。舍柁櫓而汎虛舟以凌波。(意林作於江海)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救災火。斬晁錯以卻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霸王以來。載馳載騫。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恥。族誅不能以禁覬覦。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姦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搆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湧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五步。攢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衫卻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解結。頤之搔背。其爲憤憤。(藏本作憤憤從舊寫本改)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虞芮知恥而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爲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拌瓦戴。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闊。譬猶干將。不可以縫線。巨象不可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墮囹圄。罷有司。滅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掎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牧。(舊寫本作放)不訓不警。相忘江湖。朝廷闐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刑足劓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孛戮。考其所爲。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己。群下力競。還爲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於甕。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鄰。咀嚼羣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杪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狁。(原注虛檢切)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讎。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

此爲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傷。爲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惡僞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索。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禍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疑衍）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鳥雀。覩亂萌則若雉（原注他計切）田之芟蕪蕪（原注於吹切）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迪。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興。抱朴子曰。曷爲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搯其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間。而次死罪。不得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疑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爲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爲。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棄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爲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陲未賓。遠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則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爲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揚子雲。亦以爲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爲急以耳。

審舉卷第十五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驎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竝日月。神



鑒夫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贊。故聖君（藏本脫君字從舊寫本補）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爲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阜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己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撓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潰。風積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或賣以下五句藏本有脫誤從意林改補）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焚絲。引用鴛庸。以爲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者。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置免之賢。況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碌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鳥鴟屯飛。則鴛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僞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闖茸爲伍。清節羞入饜養之貫。舉任竝謬。則羣賢括囊。羣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構杌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己。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從。雖抱稷禹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敘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閹官用事。羣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

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榷烈有銅臭之嗤。上爲下倣。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故阿以下數句有脫字)中正吏部。竝爲魁儉。各責其估。清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既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己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構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竿乎泥淖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敬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腠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必不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答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遺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爲利慾動。不爲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防其罪。(罪疑作置舊寫本罪字空白)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原注巨流切)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與舉者同罪。(藏本與字在舉者下。今從舊寫本)今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汙爲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爲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况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壻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

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闡蔽也。良將高第。敢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況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喝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敷御朴。而不可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跖譏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晉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士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士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爲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爲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寧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埽爲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徇髯蛇於華夏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者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爲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

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筭。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望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疑作業）矣。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無以死生委之。以經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爲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敘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 交際卷第十六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浮雜。（藏本作雜浮從意林乙轉）面而不心。揚雄（藏本作揚雲從意林改）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尙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踧踖。恥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廷。翕然諂笑。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懊悴劇於喪病之逮己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爲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棄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己。而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爲齷齪。以奴顏婢睨（原注來去聲）者。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繼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豔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菽麥

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藏本作投負人於北波。今從盧本）雖赫奕。刀尺決乎（有脫文）。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肯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己。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鳥萃於玄霄者。扶播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孑然隻跼。失棄名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藏本此下提行案文。提行者非）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疑當有何字）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勉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玷之而誤者。譬如蔭朽樹之被竿也。彼尙不能自止其顛蹶。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蟲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始終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尙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

藤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沈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訥駁。(藏本作滄稟訥駁今從盧本)加之以天挺篤懶。諸戲弄之事。彈棊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遠也。加以挾直好吐忠藎。藥石所集。甘心者尠。又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撻捕。節其沈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盧本作便)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拙於用人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爲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棄斧斤。交之爲道。其來尙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則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甚易。絲之竟難。(藏本作窳難。盧本如此。疑作實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溔。實須羣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鑿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己。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鈞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青專面地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有脫文。盧本補虛字。未知是否)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積。(積字從盧本補)毀壞刎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網。(盧本作惘)歎。或暱。(原注五懈切)皆(原注音貫)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構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鶩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羣。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全交之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

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己。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爲參辰。至歡變爲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悔。亦無以(下有脫文)往者。漢季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爲清高。以救世爲辱身。尊卑禮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秉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爲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諂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己。斷粒以刺玉食哉。夫交(藏本作反從舊寫本改)之爲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棄。可以絕矣。

### 備闕卷第十七

抱朴子曰。騶婁(原注於咬切駿馬也)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博噬。而不能躡雲霧以凌虛。鴻鷗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鷗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旣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輔也。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具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勳。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攜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擗齒則松櫟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鷦鷯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寸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煦(疑當作曠舊寫本煦字空白盧本作魚安改耳)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 擢才卷第十八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衮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爲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爲不肖。故聖世人（衍人字）之良榦。乃闡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勿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己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疖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剽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竝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沈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駢於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逼。况乃潛於罽藪乎。孫臏思騁其祕略。而司馬刑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璜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况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己。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脈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未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微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爲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爲委淪而輕其體。（藏本作禮從舊寫本改）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爲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羣之德。不以沈抑而履徑。而割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爲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鑛。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 任命卷第十九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爲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



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軌（原注如震切）。權右之國（疑作闕）。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畎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風之迹。沽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陽谷。播大明乎九垓。勳蔭當世（藏本作己從舊寫本改）。聲揚罔極。故尋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腳。不能到也。楹稅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鷲之翅。未之及也。況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斂羽於幽梧之枝（此下舊寫本空白七字）。安得效迅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顧歎。眄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貌俗。銳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積。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簋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壘俗之地。鬻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琅於毛（舊寫本作毫）。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高之閒。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沓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翳之珍哉。夫龍驥維繫。則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刃。鱸鮪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寤越窮谷以登高。襲丹藻以改素。競驚飄於清晨。不盤旋以錯度（藏本作詣夜從舊寫本改）。收名器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柏成（舊寫本作伯夷涉下句望文改耳此乃柏成子高與采薇非一事）。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慕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芒眇眇。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閒。與亡纏綿乎盈虛之會。迅遊者不能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疑有誤舊寫本理字空白）之敗。匡流末者。未若挺治乎無兆之中（藏本匡作匠治平無作治元從舊寫本改）。整已然者。不逮反（舊寫本作原）。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舊寫本作羞）。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沈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東於萍。涅達妙者逍遙於玄清。潢漭納行潦而潘溢。渤澥吞百川而不盈。鮪鰕踊悅於泥滓。赤螭凌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聞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蒿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雷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

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熅而修鳴。騏驥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衒爲不高。女以自媒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干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釣。尙父見逐於愚嫗。范生來辱於溺箕。(原注甚怪切籠也)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屨而紆青。傅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爲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稽德以有爲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爲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爲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勳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爲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爲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置兔。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軺。兼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罪。(藏本作過從舊寫本改下云非余罪明此作罪)也。知之者希。各位不臻。以玉爲石。謂鳳曰鷦者。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裳。(即常字)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閒。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金之貨。以索百十。(舊寫本盧本作百十)之售。多失厭。(原注干上聲)毛。君則未暇矣。

名實卷第一十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饜饕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者爲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鞠磕而或不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哉。心神所蔽。亦又(舊寫本作亦有古通用)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是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逮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蔽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鉤曲戾細。而猶見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豫。(藏本作椽從舊寫本改按本書屢用梓豫)也。是以竊華名者。螻蜥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佻。(原注勅高切。獨行貌)虎狼之資。

矣。夫佞者鼓珍賂爲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汚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羣興。亢龍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鴛蹇矯首於瑀（原注多么切）。輦駮驥委牧乎林垆。彼已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斂。或逆竄於申亥（舊寫本作曲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導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羣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勳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己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己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刳之。猶未悛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笑。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巖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悵悵（原注力尙切）也。安官蹙太山之峻。以適鑿枘之中。斂垂天之羽。爲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爲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縵袍無卒歲之服。不官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已有。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各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辨。不答也。脅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

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鞞(原注徒刀切)鞞(原注奴移切)恣喋馨(原注音高)之響。芳蕙芟夷。臭鮑佩御。玄鬯傾棄而不羞。醜酪專灌於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於鑿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滄溟。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彤盧而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飄騰。俊民值知己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駃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據符彩之耀。曄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鏹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矢而望高。手於渠廣。策疲駑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良才而欲彝倫之攸敘。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清鑒卷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邈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閒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舊寫本成字空白疑衍)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偽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爲。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亦已多矣。無以一事闇保其餘。同乎己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覩木不瘁。則悟美玉之在山。覲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沈淵。彗星出則知鱸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麒麟之共鬪。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

鷓之翼。駿騏之足。雖未飛定。轉迅可必也。豪曹之劍。徐氏七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駸子有吞牛之容。鸚鵡有凌鷲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獸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尙。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季知。(後漢郭太傳作雲中丘季智)止學舍則收魏。(盧本改作龐非)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偉。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詳舒急乎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闈。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驗。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當。(疑作常)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尫瘁者不必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閒。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螿蝻之音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洿隆。惟帝難之。况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恆不得爲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唐陶稽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爲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閒。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剔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覩。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爲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句有脫誤。盧本作未論亦未確)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爲之好醜。此爲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修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行品卷第一一十一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鬪而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絕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爲。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恆恕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覲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合（藏本作命從舊寫本改）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摛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構。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兇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也。人。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讟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羣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旣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僞以偷榮。豫利己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忘義。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

觀豔逸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很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尙。又怠惰於家業者。懶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否者。笨（原注步本切）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聾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趨。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慝人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官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強梁而專己。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僞或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命辱。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觀矧陋。聲氣雌弱。進止質澀。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清銳。巧言綺粲。擘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度言恪。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概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爲小勇。踟躕拘檢。犯而不校。握爪

垂翅。名爲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己梁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敗。上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己受物。藏疾匿瑕。溫恭廉潔。勞謙沖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鷦鷯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砒砒(原注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鷦螟(卽焦明)之似鳳皇。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者眇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惟大明。玄鑿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尙。不永棄。高莽宰詬。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僞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 弭訟卷第一一十二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贄幣。親御授綬。壻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壻。壻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壻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訐而弗與。訟鬪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媵。其三絕者。再倍裨媵。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也。抱朴子答曰。劉君愍德讓之



凌替疾民爭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而易。無恥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僞。固難聞矣。誠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問。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裨媵。貧者所憚也。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裨媵。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構其難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儻(原注子宙切)覽之煩。忘其凋殞之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尠忍而不忿然矣。況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爲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恆挾在意之威。恃可數奪。必情於擇壻。壻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速禍。莫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而不關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目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媵。猶所不憚。況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人爲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竭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睚(原注五懈魚計一切)眦(原注在懈在計一切)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躡冷趨熱。此法之行。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媵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以上。以備退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壻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 酒誡卷第一一十四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茵(原注昌給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隳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釁累也。

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當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妙(原注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酒。(原注音酒)其初筵也。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竝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舞蹀躞。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原注女交切喧也)如沸如羹。或爭辭尙勝。或啞啞(原注烏格切笑聲)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偵(藏本作偵羣書治要載此篇作顛蹶梁倡知舊作偵)蹙(原注居月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盼。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意林作偃)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搖掌而譖聲。(藏本作垂掌而譖聲從意林改)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意林作皆裨瞻而高發)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闖茸之性露。而傲佞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原注客庚切)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為螳封。或登危踴躍。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酗營(原注為命切酒)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六畜。(本脫六畜二字從羣書治要補)熾火烈於室廬。培寶玩於淵流。遷威怒於路人。(本作踞人從羣書治要改)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尙辭。煩而叛理。拜狀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坐。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侵己。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搆瀆(羣書治要作瀆)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羣書治要作邦)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剋。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原注呼光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愚(藏本作煦)人所不免也。其為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計慝響於小餘。以稽遲為輕己。傾匡注於所敬。殷勤變(藏本作勸盧本作勸從羣書治要改)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羣書治要作惡)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節府藏。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自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

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若畏風憎病。從羣書治要補。又意林作君若畏酒如畏疾。憎醉如憎大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爲疾。(羣書治要作病)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呼噏。及其悶亂。(本作間亂。從羣書治要改)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嚙(原注荒且切)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銜。孟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既年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原注薄行切擊也)。徇者相辱。(當作屬)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未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己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墟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意林作安能令絕乎)或人難曰。夫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褻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官。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昊天表酒旗之宿。坤靈挺空桑之化。燎紫員丘。瘞薶圻澤。裸鬯儀彝。實降神祇。酒爲禮也。(已上三十四字從書鈔一百四十八補)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園(疑有誤)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勳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澗。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當作誠)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況於酒醴。

之毒物乎。(藏本作毒之物乎從盧本乙轉)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沈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而不覺颯風之所爲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當有誤)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柏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膽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圍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算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疾謬卷第一一十五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積。故讓莫崇。傲慢成俗。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擣菹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離(本作舉口不踰從羣書治要改)綺繡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講(本作論從羣書治要改)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駭(原注五駭切癡也)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意林作埃)之應颺(原注甫遙切)風。嘲戲之談。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必(藏本作不)狹焉。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駭(原注錄耳由切駭扶發切)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能(羣書治要

作得。默哉。其有才思者之爲之也。（本作者爲人也。從羣書治要補改）猶善於依因機會。準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損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爲之。（本作者人從羣書治要改）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媿。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原注居謁切。面斥人）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木作管氏。從羣書治要改）之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爲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二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斯言之既玷。（原注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諠調以防。（羣書治要作杜）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倨。（原注居御切）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良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鬪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原注職鑿切）艾羣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聞。（羣書治要作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劍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羣輕所以折勁軸。寸臆所以燔百尋之室。蠹蝸所以仆（原注曾卜切）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踟躕恂恂之如彼。今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沒有餘貶。貽譏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忍爲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旨而咽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爲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尙人之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楮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行出也。則逼狹之地。恥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即避。更加撻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卑而不可踰。推蔭讓路。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

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爲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壇。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羣也。愚夫行之。自矜爲豪。小人徵之。以爲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敢爲此者。非必篤頑也。率多（本無多字從羣書治要補）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埽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羣。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事之。不行傲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畫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原注力各切）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統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曄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游戲佛寺。觀視漁畝。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廁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判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爲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爲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爲纏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羣。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離而不授。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邀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爲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

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堦(原注居毀切)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體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爲親密。距此者爲不恭。誠爲當世。不可不爾。於是要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誂文君之動心。載號載呶。謔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況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必房集內讌。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爲君子。背之者爲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於雲夢。開積水平萬仞。其可撲以箒簞。遏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爲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疑脫一字)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乏。何以整之。每以爲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爲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己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未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閒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盛以楚撻。或繫腳倒懸。酒客酣營。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踈(原注烏臥切)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爲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驚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羣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噎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爲務。不以驕慢爲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

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閭閻修業。攻過彌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爲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森摺。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爲泰。以不爾者爲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敘歡交。極黷以結情款。以傾倚申脚（羣書治要作屈申）者爲妖妍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爲田舍朴駘。以蚩鎮抗指者爲勦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爲摺答猝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很明德。卽聾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歷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怛悸自失。暗嗚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牆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肯謚己。強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冰泮而革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譏惑卷第一一十六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干獲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蛇螿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不廁貴性。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帝悼混然之甚陋。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羣。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於三千。蓋檢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情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覩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



銳冠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照。強秦殺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乎安逸觸情。喪亂日久。風殲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俗成。近人值政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索。猶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好事者。朝夕放効。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實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竝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尙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躋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應縗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盜。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 刺驕卷第二十七

抱朴子曰。生平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羣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過也。蓋勢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之徵也。（本脫之徵也二字從羣書治要補）去之

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斂迹。偃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意林作趨事豪貴）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晏密集。管絃嘈雜。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蠶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憤。夫非漢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螻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助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踣自病。得失財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臥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側。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闖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遄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尙驕。

襲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羣。後知賁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流遁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未如之何。且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闖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歎者也。其或峨然守正。確爾不移。不蓬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者。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爾邪。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羣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鋪糟握泥。剗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奪也。不能使人（本脫敬之至使人十一字從羣書治要補）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本作行從羣書治要改）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繫桎。恧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之漢末諸無行。（藏本作無徒盧本作無行據下文云無行之子盧本爲長）自相品藻次第。羣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羣書治要作毀）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資。（藏本作彼或以經清之資脫見字從羣書治要校正舊寫本作經清）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敕（羣書治要作整）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助附己爲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

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己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百里卷第二十八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敘。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藏本作也。從盧本改）等。亦時有快者。不爲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眇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無止無足。（藏本作元止。无足從舊寫本改）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判。離判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羣盜矣。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颺。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己。選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判者矣。或有閹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酒者矣。或有圍碁擣捕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寇賊。釁咎發聞。寘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壤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眄。不令跛蹇廁騏驎。冒昧苟得。闔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駑蕪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勝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伎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官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毛索鱗哉。

### 鈞世卷第二十二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蠃埴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闔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官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下脫一字）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燉之盛膳。滄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徧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下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旼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笑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軍（當作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

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罽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駟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疑作音）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省煩卷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爲貴。但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又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閒。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爲喪亂既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泣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休揖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今五禮混撓。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歧路之衢。愁勞羣疑之藪。煎神憑思。考校判例。嘗有窮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

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者觀之。當笑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

### 尚博卷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羣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園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驛驟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鉛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羣色會而袞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乘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駘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閒。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莖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莖。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

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遠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燿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錠。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尊。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未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閔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醜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眄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螻怪其無階。而高致。鴛蹇患其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髻鬣。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悽(原注力候切敬也)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疑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冒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斲弦者。諒有以而然乎。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闡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躡踏背憎。卽聾從昧。同惡成羣。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物。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由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羣。而不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己。此樊姬所以掩口。馮唐所以永慨也。干時率皆素飡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翦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丸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螫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猝突萍鷲。驕矜輕悅者。謂之魏峨瑰傑。嗜酒好色。闖茸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遠節。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妍。凌尙侮慢者。謂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憑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嫵看文書。望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之知來之妙。蹙馬弄稍。原注山角切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巖然不羣。風雖疾而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閭駭徒苦。夙興夜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爲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賤者奮飛以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冝吐其秘算。勇者不爲致其果毅。忠審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遏也。僞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賊多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土。謂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噉。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煙起於蕭牆。而飄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航於一葦。勁銳望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展闔。左衽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

爲狐兔之藪。象魏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生民焦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吳失卷第二十四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改弦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枳首之爭葑。而忘同身之禍。笑蠨蝥之宴安。不覺事異而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溺均也。余生於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爲右。匪富匪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才有力者。躡雲物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鴛鳳卷六翮於叢棘。鷓首滯潢汗而不擢矣。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己則濁於泥潦。莫媿尸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以毀譽爲蠶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羣鳥爰止。叱吒疾於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枕。僮僕成軍。閉門爲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裘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訾。實有安昌董鄧之汗。雖造賓不沐嘉旨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士也。無葭莖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几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祿。不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卽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鶩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柰何。而欲與之輯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鵠之効。構鷄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

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彈弩。亡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粲。而不以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出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載起。纘樞紐於太微。迴紫蓋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楛（原注侯古切）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承平守（藏本誤作字從舊寫本改）文。因循甚易。而五弦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己之逸。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虯蟠而不躍。騶虞翳於冥昧。朱華牙而未秀。陰陽相沴。寒燠繆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鞫磕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玉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嘉生不遂。夫豈（藏本作其豈今從舊寫本）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凱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遠量。被褐懷玉。守靜潔志。無欲於物。藏路淵滄。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官沽術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揚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阜白混焉。時乏管青。騏蹇糅焉。積礫積於金匱。瑾瑤委乎溝洫。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爲晉域。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輿櫬。抱朴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可爲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纖芥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 守堵卷第二十五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堵土以葺宇。銳精藝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飢色在顏。或人難曰。天知禮在於廩實。施博由乎貨豐。高出於有餘。儉生平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生。仕必霸王。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粃秬之千倉。積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遊畋。入

侯服而玉食。而先生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潛天凌丘。陸無含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稗糲曠於園廩。薪爨廢於庖廚。怡爾執待免之志。坦然無去就之謨。吾恐首陽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爲子寒心。子何晏然而弗憂也。夫覩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衆庶之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大迷者易性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惑焉。不識所謂。夫袞冕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衍於四郊。躬田畷之良業。捨六藝之迂闊。收萬箱以賑乏乎。潛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鼃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可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巨拙。何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尙不可以一概。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躋闓風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平游南溟汎滄海者。豈暇逍遙於潢潦。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甘其口。鷓鴣戾赤霄以高翔。鵠鶴傲蓬林以鼓翼。洿隆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鮒汎濫以暴鱗。靈虯勿用乎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之不充。而足於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孳孳以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歧路。有爲者莫能竝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壻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者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侈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璜表營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惰嬾。而察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豐沃。處茲邦之褊坳。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羣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魚鑿深則逢患。方將墜九典之蕪歲。播六德之嘉穀。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耘爲務哉。昔被衣以弃財。止盜。庾氏以推璧厲貪。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壻以弭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噤。首俛而不能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涓目。子以臭雞

之甘呼駕鳳。擗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 安貧第三十六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休。未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羣。時人憚焉。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沈抑衡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車。藜藿屢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其知變。智士驗乎不匱。故范生出則滅吳霸越。爲命世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天貧在六極。富在五福。詩美芻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鱸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席扉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圜圍之困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辰。漂嫗豐而蒙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奇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絕糲（原注陟良切）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干祿。羞銜沽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之菜色。貌全神而遺形。何異圖畫騏驎。以代徒行之勞。遙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緝於修木之末。雖自以爲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無身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象恭滔天。猾夏放命。鴛蹇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而交爭。當途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皇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弃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篚寶者。進於草萊。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金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讎而委泥濘。贊幣濃者。瓦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弃林垆。黨援多者。偕驚颿以凌雲。交結狹者。侶跛躄以沈泳。夫丸泥已不能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通之失正。今先生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含章如龍鳳。被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計疏之可弔。奚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瑰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崔烈之遐武。糜好爵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爲名。乃黃老之所蚩也。樂天先生答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擣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

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革也。曷官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知商販可以崇寶耕也。可以免飢。不識逐麋者不顧兔。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尙父之鼓刀。素首乃吐奇也。萬鈞之爲重。衝飈不能移。簫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杪。騁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途乎蹇驢之羣。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知士聞利則慮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孳孳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若夫焚輪傾巖。木拔石飛。陽侯山峙。洪濤隳巍。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泣而罔逮。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枉死於懷璧。豐狐召災於美皮。今吾子督余以誨盜之業。敦余以召賊之策。進醜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肄爲鍾鼓。百家爲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鮑。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下士所用心。上德所未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仁明卷第二十七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據所見。乃以諮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有仁而兼明。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以貌乎。夫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蹤也。蜎飛蠕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著於啁噍。原注上竹交切。下子笑切。嚼也。然赴阮筭而無猜。入厨羅而不覺。有仁無明。故竝趨禍而攸失熾。潛景以易咀生。各本如此。盧本作組圭。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改裸飾。後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爲。非偏人之所能辯也。夫心不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於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

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校。覩穀鯨而改牲。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爾則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仁之行。可力爲。而至鑿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僞真。神亂朱紫。思算不分。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暇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涕泣以滅親。石碯非無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爲純臣。以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歎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答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尙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殘。褻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邪。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爲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乎。且吾以爲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問不已。易曰。王明竝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擬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歎上士。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斯則人人可爲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晏嬰謂杼爲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大於仁也。抱朴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爲仁在於行。行可力爲。而明入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也。

### 博喻卷第二十八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竦秀凌霄。必始於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勳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闐風玄圃。不借高於丘垤。懸黎結綠。不假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羣。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而衆禽之響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疑有誤)是以君子恭己。不恤乎莫與。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

抱朴子曰。衝颿傾山。而不能効力於拔毫。火鑠金石。而不能耀烈以起煙。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爲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虯之遠規。鳧鷖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筭無殊。竝任則駮騏與駑駘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簋。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是以鷦鷯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鴦徐起。顧眄而戾蒼昊。

抱朴子曰。否終則承之以泰。晦極則清輝晨耀。是以垂耳吳阪者。騁千里之逸軌。縈鱗九淵者。凌虹霓以高蹈。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莖蕙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桎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困辱。而著入秦之勳。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異而口生。(藏本作結生舊寫本空白一字)是以嫫母宿瘤。



惡見西施之豔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悵懷。以疾其超。武安功高。而范雎飾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雕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豐見微。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禹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亢（藏本作抗今從舊寫本）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舍義。雖期頤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沈之異。是以墨翟以重繭怡顏。箕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居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舠艗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擢之以北狄。則沈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嶮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

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藏本有猶字今從舊寫本刪）犯遘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獸。惟能言而不得廁貴牲。蛩蛩之負蹙。雖寄命而不得爲仁義。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以遺冷。重鑪以却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漏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碗之盛沸湯。葭葦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庸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爲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爲擊夫設。高唱遠和。不爲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爲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乏而求不已。下力竭（羣書治要作極）矣。而役不休。欲怨歎之（本作難而從羣書治要改）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剡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削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蹠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算。不出恆民之懷。觀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觀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藹。無補柏木之婁列。膏壤帶郭。無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續緜紈。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是平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可推之緒。得之未昧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爲絕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冑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戮於鷄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躐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邈世之操。卞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

抱朴子曰。浚井不濶。則泥濘滋積。嘉穀不耘。則萑莠彌蔓。學而不思。則疑闕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匱。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胸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

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駢矣。朱漆飾致。錯塗炫燿。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邈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翳蒼。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羣兢赴。德盛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卽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秋毫於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闢。則羲和納景。萬仞虛己。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則奇士叩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褻堯。而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貶桀。而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蒼。藹蒿麥冬生。無解畢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滅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難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鸞禽以奮擊拘繫。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蘭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蚪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鸞鳥爲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遏謗者盈路。而（藏本而字在子產下今從舊寫本）子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豔。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噓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務風格以示異。體邈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鱗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是以俊乂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嬙。飄迅非徒驪騮。驢驘。立斷未獨沈閭。干將。是以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藏本作治今從舊寫本）掩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鷓鴣宵集於垣宇。未有分釐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鏘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

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霜。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跬形而不威。故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抱朴子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鶴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罽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銜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羣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枉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妬勝己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鷲駁危苦於嶮峻之端。不樂俯守之役。吉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易鹿臺之富。子廉不以困匱。貿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爲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爲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袞粲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熙。四七授而佐命之勳著。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螭蛇無足而電驚。鼈無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臯繇暗而與辯者同功。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嚙。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屠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據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碁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徽絃而過耳解鄭雅者。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勳。必由絕倫之器。定傾之算。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螭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飄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而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鼎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爲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竄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鷄鶩之禍。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雞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歷數。鵠識夜半。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螿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算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鈇禾以討蝗蟲。伐木以殺蠹蝨。《羣書治要》作蝨蝨。食毒以中蚤蝨。徹舍以逐雀鼠也。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鈎沈。罾舉罝抑。而有獲同功。樹勳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抱朴子曰。商風宵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價直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草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熒惑。殷朝有外奔之昵屬。四環至

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羣。英儒碩生。不飾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攢甲纓冑。非廟堂之飾。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羣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蠶織爲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聞。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斲之材。各繇面如蒙俱。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孺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熾暑鬱陰。不能消雪山之凍。颶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磁磻以擣景。沈閭孟勞。須楚砥以斂鋒。騶駟待王孫而致遠。令質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鷲。雖飢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雖幽飢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廐。是以撥蠅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宋墨楚申。以載馳存國。干木胡明。以無爲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己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脂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羣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己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臆。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冷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沈閭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腳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疢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不害凌山之流。樹塞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盧本作騰蛇）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摯雉免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龍麟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驥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檻。則狻猊與獾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繫維之駿。責匠世之勳於劇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舍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敘彝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悁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榮抑淵跨。則遺愠悶之心。振耀宸辰。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適偶。（舊寫本無偶字）營辱不可以才量。（當作量才）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智違。故尙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筲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亡

隸。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羣。則彼龍后。謂爲其倫。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爲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爲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鑣。羈繼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己。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熒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事烏獲。運薪輦鹽。不宜枉騏驥之腳。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𤗔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竝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笑下里之淫聲。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於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峨。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滉漾。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尙寬以得衆。宣泥汎愛而與進。

廣譬卷第二十九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掇也。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竇。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身處鳥獸之羣。可以不渴乎朱輪而華轂矣。

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素鱗須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魏高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口。（舊寫本空白一字藏本不空虛本作支離鸞螿）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浹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離。公旦不能與伯氏跟絰於馮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



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撓其節以同塵於隘俗。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嵩華以藏疾爲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數以博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爲戰施。麟角鳳爪。不必爲鬪設。故雋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爲處幽而自輕。瑾瑜不以居深而止潔。志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之褊。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羣。鉤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熠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覩虎豹之或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盃。不如全用之埴埴。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章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狐逐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筭旣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沒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虢虎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莖蹶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築城。遏胡而禍發。幃幘。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爲奇。役御者以合時爲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盧鵲走。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菱而去繁柯。敗源失本。勢

不枯沔。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豔。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爲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絺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抱朴子曰。衝飈謐氣。則轉蓬山峙。脩綱旣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孟。而翠虬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龍。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參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芟。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明者。覲機理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非。(藏本脫非字各本有)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辦也。

抱朴子曰。浮海滄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涉之福。善莅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聞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侔。則彝倫攸斁。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名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

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滅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威。（藏本作威從舊寫本改）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僞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爲應龍。狐鴟爲麟鳳矣。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駑蹇輟望於大輅。戎虬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隙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彊久矣。其亡尙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旣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本無之字從羣書治要補）乎冗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磧礫。化鯤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綿駒吞聲。則與暗人爲羣。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爲伍。故鮪鯁裹絳虬於淵滂。鴛蹇驥駿駮於坳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滓。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觀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陔。凌風蹈雲。不躒不闕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

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興哀。超俗拔萃之德。不能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燿之宵燄。不能使萬品呈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涸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羣。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勳。而凡夫朝爲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世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褰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撩禽雖瑤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漣如。桑霍爲戒。厚矣。范疏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斂山峯之塵。驚風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莖。羆虎虓闕。不能威蚊虻。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舊寫本作柱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舊寫本作難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積善。(藏本作清。苦從舊寫本改)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抱朴子曰。和鵲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沈我舟也。昧進忘退。所以危我身也。聚蝎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爲龍興。非虺蜥所能招也。颯風爲虎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玉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陵。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尙人者有召怨之患。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於溺箕。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肖爲銜鼠之唳天。(舊寫本作戾天)玄蟬之潔飢。不願爲蜚螻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颺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斤之歎。伯氏哀期。有剗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鸚不競擊於小鷄。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竄勇於鼓刀。

抱朴子曰。懸魚惑於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緝致者。必虯螭也。不可以機弄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洿。處貴者。尠恕羣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日。(藏本作里。今從舊寫本改)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網罟。蚊集鷹首。則屬隸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睨。(藏本作讎。從舊寫本改)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龍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熱。撮壤不能遏砥柱之騰沸。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羲和之未景。百鼓並伐。未若震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明。不能使彝倫攸敘。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肯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肯躐徑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輻轆而不能致音乎聾聵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款冬之

華。朱鷲鑠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彌弩危機。嚴鏃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閭政亂邦。惡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乂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勳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命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染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瓢罈所挾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爲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口。（藏本擠接舊寫本空白一字）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含金者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刃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己。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準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讒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琬敗績於百里。而爲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懷六奇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未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如寡其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之事。不爲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己。待疏也猶密。則不怨之怨。不爲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化不弊。風教不頹。則皎潔之操不別。在危國而沈賤。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飢寒。故曾列播忘富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鑒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真。故其道賞真而罰僞。是以惠和暢於九區。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爲帝王而僕豎不願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重而罪彌著。故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間。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爲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擣耀。羊公積行。黃髮不倦。而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頽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久憂爲厚樂之本。暫勞爲永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鉤桂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沈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鶴立之夫。河湄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反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魚鼈聞九韶而深沈。故衰藻之粲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菱之清音。不能快楚隸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跣之鄉。繩墨之匠。獲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繁者。讎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當作財）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之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辭義卷第四十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擣景。非瑩磨之力。春華粲煥。非漸染之采。莖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覲爲異。辭以不常爲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尠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閑澀有主賓。妍媸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廈。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竝屬文。參差萬品。或浩瀆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文工。（藏本作言功。今從舊寫本）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於自料。強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竝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尠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醎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鴛銳不可（疑此下有脫文）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逐。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莖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體迴弱也。繁華曄曄。則竝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循本卷第四十一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魏峨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干霜。以吐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眄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躑躅。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闊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應嘲卷第四十一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繫於曾聞。伯陽以道德爲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馭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爲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不过。質非潛虯。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君。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竹馬。不免於腳剝。土梓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彌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

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僞。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礱流遁之闇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闊。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聞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足。犬可爲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教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鐻。管青鑄騏驎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丘不與易也。

喻蔽卷第四十二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爲奇。磧礫以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裘。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洿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埤。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籠曠闊。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燾。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巔。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當作木）竦於都廣。沈鯤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之下。荆華之顛。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羲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竝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羣言合

而道甄辨。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瞽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滅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豔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云。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期(藏本作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倣真。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爲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鬻而剜眼。療瘵瘳而刖足。患萑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 百家卷第四十四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岳。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遂躓躓於泥滓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披(藏本作彼舊寫本空白今從盧本)引玄曠。眇魏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風格高嚴。重仞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爲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曜夜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之徒。區區執一去博辭(藏本作亂從舊寫本改)精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惑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僞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間。均龍章於素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 文行卷第四十五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答曰。荃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廣。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燿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舊寫本作刀)未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以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概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廐馬千駟。而騏驎有逸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飛。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疑雖下有脫舊寫本作具貴亦有脫)本不必便疏。未不必皆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託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徐舉。顧眄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螳怪其無階而高致。鴛鴦驚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鬻鬻。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贖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所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冠羣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正郭卷第四十六

抱朴子曰。嵇生以爲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斷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樞機之玷。亂乎白圭。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其閒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爲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准。(各本作推)慕於亂世。而爲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涉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

法。稜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舊寫本作揚）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彰惶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究（藏本作統。今從舊寫本）其神。故遭兩巾壞。猶復見例。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此。故其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藏本作流。橫。今從舊寫本）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按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辦審矣。法當仰隋商洛。俯泛五湖。追慕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羣獨往。則當掩景淵洿。韜鱗括囊。而乃自西徂東。席不暇溫。欲入不能。揮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銜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冰泮草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沈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邀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刃筴弊。匪遑啓處。遂使聲譽翕燿。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軺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爲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贊爲祕丘之俊民。而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闇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默之塗。竟無有爲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爲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斥鷃之逐鴻鵠。焦冥之方雲鵬。騶駘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固（藏本作用從舊寫本改）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希榮利。未得口（舊寫本空白一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銜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例。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竝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況於林宗。螢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爲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

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肖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議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爲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抱朴子曰。曷爲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平。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生（藏本作主從舊寫本改）。褻過耳。故太傅諸葛（藏本有公字從舊寫本刪）。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爲辯。訕上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惑華名。咸競準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關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沈。士人不齒。口（藏本作折舊寫本空白一字）。其名賢。遭亂隱遁。含光匿景。未爲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世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者。（藏本作也舊寫本作者）。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彈禰卷第四十七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羣。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

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嶽降神。異人竝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修爲小兒。荀彧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顰顙。悽愴哀嘆。忼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眄。歷視稠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復無正有入法應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恥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竝搖鼙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荊州。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與共（藏本作共。其無與字。今從舊寫本）距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持（藏本作柱。今從舊寫本）改。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芸鋤乎。惜之也。衡（藏本無衡字。從舊寫本補）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比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即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爲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爲曹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其名耳。我一覽尙記之。卽爲暗書之。未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下缺數行）雖（藏本作難。今從舊寫本）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幽翳蒿萊。然修己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齋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嘯。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爲之主任。荷之足爲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愈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鉛錠。班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聞終陷極害。此乃衡憎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 詰鮑卷第四十八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舊寫本作然）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桂刻漆。非木之願。拔鷓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軌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生之根。（藏本作伐根之生。今從舊寫本）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腳。蓋非萬物竝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棲息於庭宇。龍鱗羣遊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胸。機心不生。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穽。降及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旣衰。尊卑有序。繫升降損益之禮。飾絨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焚燎。傾峻搜寶。泳淵探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瀟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宗（藏本作宗。從舊寫本改）日遠。背朴彌增。尙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剝銳之器。長侵割之患。駑恐不勁。甲恐不堅。鈔恐不利。盾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舊寫本作辜）諫者。脯諸侯。殖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竝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也。君臣旣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沖昧旣闢。降濁升清。穹隆仰熏。旁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



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羣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栖穴窟。毛血是茹。結草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廈。稷梁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莅物。良宰匠（舊寫本作匠）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作。受命自天。或結罟以畋漁。或瞻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太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覲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攜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己。豈必有君。便應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噍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書。或麟銜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闡哉。雅論所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羣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楫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戴。棄鼎鉉而爲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爲飾。不用衣裳。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資（藏本作肴從意林改）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茅（藏本作茅今從舊寫本）可以生鬪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己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羣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盱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颺清風以埽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慝。猶懼豺狼之當路。感麟

倫之不敘。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狡之變。莫世乏之。而令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疆所憑。而冀家爲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轡筴而御奔馬。棄楫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

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率性。(藏本作卒性從舊寫本改)隨四入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况加賦斂。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輦顛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蠱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騎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鉅橋之粟。莫不懽然。况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山。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猶以爲泰。况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雜囊爲幃。濯裘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爲美談。所謂盜跖分財。取少爲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柚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爲非焉。衡量所以檢僞。而邪人因之以爲僞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爲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讎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楫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邦。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爲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之爲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古

之爲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紈。古之爲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羣生。(有脫文此下乃抱朴子駁難之辭)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虞在上。稷禹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玉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答余文多不能盡載。余稍條其論而牒詰之云。

鮑生曰。(藏本連屬上文今從舊寫本以鮑生提行後放此)人君探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馱無已之求。抱朴子詰曰。(藏本以抱朴子提行今改連上文後放此)請問古今帝王。盡探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爲君也。捐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汔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鑠黃白之鑛。越海裂翡翠之羽。網璫瑄於絕域。掘丹青於嶠漢。亦可知矣。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辨貴賤上下之異。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廚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已之慾。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

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飢寒矣。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爾崇。(陽字疑衍藏本爾崇作肅宗從舊寫本改)奉祖廟。祇承大祭。供玄統之服。廣本支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書。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帝王帥百僚以藉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斂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舊寫本作罪)者衆。鮑生乃歸咎有君。若夫。(藏本作未若從舊寫本改)譏采擇之過限。刺農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半。但使後宮依周禮。租調不橫。

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疎猶漏。可都無網乎。

鮑生曰。人之生也。衣食已劇。况又加之。以斂賦。(藏本作收賦。從舊寫本改。)重之以力役。飢寒竝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舊寫本作罪。)於是平生。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蚤不餒。使人智巧。役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藏本作蹶。從舊寫本改。)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斂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爲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邪。鮑生乃唯知飢寒竝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竝足。而民知榮辱乎。

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日昃旰食。將何爲懼禍及也。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癸指天。日以自喻。秦始皇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蒞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彝倫敘。怠荒則姦宄作。豈況無君。能無亂乎。

鮑生曰。王者欽想奇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未服。(藏本作朱服。從舊寫本改。)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摛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晷。靈禽鳴階於阿閣。金象焜晃乎清沼。此豈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貺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覩尋仞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澤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哉。何者。鮑生謂爲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母之環。以爲富也。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物爲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蜎飛蠕動。咸得其懽。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

鮑生曰。人君恐姦孽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

關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志陽之不能榮。枯朽炎景之不能鑠。金石冶容。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何必日用哉。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籬曲其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鮑生欲棄甲冑。以遏利刃。墮城池。以止衝鋒。(藏本遺作進止作正。今從舊寫本)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

或曰。苟無可欲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抱朴子答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蚘蚋之不鈞。吳楚之交兵。(藏本作反兵。從舊寫本改)起乎一株之桑葉。饑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下有脫文。疑缺一二葉)遠則甫侯子羔。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剖毫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則劓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繆在下。而四嶽不蔽。明揚仄陋。而元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版築而躡玉堂。或委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爲上將。伯柳達讎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於時。有君否邪。又云。田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尾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稅。(藏本作求從舊寫本改)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爲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犁之巧。而關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從遠則甫侯以下二百七十字。疑當在本篇前半。未敢輒移)

## 知止卷第四十九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冲者。必全之筭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覘韜鋒於香餌之中。寤覆車乎來軻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緇。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覲堅冰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纜舟弭楫於衝風之前。瞻九轄而深沈。望密蔚而曾逝。不託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審機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慾。神參

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蠶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者身退。慮勞大者不賞。狡兔訖（舊寫本作死）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鑿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術。覩越種之閹機。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盈。田豫釋絃於漏盡。進脫亢悔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寶。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輟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訐於兼會。或倡高筭而受鼃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跼高躋厚。猶不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熏冑乎無辜。樂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晷。辱已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爲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而且安。美名厚實。福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期（藏本作斯從舊寫本改）榮將速身禍。救誹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矰繳紛紜。則駕雛徊翮。坑穽充蹊。則麟虞斂跡。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爲謀者猶宜使忠。況自爲策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革。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進忘退。斯之以（舊寫本作謂）乎。夫筭奔而不止者。勢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沈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棊之際。議治裘不於羣狐之中。古人佯狂爲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幽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煎蹙以吞醜。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冰。身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爲爲一。豈有斯患乎。又況乎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爲此永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爲秋瘁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頽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臙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性矣。況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蚋

墮山。適足翔翺。兕虎之墜。碎而爲齧。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而行。打撲干紀。不慮讎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屬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忠口（舊寫本空白一字）喪敗。居此地者。不亦勞乎。是以身名竝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兼舒於華第。豔容粲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探菱延露之曲。足躡淥水七槃之節。知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醕醪不撤。仰登綺閣。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灑灑。朱羽頡頏。飛繳墮雲鴻。沈綸引魴鯉。遠珍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蔚。麾節翕赫。金口嘈囂。戈甲璀璨。得意託於後乘。嘉旨盈乎屬車。窮遊觀之娛。極畋漁之懽。聖明之譽。滿耳而入。諂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蔑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算也。豈覺崇替之相爲首尾。哀樂之相爲朝暮。官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敘。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爲憂。滿而不以溢爲慮者。所不論也。

### 窮達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滯。其有憾乎。

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己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沈潛。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沈閭滄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珧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滓。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爲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爲劣。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兔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俟發春而表豔。棲鴻待衝飆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鰥不登庸。叔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苴賴平仲以超躄。淮陰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縈之孔明。公瑾貢虎臥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勳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己者爲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爲決。而附己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羣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遺所念之近情。或識（藏本作適從舊寫本改）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爲輕重。

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爲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己。褒貶由口者。豈哉免乎斯累也。又況於胷中率（藏本作卒從舊寫本改）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己。忽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羣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斥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行不騁於一世。勳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泥滓。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恥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希。興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伯（意林作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略。旁綜河洛。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墨（藏本作道從意林改）爲城池。以機神爲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舊寫本作衝璧）文士寅目而格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言。覺寸一之無咎。意得則齊荃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訥。韜修翰於彤管。含金懷玉。抑謐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伯先生答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己於將來。豈能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美不見酣。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何救於流通。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也。夫玉之堅也。金之剛也。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疏。翫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終無樞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修堅白無用之說。誦（藏本作訟從舊寫本改）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治邪學。或與闇見者較唇吻之勝負。爲不識者吐清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氣乏。椎杭抵掌。斤斧缺壞。而槃節不破。勃然戰色。而乖忤愈遠。致令恚容表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間。既玷之



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不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矣。

### 自叙卷第五十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洪曩祖爲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爲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琅邪。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爲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爲文。藏本作文爲從舊寫本乙轉。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爲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卽第。爲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之（藏本作史從舊寫本改）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尙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爲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遏壇場。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賓。（藏本作實從舊寫本改）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大中大夫。歷位大中正。肥鄉令。（藏本無正字。肥作肱。從舊寫本補改）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爲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彈枉。軍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爲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耜。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

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其河洛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算術。九宮三基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前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通不具。昔欲(藏本作故從舊寫本改)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自(藏本作具從舊寫本改)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頹。但念損之又損。爲乎無爲。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之爲人也。(有脫文)而駭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縑縷。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促身(本作身促從意林乙轉)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華門。而無趨從之所。(藏本作趨所之從今從舊寫本改)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甍。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怒。(藏本作怒從舊寫本改)其乏役也。不曉謁。(有脫文)以故初不修見官長。至於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健。恆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己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闡室。(藏本作至從舊寫本改)之密。洪以爲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沓。(舊寫本作密)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爲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

之異於己而見疵毀。謂洪爲傲物輕俗。而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藏本置作之。舊寫本作毀譽之。皆如不聞。今從盧本。)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爲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義。(藏本作家從舊寫本改。)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舊寫本存字空白。疑是衍文。)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可(藏本無不字。從舊寫本補。)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已。(藏本無已字。從舊寫本補。)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喚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己也。不爲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舊寫本謂字空白。疑有誤。)良守善者。用(舊寫本用字空白。疑有誤。)時。或齋酒餽候。洪雖非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僞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有字當誤。舊寫本空白。)罪人之賂。或(當作而。)枉有理之家。或爲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疑作入。)或挾使民丁。以妨(本作妨。以從下文乙轉。)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惚恫官府之間。以窺培尅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己。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以逮(藏本作逮。以從舊寫本乙轉。)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舊寫本作又人。)之好惡。或爲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舊寫本作賢。)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阜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褻貶與

奪。或失準格。見譽者自謂己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爲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爲輕乎。(當作平舊寫本作評)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況非我安可爲取而。(而字從舊寫本補)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遠是乎。異於我者。遠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嘍嘍管見熒。(舊寫本作螢)燭之明。而輕評人。(藏本作人評從舊寫本乙轉)物是皆賣。(賣字疑舊寫本空白)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振葉。(藏本作鎮業從舊寫本改)靡違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擔。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撫得衆者。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傷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轂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匹。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君道。(本作居道從意林及晉書改下放此)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君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頻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閒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各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夫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

也。事不兼濟。自非（藏本作不從舊寫本改）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勢之域。（藏本作貴世之城從舊寫本改）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違遠謹誹。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於代。（本脫於代二字從意林補）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爲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便呼（藏本作手便從舊寫本改）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爾。（藏本作示從舊寫本改）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嬾。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爲神僊傳十卷。又撰高尚（藏本作上今從舊寫本）不仕者。爲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僊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閒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論（藏本作典目從舊寫本改）自敘末（藏本作未從舊寫本改）及彈棊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焉。洪體鈍性騫。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有脫句）又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羣。未曾鬪雞鶩。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眄。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棊局。上有幾道擣捕齒名。亦念此輩未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爲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慚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爲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鬪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

不喜而不爲。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爲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祕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過（藏本脫過字從舊寫本補）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真子龍之傳。嘗廢書前席。慕其爲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爲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琅邪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竝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謂（藏本作詔從舊寫本改）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爲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私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敘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平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穆（藏本作枚從舊寫本改）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答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颯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躋猶奔星之騰烟。（藏本作烟從舊寫本改）黃髮如激箭之過隙。況或未萌（藏本作明從舊寫本改）而殞籜。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執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鑠於淵壤。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沈抑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以顯親垂名。美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爲自敘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 抱朴子內篇校勘記

## 序文

(一葉前九行) 夸父之蹤 蹤刻本原誤作縱當改正

## 暢玄一

(二葉後十行) 粲尉 尉原注一作鬱榮案盧舜治本作湮鬱

(三葉前二三行) 或麗 榮案盧本作輝煌

(又前六行) 雲雨 榮案盧本作雲漢

(又後三四行) 得之乎內守之者外 榮案盧本作得之者內失之者外

(又後九行) 踐跚 榮案盧本跚作躡

(四葉後十行) 藻稅 榮案盧本稅作彩

## 論仙二

(一葉前五行) 萬物云云 榮案盧本作芸芸道德經夫物芸芸

(又後三四行) 以死生爲朝暮也 以榮案盧本作比

(二葉前六行) 願加九思不遠迷復焉 榮案盧本九作自脫下句

(又後五行) 薺麥 御覽二十二九百七十七作蒜麥九百五十三作薺麥微旨篇若以薺麥之生死道意篇不

可以薺麥之細碎是本書有薺麥之語然九百七十七引在蒜門似亦可據也

(三葉後十行) 嘉遁 榮案今周易作嘉遯玉篇遁遯二字同周易遯釋文云又作遁二字古通用

(四葉前七行) 若使皆如郊閒兩瞳之正方 郊閒未詳

(又後七八行) 自呼於物無所不經 榮案盧本作自謂

(五葉前五行) 又以住年藥 御覽九百五作駐年案本書統作住年而□□篇又作駐年蓋二文隨作也

(六葉後五六行) 蝨羣攻則臥不得寧(藏本作安) □御覽九百五十一作蚤蝨羣攻臥不獲安當從藏本

(九葉前六行) 遂有竹杖一枚 榮案盧本作止有

(十葉前五) 人有賢愚 有字誤御覽八百八十六作無

(又前九行) 又云無之乎 御覽八百八十六又云作復言榮案盧本作而云

(又後五行) 井墓 墓盧本作蛙榮案說文作鼃玉篇蛙竝云蝦墓也

(又後六行) 未嘗見龍鱗 鱗字誤各本作麟 古人 榮案盧本作古者

(十一葉前十一行) 實是合五種灰 御覽七百六十作合百片八百七十一作合五百種灰今此脫百字

(又後一二行) 今以此語俗人 御覽七百六十俗人下復有俗人

(又後四行) 愚人乃不信 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十九八百十二人作民

(又後五行) 況乎難知之事哉 御覽九百一作況于仙者難知之事哉對俗三

(一葉後三行) 則變易形貌 意林作變形易貌與道意篇同

(又後五行) 入淵不沾(意林作溺) 盧刃本作沒 蹴刃不傷 蹴盧本作就

(二葉前九行) 千歲之鶴 御覽九百十六作鶴引在鶴門

(又後二行) 千歲松柏(藏本作樹) □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三作樹當從藏本

(又後四行) 或如青人 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三無青字青人不他見蓋涉上青牛青羊青犬輒加耳

皆壽千歲 御覽九百五十三引作萬歲初學記二十八亦作萬

(又後五行) 變爲猯 藝文類聚九十五變上有則

(又後五六行) 猯千歲 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九百十歲下有則變爲老人又八百八十八千歲之猿變爲老

人當是外篇佚文而其有變爲老人語可互證也

(又後七行) 千歲之鳥 御覽九百二十八作千秋

(又後九行) 能(御覽九百七引作熊) 壽五百歲者 校語七當作八



(又後九十行)狐狸豺(藏本作狸疑作狸)狼皆壽八百歲 初學記二十九御覽九百九作狐及狸狼則藏本上狸字誤耳下狸字不誤羣書無言羆壽八百歲者校語疑作羆未知何據

(二葉後十一行)二葉前一行)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 白孔六帖九十八作仲能能知御覽九百十一作仲骨能知未知孰是仲下脫一字無疑

(三葉後二二三行)帝軒俟(刻本作候)鳳鳴以調律 初學記一御覽四竝作候

(五葉前八行)求其根莖 榮案盧本作根莖

(六葉後五行)令試其小者 令字誤各本作今

(又後七行)鍼綴丹帶而蛇行 御覽八百三十作綴鍼此誤倒

(七葉後七行)住留各從其所好耳 御覽六百七十作去留

(八葉前一行)故不足役役(一本作汲汲)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 御覽六百六十三作故不切(嘗

復有切字)於升騰而止乎人間者八百八年按下文言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則一本是

(又後八行)隨所輕重 初學記二十三所下有犯字此脫

### 金丹四

(一葉前一行)余考覽養性(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生)之書 御覽六百七十亦作生

(又後七行)足以與盡微者 榮案盧本作盡徵以形近致訛

(又後十一行)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 御覽六百七十精思下有積久

(又後十一行)會漢末亂 御覽六百七十作漢末大亂

(二葉前五行)并諸口訣 御覽六百七十并下有具

(三葉前九行)而追迅風 御覽一百三十七七百六十九作而欲尋遺風而濟大川 御覽七百六十九而下

有欲

(七葉後一行)常(藏本作當)沈之三泉之下 御覽六百七十作當

(八葉後七行)近代漢末。御覽六百七十代作後

(又後八九行)善著詩。御覽六百七十作詩九百八十五作書

(九葉後八行)作之法。御覽九百八十五作下有丹

(又後九行)白凡(刻本作攀御覽九百八十八引作舉)□御覽九百八十五九百八十八竝作舉石

(十葉前一行)之(藏本無此字)御覽九百八十五無之字

(又前四行)及住年不老。御覽九百八十五作延年

(十一葉前八行)而行云(疑作雲)□校語當作即雲字

(又後五行)塗足下。御覽九百三十五九百三十九作以塗足無下字

(又後九十行)取鳥毳之未生毛羽者。御覽九百二十作取鳥引在烏門當不誤也

(十二葉後二行)招魂魄。御覽八百八十六招作召案下文云持節召之至理篇有召魂小丹則御覽是

(又後四行)折死者(藏本作折師二字)口。御覽八百八十六作折齒無死者二字亦無師字

(又後五行)令入喉即活。御覽八百八十六無令字即活下有活者。采女。白孔六帖九十七作和女初學

記二十九作和安御覽九百七作采女

(十三葉前五行)和之而火之。御覽九百七十火作煑

(又後五行)用白菊花汁。藝文類聚八十一御覽九百九十六下有蓮花汁三字

(十四葉前一行)又韓衆(當衍此字)終丹法。御覽三百八十八作韓中丹無衆字案仙藥篇韓終服菖蒲莖

文類聚八十一引彼亦作韓終九十八引山芝者韓中所食也東方朔七諫見韓衆而宿之王逸注韓衆仙人

也蓋衆終中聲相同故三文隨作矣

(又前五行)封之成水。各本封之下有百日二字此脫

(又前六行)老子授之於元君。天一閣本作受之案上文云元君者老子之師明當作受

(又後四行)置猛火。御覽七百五十九九百八十五作置之猛火上

(又後七行)置火上扇之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置猛火上

(又後九行)得液 御覽四又九百八十五作得神液 飲之不死 御覽九百八十五飲之下有令人

(十五葉前二行)人入兩(一本八作十)□校語當云一本作八十兩

(又前七八行)則物不可得也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則其物或不可得也

(又後一行)而得一劑 御覽八百十得作成

(又後一二行)可足入仙人(當作人仙誤倒)也 御覽八百十作可令入人仙也

(又後八九行)不可供 供字誤藏本盧本作缺天一閣本作斷

(十六葉後五行)道士合作神藥 御覽六百七十作道士飛鍊神藥

(又後六行)又按仙經 御覽六百七十作入山經蓋抱朴古本仙字作亼用說文正體轉寫誤分爲入山二字

耳

(又後八行)安丘山潛山 御覽六百七十作安丘衡瀾約文也此無衡山潛與瀾同孫云古以潛山爲衡岳故

謂之衡潛

(十七葉前一行)大難 御覽六百七十作大水

(又前二行)則此神山必助之爲福藥必成 御覽六百七十山下有之字福下有其字

(又後十一行)三丸再服 各本三丸下有日字此脫

### 至理五

(二葉前五六行)吮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 藝文類聚七十五吮作咀浴作谷除作珍御覽七

百二十與藝文類聚同惟谷字作穀蓋即谷之誤

(三葉前一行)柞櫛(藏本作柳)□御覽八百七十一作柳乃

(又後四行)追二豎於膏肓 藏本盧本追作殲此誤

(又後八行)文摯衍期 初學記十八作愆筋

(又後九行)此醫家 初學記十八作此但醫家

(又後十行)損也 藏本盧本作諸欲所損也此脫三字

(五葉後九行至六葉前九行)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辟方數十里上伴侶皆使無爲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卽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爲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炁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煑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炁吹之釘卽涌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攬取錢而手不灼爛又(藏本作損非)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蒸熟又禁犬令不得吠 後漢方術徐登傳注作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卽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御覽七百六十七作吳有趙柄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卽躍出如弩箭之發趙柄乃趙炳之誤今此作趙明無以氣禁人六句又不云躍出射去如箭弩之發當是脫落然此特小異耳御覽七百三十七引治金創以氣吹之卽斷痛(又七百四十二一作治金瘡以氣吹之血卽斷痛登時止)登山蛇虺毒蠱中人在近者就以氣禁之其相遠或數十里便延(當作遙)治之士(有脫誤)呼其姓名而呪之男也吹吾右手(句有脫釋滯篇云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記識其時後校問之卽時愈也又有介象者能以氣禁一里中居人炊者不得蒸以氣禁樹上羣鳥卽墮地又於茅(徐登傳有屋宇此脫)上爨煮雞熟而茅不焦又禁刀矛以刺人腹以樵打之刃曲而不復入又燒釜正赤而立上久之不知熱以錢投於沸釜湯中亦揆取錢而手不灼能令一市人皆坐不得起此一段與今本絕異其卽此篇邪抑佚文邪疑莫能明

微旨六

(一葉後五行)畜疾病 御覽六百七十二畜作速

(二葉前三四行)夫寸鮪(意林引作蝮案鮪蝮皆非也二五二五)道藏本意林官本意林皆作蝮校語以爲作蝮未知何據御覽九百三十六作鮪引在鮪門鮪蝮皆從有可與意林互證

(又前四五行)汎迹濫(二字誤倒意林引作濫跡)水之中 御覽九百三十六作汎濫龍水之中龍字當誤汎

濫連文與意林同

(三葉後二行)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 御覽七百二十體要作貴要善擇作擇善

(又後六行)可以無窮矣 御覽七百二十窮作病

(五葉前一行)山川草木 御覽八百八十六草木作石水

(又前二行)及人身中(疑此下有脫文)□御覽八百八十六無及字作人身之中亦有魂魄當據補

(又前三行)於理當有精神有神 御覽八百八十六次句復作有精神

(六葉後七行)蔡順至孝感神應之 下有脫文

(七葉後三行)神意竝游 御覽七百二十作神仙

(又後四行)灌漑匪休 御覽七百二十作延休

(又後八行)愚人妄往 御覽七百二十作競往

(八葉後一行)若欲 各本作若乃

寒難七

(二葉前二二行)蚤榮案蚤俗字說文及玉篇竝作蚤宜改正

(三葉後八行)禮樂 榮案盧本作經世未知何據觀下文揖讓盤旋等語宜從樓觀本改作禮樂爲是

(六葉前三行)不冝(當作謂)爲 校語當在爲字下

(又前七行)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 御覽六行作馳馳作行

釋滯八

(五葉後四五行)周黨麟跼於林藪而無損孝文(當有誤)之刑厝也 校語當在刑厝也下因周黨與孝文不

相值而孝文刑厝合當連文也

(六葉後五行)上無嫌恨之偏心 榮案盧本作褊心

(八葉後一二行)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鶴小人爲沙 御覽七十四八十五九百十六作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又八百八十八鶴作鶴當誤又白孔六帖九十四作周穆王南征一軍自化爲猿君子爲鶴語有脫越不如御覽可據

(八葉後十行)肉甚(刻本本內其)□藏本作內甚

(九葉前九行)偶所不聞 各本作閑

道意九

(四葉後八行)而往返徑遊 榮案盧本作經遊

(五葉前五行)傳世 御覽六百六十六作累世

(又前六行)但占問顏色 御覽六百六十六問作阿

(又前八行)未曾一失也 御覽六百六十六作未曾不審也

(六葉後六行)耕白田 御覽九百六十八白作於風俗通載此事亦作於

明本十

(一葉前二行)先(此下當有脫文)榮案盧本先作夫

(二葉前一行)慕松喬之武者哉 刻本作慕譎字當改作慕

(四葉前八行)鍊八石之飛精者 御覽六百七十精作英

(又後四行)未欲昇天 御覽六百七十作未欲輕舉

(又後五行)而人禍不能加 御覽六百七十作而凶禍

仙藥十一

(一葉前三行)又曰五芝 御覽九百八十四五芝上有餌字

(又後六行)或云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 御覽九百八十四作或各兩句皆同

(二葉前八九行)一名兔(御覽九百八十九引作鹿)竹 遍檢御覽衆本竝作菟枝語以爲作鹿未知何據

(又後一二行)乃可大得其益耳 御覽九百八十九作乃可得益壽  
(又後六行)海隅名山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海隅山石 有積石者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肉芝者無有積石

### 二字

(一葉前一行)亦不得見此輩也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此光也

(又後三行)伺之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伺而

(又後五行)可以夜視也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夜視書也

(四葉前三行)石柱芝 藝文類聚八十九作石柱英芝

(又前五行)光明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色明

(又前九行)則堅凝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則漸堅凝

(又前十一行)其計前所服 御覽九百八十五所作後

(又後一二行)石腦芝 御覽九百八十七作石脛芝

(又後六七行)石硫丹者石之赤精 御覽九百八十七作石流赤山之赤精上下文硫皆作流

(又後八九行)如此有百二十 御覽九百八十七作百二十種

(又後十行)松柏(刻本無此字非)脂□藝文類聚九十八無柏字御覽九百八十五及藏本有

(五葉前五行)千歲之枯木(覽御九百九十一一作射千三五)御覽九百八十六作枯木校語宜先舉出

(又前十一行)則刮射(按當有千字)人之左足也 御覽九百八十六作則刮塗之無射人二字

(六葉後五行)珠芝 藝文類聚九十八作紫朱芝此脫紫字作朱者彼誤也據下文如李而紫色垂如貫珠明

### 當作紫珠芝

(七葉前二行)八字體重 藝文類聚九十八御覽三十一九百四十九作再重按再重者謂八字作八也

(又前六行)令人壽四萬歲 御覽九百四十六無四字

(又前七行)兩骨起似角 御覽九百三十一似角下有解人言浮于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十五字案對俗

篇有此一段其下文不同上文僅異二字藝文類聚九十六初學記三十御覽八所引皆屬彼篇與此無涉

(又前九行)風生獸 御覽九百八作風母獸引在風母門當不誤也

(又後四五行)而尾(御覽九百八十八引有曲字)掘 御覽九百二十作而尾屈九百八十六作而尾毛掘一

本作而尾毛掘掘皆與屈相當九百八十八不引校語所謂有曲字者未審何據

(八葉後四行)晶晶純白名磷石 御覽八百八純白下有者字

(九葉後十一行)玉可以烏米酒 御覽八百五米作珠烏米酒烏珠酒皆不他見未審孰是

(十一葉前三行)君腦或云龜(此二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 御覽九百五十七無此三字

(又前七行)梓(原注一作楮)木實芝(大觀本草引無此字)赤者 御覽三百九十四作梓木實之赤者當

據改

(又前九行)年百四十歲 御覽三百九十四四作三

(又前十行)槐子以新甕(御覽九百五十四引作蓋)□遍檢御覽諸本皆作新瓦或即甕之半字校語以爲作

瓷未知何據

(十二葉前四行)日精更生(按此下當有陰成二字各本皆脫去非)周盈 初學記二十七亦無陰成二字則

唐本與今本同校語當刪

(又前八行)鴻臚少卿(御覽七百二十九百八十四引皆作時)□御覽六百七十又七百二十又九百八十五

皆作少時三百八十三作少卿九百八十四不引校語誤

(又後一二行)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御覽九百八十四引有井字)數尺 御覽三百八十三作去井數尺

九百八十五引至上句而止九百八十四不引校語誤

(十三葉前一行)甚驚愕 御覽六百七十作甚駭問得愈狀

(又前八行)在人間三百許年 御覽六百七十作在人間二百餘年

(又後五行)垂餒死 意林作垂當餒死



(十四葉前九十行)韓終服菖蒲十三年 藝文類聚八十一作三十年

(又後四行)手上車(按車當作連)弩也 御覽九百八十九亦作車弩未定是連之誤據御覽三百四十八引

趙公王琚教射經有絞車弩中七百步王琚魏書有傳將恐古有車弩至魏盛行耳

(又後六行)御八十妾 藝文類聚八十一御覽九百八十九作御十八妾 有子百三(御覽九百八十九大

觀本草引作四)十人 藝文類聚八十一亦作四

(十六葉後二行)渥之出指間 明刻諸本作握之榮案下文有及握之不出指間語正作握

(十七葉前二行)欲食去尸藥 明刻本尸上有三字

### 辨問十二

(一葉前七行)亦焉能 藏本作焉得

(又後二行)知一養神之要 榮案盧本作知守一

### 極言十三

(一葉前九行)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 書鈔八十三爲作學獲作成

(二葉前五行)根柢(藏本作移非)之據 榮案盧本作根芝

(四葉後八行)復數千載 藝文類聚八十四復作後(案列仙傳亦作後)

(七葉後一行)在乎還年(疑房中)之道 御覽六百六十八亦作還年下同

(又後四行)三百歲 御覽六百六十八作一二百歲

(又後五行)且又 御覽六百六十八無此二字作凡傷之道有數焉

(又後七行)悲哀憔悴傷也 御覽六百六十八悲上有淡憂重怨四字衰作哀依今本語例補改當云淡憂重

怨傷也悲哀憔悴傷也 汲汲所欲傷也 御覽六百六十八所欲下有戚戚所患四字依今本語例當補于

傷也下云戚戚所患傷也

(又後九行)喘乏 御覽六百六十八作喘息

(八葉前四行)不欲汗流 御覽六百六十八作不欲多汗

勤求十四

(二葉前六行)而險隘憂病 御覽六百七十二隘作尾

(四葉後四五行)陳安世者 御覽九百十一作陳世安下亦作世安按登涉篇有仙人陳安世

(四葉後五行)灌叔本 御覽九百十一灌作管

(九葉前十一行)故有死王樂爲生鼠之喻也 御覽九百十一死王樂生鼠下復有二語云雖爲帝王死不及生鼠似非抱朴本文隋志有音一卷或卽此

雜應十五

(一葉前五行)堪負擔遠行 榮按擔原刻誤作檐當改正

(又前五六行)身輕不極 榮案盧本作不困

(又前八行)腸中無滓(意林引作屎) 御覽三百七十六亦作屎

(二葉後九行)郗元節 郗字不體各本作郗

(三葉後六行)取一升輒內一升水 書鈔一百四十八作取一斗酒輒內一斗水隸書斗作升因誤爲升耳

(又後七行)無知盡時 榮案盧本作無或

(四葉後五行)或服紫石英 御覽九百八十七此下有東莞縣西北二十五里有爆山出紫石英舊以貢獻二

十字疑是注文

(又後九十行)或服元水(原注一作冰)之丸 藝文類聚四御覽二十二二十三三十四皆作冰

(五葉前一行)衣以重裘 御覽二十三八百六十九作衣之以重裘

(又前二行)十二爐 御覽二十三八百六十九無二字

(又前三行)抱朴子曰 藝文類聚四御覽三十一三百三十九曰上有答字

(又前四五行)但知(疑作朱)書北斗字及日月字 御覽三百三十九無書字作但知北斗姓字及日月名字

(又前五行)帝以試左右 御覽三百三十九試下有告

(又前五六行)常爲先登鋒(疑衍)陷陣 御覽三百三十九作先登陷陳無鋒字陳卽陣之正體

(又前九行)戟名大將軍(按軍字不當有此以將字爲韻也) 御覽三百三十九無軍字

(六葉後五行)霹靂楔 御覽二十三楔作織

### 黃白十六

(三葉後六行)已死乃見形 御覽七百三十六作死已久亦見其形

(六葉後十一行)延(刻本作近)易之草 御覽九百九十八作近

(八葉前九行)用寒鹽一斤(藏本無此二字) 書鈔一百四十六御覽八百六十五有此二字

### 登涉十七

(二葉前十一行)因問之曰 御覽六百七十一問作吐

(又後一行)走去 御覽六百七十一作徑去

(又後二行)常夜有數十人 御覽六百七十一作十數人七百五十四作十許人

(又後三四行)後郊(原注一作邨)伯夷者遇(疑過)之宿 御覽六百七十一作邨作過七百五十四亦作過

(又後五行)自共搏捕 御覽七百五十四作自持

(又後七行)初作人叫 榮案盧本作人聲

(四葉前二行)有事宗廟郊祀天地 御覽六百七十一宗廟下有社稷

(六葉前八九行)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 (原注下飛字或作龍) 御覽八百八十六作飛龍皆以下有

### 其字

(又前十行)有能語者 御覽八百八十六九百五十二無有字

(七葉前四五行)稱捕賊者 御覽八百八十六作賊捕

(又前五行)稱成陽公者 御覽八百八十六作咸陽公八百八十九作陽城公

(九葉前七行)角弩如聞人聲 衍角弩二字御覽九百五十無 如角弩 御覽九百五十作如用弩

(又前七八行)則因水而射人 御覽九百五十因作激

(又前九行)大傷寒 御覽九百五十作大傷寒者

(又後二行)挑取之正赤 御覽九百五十取之下有色字

(又後四五行)則此蟲墮地也 御覽九百五十作則此蟲隨火去也

(十葉後十行)以桂木燒為之 書鈔一百二十二御覽八百十三作以桂薪燒之無為字

(二十葉後五行)三寸 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八百九十作一尺

(又後七行)有一赤(事類賦引無一字赤作白)理 後漢西域大秦國傳注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十五又八

百九十作有白理無一子

(又後八行)有(事類賦引無)自本徹末(事類賦引有者字) 御覽十五作自本徹末者無有字

(二十一葉前八行)歲一解角於山中 御覽八百九十解角下有藏字

(又前十一行)及七重 御覽九百四十八作及七種

(二十二葉前一行)偶視之 御覽九百三十二作能視見之

### 地真十八

(一葉後八行)陰建本 御覽七十九作蔭案陰亦得讀為蔭 觀百令之所登 御覽七十九作百靈

(又後九行)飲丹轡之水 書鈔十六御覽七十九作丹轡

(又後九十行)過洞庭從廣成子 御覽七十九作過崆峒檢莊子等書載廣成子事無作洞庭者也

(四葉前一行)其鏡道成(刻本無此字) □藏本無成字

(又前二行)師言欲長生 御覽八百八十六欲下有求字 勤服大藥藝文類聚七十九御覽八百八十六勤

上有當字案下文有當明此亦有當

(一葉後三四行)數年閒又黑顏色豐悅 御覽六百七十作數年閒復黑又顏色豐澤  
(又後十行)火下細書 御覽六百七十作燈下

(又後十一行)善鼓琴閑坐侍坐數人 御覽六百七十善鼓琴閑坐五字作閑夜鼓琴

(二葉前八行)雖多未精 御覽六百七十作雖多而未精

(又前九行)又許 御覽六百七十作久許

(又前十行)合集所見 御覽六百七十集作積

(又前十一行)終不可得也 御覽六百七十作不可頓得了也

(又後五行)此輩 御覽六百七十作此書等

(又後六七行)鄭君亦不冝先令人寫其書 御覽六百七十先作悉

(又後十行)不敢輕銳也 御覽六百七十銳作脫

(三葉後十行)入室經 榮案盧本作八寶經

(五葉前一行)人溫氣疫病 原案云人當作入榮案盧本作入

(六葉前五行)虛(意林作帝)成虎 書鈔一百一御覽六百十八亦作帝

(又後七行)莫過於三皇文 御覽六百七十二作三皇內文

(七葉前一行)有此書 御覽六百七十二作有此書者

(又前二三行)家有三皇文辟邪 御覽六百七十二作文者辟羣邪

(八葉前二行)亦化形 御覽六百七十二作可化形

(又前六行)少能譜之 譜榮案盧本作詣

(又前七八行)所殺白虎頭皮生鬘血虎血 御覽九百十九約此文云殺鴨血等引在鴨門今此無鴨字必有

脫誤

(又後三行)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 御覽六百七十二季世作李晨案晉書張昌傳太安二年昌

易姓名爲李辰卽其人也作李晨與昌本名尤相應

祛惑二十

(一葉前八九行)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 御覽六百五十九爭作旣顏作憲

(又後十一行)見達人 藏本作見達者

(三葉前九行)萬萬 御覽三百六十五作了了

(四葉後五行)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 御覽七百六十作嵇使君以玉七與強引在七門當不誤也卮可一

而七必雙御覽少一字亦七不誤之證

(五葉後五行)崑崙何以(疑作似) 御覽三十八作似

(又後六七行)不過十數丈也 御覽三十八丈作里

(六葉前二行)其中口牙 御覽八百九十一作其口中牙

# 抱朴子外篇校勘記

## 嘉遁一

(二葉前五行)思行其道 舊寫本思作急

(五葉後三行)德勝則貴 承訓書院本作德盛

(六葉前十行)或色斯而不終日者 榮案色斯下疑脫舉字

(七葉後四行)竝乎滄海者 榮案承訓本竝下有失字

## 逸民二

(一葉後一行)井蛇 藏本作魚蛇今從舊寫本

(二葉前八九行)皆不逼以在朝也 藏本脫不字從舊寫本補

(五葉前六行)不辱者 藏本不上有夫字舊寫本有身字今從盧本刪

勸學三

(三葉後五行)子張鄙人 榮案盧本作子房

(三葉前五行)故能究覽道奧 御覽六百十二作玄奧

(四葉後五行)橐弓矢 橐原案云疑作橐榮案承訓本正作橐

崇教四

(一葉前五行)沈淪 榮案倫當作淪

(又前九行)視內 榮案承訓本同盧本作顛愚語意較醒

(二葉前六行)未常經心 榮案常當作嘗

(又前七行)而加青紫之官纒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 初學記十八官作袂清顯作寵榮

(又後七行)昔諸寶蒙遺教之福 藏本作道教今從舊寫本

君道五

(三葉前八行)惟人立之呼豕 榮案惟承訓本作推

(又後二行)樂激 榮案盧本作樂盈

(又後三行)觀羸 原校云羸下脫一字榮案盧本羸上有奇字

(四葉前二行)傾下(脫一字)以納忠 榮案盧本作下問

(六葉後二行)弗聞弗覽 藏本作不覽今從舊寫本

(七葉前五行)削基憎峻 承訓本作增峻

臣節六

(一葉後五行)攻謬 榮案盧本作糾謬

(又後九行)儀蕭曹之指揮 藏本作儀蕭公之宇宙今從舊寫本

(又後十一行)甘此離紀炙身之分 離紀榮案盧本作要離

(三葉前十一)力以以字譌嚴氏覆校改作少

夏規七

(三葉前十行)資口 榮案承訓本作恣口

任能十二

(一葉前八行)豈非才所不逮 榮案不逮當是不逮之訛

欽士十三

(一葉後四行)齊任之(藏本作倭之今從舊寫本)造稷丘 榮案盧本作齊侯

(又後五六行)簡上原有脫字榮案盧本簡下有公字

用刑十四

(一葉前四行)若德教治狡暴 御覽三百五十六若下有以字此脫

(又後六行)習坎刻本作習次當改正

(四葉前十一行)圖土 舊刻土誤作上從嚴氏覆校本改正

(五葉後九十行)反乎天牧(舊寫本作放)榮案承訓本亦作牧

審舉十五

(四葉前十一行)防其罪(罪疑作置舊寫本空白)對之姦 榮案盧本作所對

(五葉後八行)不中 榮案刻本中爲可字之譌當改正

交際十六

(二葉後四五行)靈鳥 榮案承訓本作靈鳥

(四葉後六行)用大 榮案大疑人字之譌

(五葉前五行)門人所以增親 榮案承訓本作尊親

(又後八行)或睚眦(原注音貴)而不思 榮案說文皆从目此聲在詣切玉篇皆靜計切又才賜切此音貴當



爲讀字之譌

擢才十八

(一葉後十行)抱璞 舊刻璞譌作瑱從嚴氏覆校改正

任命十九

(二葉後八行)而潘溢 藏本溢作噎今從舊寫本

(三葉前八行)溺簣 簣原注苦怪切籠也刻本誤作簣當改正

名實二十

(三葉後四行)守其所有已 榮案承訓本作已有當從之

(四葉前一行)耳可聞而不可盡也 榮案承訓本作尙可聞

行品二十二

(一葉前六行)經險難 御覽四百十八作經夷險

(又後二行)不染潔於勢利 榮案盧本潔作累

(二葉後四五行)願文垂誥焉 盧本作願聞

(四葉後七八行)士有機變清銳 榮案承訓本作機辯

(五葉前一行)空拳入白 榮案盧本作入石

(又前二行)手勦心怯 榮案盧本作手勁

(又前八九行)居己梁倡 榮案盧本作果倡

(又後二行)士有含弘曠濟 榮案盧本作廣濟

弭訟二十三

(一葉前六行)豈有先訟後壻之謂乎 榮案承訓本作後婚

酒誡二十四

(一葉前四行)必蒞蕙芬馥也 榮案羣書治要作芷蕙

(又後十一行)醉而不止 榮案治要作不出此用詩小雅賓之初筵篇語當據改

(二葉前六行)皆搖掌而諧聲(藏本作垂掌而諧聲從意林改)榮案治要作撫掌

(又前十行)蠶封下治要有也字

(又後十行)計數深尅 治要作深刻

(三葉前三行)不論於能否 榮案治要無於字當從之 下句首計字治要作料承訓本同

(又前九行)小注今本二字倒置當改正

疾謬二十五

(一葉後九行)愕愕然 榮案承訓本愕字不重

(二葉前四行)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 榮案治要作激電當從之

(又前十十一行)疾笑而無直亮之鍼艾 榮案治要作疾笑

(四葉前五行)或因時位以佻榮位 佻榮案治要作叨周語佻天以爲己力佻字亦有竊取之義

(又後八九行)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之變 扈犖盧本作圉犖

(五葉前十一行)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 臘鼓垂有脫誤舊寫本作臘鼓是垂亦有誤

(七葉後四行)恂恂善誘 恂恂盧本作循循此當依鄭注魯論榮案後漢書趙壹傳注作恂恂恭順貌又李膺

傳注吳志步騭傳孟子章指引竝同與何氏集解異又後漢書郭太傳論林宗恂恂善導當亦用鄭本錢坫論

語後錄云恂與循同

譏惑二十六

(二葉前九行)竝用古體 榮案盧本作竝有

刺驕二十七

(二葉前二行)不辯於免盈溢之過也 於免盧本作免於

(又前六行) 偃伊 盧本作優伊 榮案玉篇偃促拘之兒 偃伊當與喔咿通 楚辭卜居吾將喔咿嚚兒以事婦人 乎玉篇喔咿嚚兒謂強笑噓也 伊優屈曲佞媚兒 見今字典義亦相近

(又前九行) 嘈雜 承訓本作嘈噓 榮案張衡東京賦奏嚴鼓之嘈噓 噓玉篇本作哢 五葛才曷一切嘈嘈哢哢 或作噴啐啐竝同見集韻

(又後二行) 以數接其情 榮案承訓本作有情

(二葉前十一行) 裸袒之袒刻本誤作袒宜改正

(四葉前九行) 從肆之從承訓本作縱二字古通  
(又後六行) 或佻竊虛名 佻治要作叨 榮案佻本有竊取義

百里二十八  
(一葉後七八行) 焚於分寸之臆 焚盧本作撓

鈞世三十  
(一葉後十一行) 得采伐 書鈔一百作斫伐  
(二葉前二行) 煎熬之熬刻本作嫩 俗字當改作熬

省煩三十一  
(一葉後五行) 自君作古 榮案盧本作自今

(二葉後四行) 惜懷之懷盧本作壞  
(又後七行) 損益懷善 盧本作壞善  
尙博三十一(一葉前八行) 百家之言與善一揆 善盧本作經 榮案篇首有正經為道義之海子淵書為增深

之川流等語當從盧本作經為是  
漢過三十三

(一葉後四行) 忌有功而危之 危盧本作抑

(又後九行)萍鷺 盧本作萍鷺二字未詳

(二葉前二行)凌尙侮慢者 盧本作凌上

(三葉前一行)航於一葦 航盧本作杭榮案當依毛詩作杭

吳失三十四

(一葉前六行)滓穢充序 榮案序疑斥字之訛

(又後八行)有才有力者 承訓本才作財

(又前九行)躡雲物以官躋 盧本作躡青雲

(又後十行)魚滄之滄盧本作餐

(又後十一行)內崇陶侃文信之警 警盧本作警

(二葉前六行)而饗儒官之祿 饗盧本作享

守壻三十五

(一葉後三行)坦然無去就之謨 承訓本作淡然

(一葉後十一行)二葉前一行)庸俗不中說以經術 榮案刻本中字誤當依上三句一例改作可字

(二葉前八行)忽忽 承訓本作忽忽義可竝通

安貧三十六

(一葉後六行)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 盧本作下卿當從之

(三葉後四五行)講肆爲鐘鼓 榮案肆當作肆字以形似致誤

仁明三十七

(一葉後十一行)思算不分 思算盧本作差等

博喻三十八

(一葉後五行)不恤乎莫與 盧本作莫知

(二葉前四行)淳鈞之鋒 榮案鈞疑鈎字之譌淮南子修務訓純鈎魚腸注純鈎利劍名淳純二字古通用  
(又前八行)駕雛徐起顧眄而戾蒼昊 榮案承訓本作鳶雛當從之

(三葉後五行)箕叟以遺世得意 承訓本作莊叟

(又後七行)則傾蓋而居昵 盧本作若昵

(四葉後四行)割背 剡耳 羣書治要割剡二字上下互易

(又後七行)附蹠 治要作跗蹠

(又後八行)割尺璧 割治要作剖

(六葉後二行)庭燎之耀輝 耀輝承訓本作輝舉

(又後七行)畢發 承訓本作鬻發

(八葉後五行)驚駭 承訓本作驚駭榮案玉篇驚野馬也駭馬色不純今作駭當以驚駭爲是 下嘒守承訓

本作嘒呼

(又後十一行)四七授而佐命之勳著 盧本作四士授

(九葉後十行)雖出幽谷 北堂書鈔寫本一百二十一作雖出自于幽谷此脫自字(嚴氏補校)

(十一葉前十一行)不飭細辯 飭榮案承訓本作飾當從之

(十二葉前七行)熾暑鬱陰 盧本作鬱隆榮案鬱隆即詩雲漢篇所謂蘊隆也當據改

### 廣譬二十九

(二葉前四五行)遠數以博愛容衆 承訓本作遠教

(四葉後九行)而非懦弱 藏本脫非字今從舊寫本盧本

(九葉前二行)虺蜥 蜥一作蜥榮案爾雅釋蟲蜥蜴蜥蜴說文在壁曰蜥蜴在艸曰蜥易又案楊子方言守宮

謂之祝蜥古今注蜥蜴一曰守宮即一物也承訓本作蜥亦通

(又後一行)不願爲蜥蠲之穢飽 御覽九百四十六作不羨兩通(嚴氏補校)

(又後四行)有捐斤之歎 盧本作捐金

(十一葉後五行)若夫通精元一 舊寫本作一元

(十四葉前十行)繫馬 承訓本作繫馬

辭義四十

(一葉前七行)徒閑澀有主賓 盧本徒下有以字

(又後三四行)違物理而文工(藏本作言功今從舊寫本) 承訓本作言巧

循本四十一

(一葉前六行)干霜以吐曜 藏本作寒曜今從舊寫本

(又前七行)鮮介 承訓本作鱗介當從之

喻蔽四十三

(一葉後四行)夫迹水之中 盧本作尺水

(又後七行)建水之水原校云當作木榮案承訓本盧本竝作建木

(二葉後六行)子又譏云 藏本作譏之今從舊寫本

百家四十四

文行四十五

榮案此二篇之文大都爲尙博篇複出顧氏廣圻謂當刪并改定合之自序恰得五十篇與自序所云直齋書錄所載自合

正郭四十六

(二葉前七行)不救之不榮案與上不字複沓疑可字之誤

(又後一行)入不能揮毫 藏本作彈毫今從舊寫本

(又後四行)庸人上盧本有於字

(又後五行) 輪刃筴弊 刊盧本作傾

彈禰四十七

(一葉前二行) 文學冠羣 御覽二百十五作才學

詰鮑四十八

(二葉前十一行) 鈔恐不利 榮案玉篇矛部鈔古文矛字王褒僮約倚盾曳鈔

(三葉前四行) 亦知鳥聚獸散 舊寫本作亦如

(五葉前五) 而令放之 藏本作而命今從舊寫本

(六葉後一行) 所以救禍 藏本無以字舊寫本作所謂今從盧本

(又後二行) 而禁不止也 藏本無禁字今從盧本

(七葉後七行) 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 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八百六禪上有承字此脫藝文類聚作抵璧

嚴氏校云今據安貧篇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此亦作抵璧

知止四十九

(一葉後六行) 薛生遜亂 舊寫本作遜辭

(二葉後二行) 殺哉生矣 盧本哉作我榮案生下重生字

(三葉後十一行) 朱羽頡頏 承訓本作采羽

(四葉前七行) 大賢讚事 舊寫本作英賢

(七葉前七八行) 椎杭抵掌 榮案杭字誤承訓本作肱史記劉敬傳不搯其肱注肱喉嚨也竊疑杭當作机字

以形近致訛机與几通易渙卦渙奔其机注承物者也家語仰視檜桷俯察机筵注机作几此云椎机殆亦若

擊桌拍案之類歟

自敘

(一葉後五行) 于今基石礎存焉 御覽一百八十作基趾

(五葉前八行)在事秉勢 承訓本作秉勢 無惜者 盧本作無識者

(九葉前二行)天才未必爲增也 承訓本作夫才

(又前四行)但雜尙餘百所卷 舊寫本雜下有著字

曩余刻抱朴子內篇。是孫觀察星衍方督部。維甸校定。實則顧秀才廣圻之力居多。其攷覈精詳。援稽賅洽。所不待言。數年之間。諸君子聚散存沒。風景略殊。今當續刻外篇。無從借力。不得已手握丹鉛。凡十日校畢。便發工寫刻。既又念所據僅道藏等四本。所引證僅意林及羣書治要所載之五篇。而於他書未及徧檢。心闕然也。因復取外篇。并曩所刻內篇統校之。以道藏本及藏本官本。意林舊寫本。北堂書鈔衆本。藝文類聚宋本。初學記明本。白孔六帖衆本。太平御覽兼史傳志注文選注。事類賦注所引見者。檢出比竝。凡下內篇四百許籤。下外篇數十籤。而內篇久已梓行。外篇亦既寫樣。未易更動。乃擇其尤要者。爲校勘記一卷。附刻于後。計是役也。檢書二千許卷。逐條審正。至再至三。不二十日而事竣。非故速也。自念身任旬宣。非可在破書堆中。曠日持久。作不急之務者。既從事焉。宜甚勤勤。故速成而望漏。或不能無。尙望海內同志。指余所未逮也。嘉慶丁丑歲十月二十六日長白繼昌。

蓮龕方伯手校抱朴子外篇。并取五年前所刻之內篇重校之。爲校勘記一卷。佚文二卷。刻既成。以示其同年嚴可均。可均受而讀之。具見方伯用力之勤。蒐羅之備。持擇之精。而猶歉然謂望漏不能無也。因爲之覆審再三。外篇博喻之九葉後十行。雖出幽谷。北堂書鈔寫本一百二十一作雖出自于幽谷。此脫自字。廣譬之九葉後一行。不願爲蜚螂之穢飽。御覽九百四十六作不羨。兩通詰飽之七葉後七行。捐璧於谷。校勘記引藝文類聚八十四作抵璧。今據安貧篇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此亦抵璧。其今本所無者。藝文類聚八十八松門柏門。引天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柏。皆爲天齊其長。地等其久。當是內篇佚文。北堂書鈔寫本三十五德感門。引王業疏(疑當作爲)荆州卒白虎三頭。匍匐於輻下。其爲內篇佚文。未敢定之。右五事似可補采。其他望漏實匙。世間抱朴子必以此爲最善本無疑也。嘉慶戊寅歲二月晦烏程嚴可均跋。是書之刊。既藉孫方顧三家校定。繼君與嚴氏復爲案正。洵見援摭該備。案勘精詳已。維是明代諸刻。故家傳



詒。朔厥原本。宋元之遺。洋舶佚冊。搜秘采奇。異同互見。參證攸資。拾遺訂繆。不揣管窺。鱗次比附。紹續貽嘏。裨益疏陋。跂余望之。光緒己丑歲春二月嘉興陳其榮識。皆在廣州南園之校書堂。

## 抱朴子養生論

抱朴子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設。猶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能治其身。亦如明主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國亡。氣衰身謝。是以至人上士。乃施藥於未病之前。不追修於既敗之後。故知生難保而易散。氣難清而易濁。若能審機權。可以制嗜慾。保全性命。且夫善養生者。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於百年。何者是邪。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修養之道徒設爾。蓋緣未見其益。雖心希妙道。口念真經。咀嚼英華。呼吸景象。不能補其短促。誠緣捨其本而忘其末。深可誠哉。所以保和全真者。乃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樂少愁。少好少惡。少事少機。夫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志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髮憔悴。多好則志氣傾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脈乾急。多機則智慮沈迷。斯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損人之命。猛於豺狼。無久坐。無久行。無久視。無久聽。不飢勿強食。不渴勿強飲。不飢強食。則脾勞。不渴強飲。則胃脹。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至飢。冬朝勿空心。夏夜勿飽食。早起不在雞鳴前。晚起不在日出後。心內澄則真神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當減算。殺害於物。必傷年。行一善則魂神樂。構一惡則魄神歡。(魄神樂死。魂神好生)常以寬泰自居。恬淡自守。則身形安靜。災害不干。生錄必書其名。死籍必削其咎。養生之理。盡於此矣。至於鍊還丹以補腦。化金液以留神。斯乃上真之妙道。蓋非食穀啣血者。越分而修之。萬人之中。得者殊少。深可誠焉。

老君曰。存吾此道。上士全修延壽命。中士半修無災病。下士時修免夭橫。愚者失道擯其性。其斯之謂歟。

# 大丹問答

晉道士鄭思遠。授入室弟子葛洪。字稚川。號抱朴子。稽首我尊師先生曰。洪竊謂人之權輿。陰精陽精。陽精魂立。陰精魄成。兩精相薄而生神明。神以形用。形以神生。神之云逝。形亦斯斃。敢問先生。其神可全乎。其形可延乎。先生曰。神以道全。形以術延。洪又問曰。道術之旨奚若。先生曰。道隱無名。術彰有實。有實而術可行。無名而道可成。道成而神自全矣。洪曰。道隱無名。始全乎象外。術彰有實。本在乎穀中。唯願先生。少垂開獎。先生曰。夫術有俯仰。屈伸。胎息嗽津。御女以還精。餌朱兒以存身。過是以往。非吾所聞。洪曰。還精之方。昔已聞命。存身之術。願更發蒙。先生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結爲夫妻。列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斯振。洪爐烈火。炎焰燦赫。烟未及黑。焰不霞碧。如蓄扶搖。若藏霹靂。姤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乎四壁。時歷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釋然從革。惡黜善遷。情迴性易。紫色內達。赤銚外射。燭若火生。潤如血滴。字曰中還。可超大屜。退藏於密。服之無數。霧散五內。川流百脈。骨變金石。顏迴玉澤。陽德乃敷。陰功斯積。南宮度名。北帝落籍。爲道之首。爲仙之伯。勿授非人。以招譴謫。又曰。天地至大。比身卽小。制至精以成藥。孰淺識之能了。夫何慮乎。若有所少。氣雙則和。體獨則悄。和則增壽。悄則趣天。命也一絕。難乎再紹。然而理以意求。意在言表。今試言之。夫一陰一陽謂之道。一金一石謂之丹。石乘陽而熱。金乘陰而寒。其服食也。取壯陽而伏陰。其徵應也。俾魂壯而魄殫。類水流而趣濕。若火動而赴乾。其勢必然。其理可觀。伏望先生。更容請益。先生曰。吾子之言。精義可探。彼陽之終已。陰之極亥。分爲四時。周行不殆。天地相感。日月相會。胡可闕諸。略舉其大。且石液鬼隱。金精山在。寔孤陰之獨化。諒九幽之可待。曷若君子之好速。得淑女之良配。然後陰陽得中。魂魄無外。嗟世人之電光。指桑田之變海。斯言乃合於仙祕。吾道得傳於真宰。洪曰。率臆之言。偶符真理。伏鍊石液。其術柰何。先生曰。有物有狀。可大可久。採乎蠶食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止而淋下。剗釜虛中而見受。日月周旋。五復伺候。囊籥疾鼓。金汁不走。以水沃之。則從有而入。以火溫之。則從无而入。有。施素粉而委靈。慙蘇黃而凝醜。轉制不已。神趣鬼驟。提挈意氣。返覆衰朽。金斃石歟。天年地壽。无著於文。訣之在口。太清真人歌曰。照徹數里皆上界。仙官下來收採。非但世人所遇也。皆生在南方。向日

相近。感氣積年而生也。四千三百二十年。乃生自然還丹。上古仙人則知。今用三年火象。自然之氣。今之仙人秘教。但火候依節符。斤兩炭數。應爻卦。乾坤用施行。運轉逐日。火候自然相邀。

夫一爻生二日半。二爻生五日。六十時。一月有三百六十時。得一年。十二月得四千三百二十時。一時當一年。四千三百二十年。象自然之氣。從黃芽一周。抽成龍虎。從虎從龍一年。形體如炭。又去更一年。赫然成還丹。皆是陰陽交感。變通靈化。人之不測。謂之神妙。運火一晝夜。象一周天。四時生成。陰陽合度。自然之道。抽添和合。火候合符。若无師授。據按文修。終无成理。固不可造次也。若專志不怠者。必當遇師付訣矣。（石壁古文）

劉義慶撰  
劉孝標注

世說新語

世界書局印行



# 世說新語目錄

卷一 德行第一	一
言語第二	一三
卷二 政事第三	四一
文學第四	四七
卷三 方正第五	七三
雅量第六	九〇
識鑒第七	一〇〇
賞譽第八(上)	一〇八
賞譽第八(下)	一一五
品藻第九	一三〇
規箴第十	一四四
捷悟第十	一五一
夙惠第十二	一五三
豪爽第十三	一五五
卷五 容止第十四	一五九
自新第十五	一六四
企羨第十六	一六五
傷逝第十七	一六六

棲逸第十八	.....	一六九
賢媛第十九	.....	一七三
術解第二十	.....	一八二
巧藝第二十一	.....	一八四
寵禮第二十二	.....	一八七
任誕第二十三	.....	一八八
簡傲第二十四	.....	一九九
排調第二十五	.....	二〇五
輕詆第二十六	.....	二一七
假譎第二十七	.....	二二三
黜免第二十八	.....	二二八
儉嗇第二十九	.....	二三〇
汰侈第三十	.....	二三一
忿捐第三十一	.....	二三四
讒險第三十二	.....	二三五
尤悔第三十三	.....	二三六
紕漏第三十四	.....	二四一
惑溺第三十五	.....	二四三
仇隙第三十六	.....	二四五



# 世說新語卷一

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

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天下。值漢相之末，關賢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

為豫章太守。

海內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

遷豫章太守。

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

謝承後漢書曰：徐孺子，豫章南昌人，情妙高，時起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

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墜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籍，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

曰：武王式商容之間，席不暇煖。

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跽曰：式。

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曰：蕃在豫章為釋，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

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為牛醫，穎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

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

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大尉掾卒。

車不停軌，鸞不輟軌，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泰別傳曰：薛恭

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  
譬諸仇濫雖清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

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

清妙有文武備才遷司  
隸校尉為黨事自殺

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

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

屬莫能上上  
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

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楬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明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

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  
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曰荀君清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

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穉叔穎

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  
常言荀君清識難尙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

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為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

乃使元方將車。

先賢行狀

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謹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無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

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尙小載箸車

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

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覲靖熹汪爽肅數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

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

文若亦小坐箸鄰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

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

海內先賢傳曰陳謚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

足下家君太丘

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

仞之高下有不可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

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

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與吾宗及長有識度其所善皆父黨

與季方子孝先。

陳氏譜曰陳子忠字

孝先州辟不就

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

為弟。

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

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

值胡賊攻郡。友人

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

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

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

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竝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

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郡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

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

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

傳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

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

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

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邢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

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鄉人。魏司徒。

歆蜡日

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

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以來。臘之明日為祝歲。古之遺語也。

嘗集

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

去之所以更遠。

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為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為不可。

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以納其自託，寧可

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諳敘曰：歆為下邳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十人避世自

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文六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

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

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

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聞斫之，值祥私

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

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

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誡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當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願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

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集敘曰：康字叔夜，譙國鍾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誰

國鍾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鍾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

也文並敘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增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濬

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為掾晉陵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弈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伊南和嶠亦名

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顛顛哀毀不逮戎也武帝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

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

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

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微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位至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

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歲請一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

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已取與任心而

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

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

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

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劉道真嘗為徒。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徒

罪役 扶風王駿 虞預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為散騎常侍侍魏

而泣其遺 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

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

名之為達也 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飴之。公常攜兄子

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

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同過江。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體正耽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

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己之資供鑒元皇徵為領軍遷司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 郗公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二年。周

諸曰翼字子卿陳郡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

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

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

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明俊機警

風穎標徹歷任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噉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

逼用榮為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

曰一餐之惠忍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

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王又別傳曰又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

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爲相國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

必輕於五段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爲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魏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

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段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

欲所在有異績王丞相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時夏月暴雨

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啓用

爲吳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爲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

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因與爲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

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爲石

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日向爲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

攸以路遠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逃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蚤亡唯有逸民今當步走儋兩兄盡死不如棄已兒抱逸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

去途渡江至尚書左僕射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

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

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

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

丞相見長豫輒喜。

見敬豫輒嗔。

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弈聞

長豫與丞相語。恒

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

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篋。封而不忍開。

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韶女名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

不宜說之。

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穎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道徽高扇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

值永嘉亂投迹楊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網外允其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

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巖然郡人嚴憚之覲接之者數人而已

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

或語令賣去。

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

庾云。賣之必

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

為後人。古之美談。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

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

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會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

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顛法



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

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衷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

有一老翁犯法謝以

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箸青布袴。在兄郗邊坐。

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

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哀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磐安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哀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充二州

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憒。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

劉尹別傳曰愔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

真長有雅裁雖華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

久矣。勿復為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

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瀆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

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沖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

所坐牀上。塵

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

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

敢毀傷。是以啼耳。

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

宣

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

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

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

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

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

有餘事。唯憶與鄰家離婚。

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鄒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選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

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

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孝武說之俄為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為北蕃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

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自樹。

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命以為嗣年七歲襲

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覲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覲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覲覲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覲仲堪不許 覲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

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

春秋傳曰楚令

尹子文鬪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

馬出為江川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玄揚仲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都。既憂憾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至坦之六世

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桓南郡也。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

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

生答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

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輔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日殷侯仁而無斷爭必無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竝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

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

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

脫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

尚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

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日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

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鉅人父康有奇才

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

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先會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祇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蒙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

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見其坐六

尺簞。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吳郡陳遺詳未家至孝。母好食餚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為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為真孝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檢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補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

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子附子隱之小子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

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儻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

伯時為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一二吳之哭。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

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

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祿頌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憲以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貧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

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食泉一畝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爲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食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爲刺史自酌食泉飲之題石門爲詩云云

##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也失次序。

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雋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閒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

融王朗等並前爲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後爲九江太守爲魏武帝所殺

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

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

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饋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汚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

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按袁閔卒於太尉掾未嘗爲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

釋

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

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

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

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躡後至人以其語語之躡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躡大踉蹌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向鉅鹿太守父仲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願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計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爲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祖父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躡後至同坐以告躡曰人小時了了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

如所言君小時豈了了乎皆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者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弈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

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感衆太祖收寘法焉二子齟齬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向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弈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在茲而况顛沛哉感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多情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按寘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寘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為刑戮所苦不為陳仲所非豈有威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

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

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虞注繫

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

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僵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

高宗放孝子孝己。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曰操尹

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

放孝子符起。未詳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闓相見。

荀爽一名諱漢南紀曰諱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

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問穎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闓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

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闓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

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

春秋傳曰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

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

公曰。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

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

人者。不為悖德乎。

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摻。槲淵淵有金石聲。

四坐為之改容。

典略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瀟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遊或勸其

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牋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

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鞞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繫鼓為漁陽摻槲淵地來前躡殿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

當武帝前先脫鞞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鞞畢復繫鼓摻槲而

孔融曰禰

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己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傳巖之野是謂傳說張晏曰胥靡刑

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穎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

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異之。曰。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為軍師。中郎將從攻洛陽。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八。  
**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吝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人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徽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家田奴。而自稱是邪。徽歸。刈頭箸。饋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急。何為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己求之。不與將。慚何可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惜其病死。

**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

**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  
**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

蓬戶不完。桑樞而瓮牖。上漏下溼。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己。仁義之。愚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許由**所以忼慨。**

**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  
**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古史考曰。

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為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  
**不足貴也。**

**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



公聞乃收楨滅死輪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輪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向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巖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盤雕之不加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右右大笑即日赦之

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

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

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

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

年十三魏文帝聞

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

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為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

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

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寒以觀之毓拜

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

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

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

所以不拜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

魏末傳曰帝諱睿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

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是為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

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暢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

既成

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

文章敘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

陛下

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會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秦詩曰

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謂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

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為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顯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嵇紹趙至。敘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氏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

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父老。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大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

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多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

尺三寸。髮白黑髮赤。唇明目鬚鬚不多。閑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

親遠遊。母亡不見吐。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嚴尤三將敘曰。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

誰能當之者乎。對曰。繩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驚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

野戰。則不如持守。足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樹表

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勾尺七寸。周髀之書也。寸管能測往復之氣。呂氏春秋曰。黃帝使

崙之陰。取竹之蠶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簫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歷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墁。必周密。布緹幔

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葦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母丘儉反。師自征之。薨。諡景王。取上黨李喜。以為

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

學。宣帝為相國。辟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文。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

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

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嵴山中。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

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

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權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字咸熙。二年受魏禪。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

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

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註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翼

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會。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荀顛所害。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

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會。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荀顛所害。

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

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

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

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大司馬 孫皓問

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滋令 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

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

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

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鄙其夜光也 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 大禹

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 聖賢所出。何必常

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徒於王都遷教誨也 得無諸

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褌事明日或問濟曰昨游有何語議濟云云 還。樂令廣問王夷甫曰。今

日戲樂乎。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又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 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

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張茂

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 我與王安豐也。

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物所宗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儁才能清言

起家中書 孫子荆。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

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羣仕至馮翊太守

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

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崑巍以嵯峨。其水泮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

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冲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

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又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

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入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

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

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又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雋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雋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人晉仕著作郎至

平原內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

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

府之去陳恆。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獻字景文祖伯封琅邪王父恭王瑾嗣帝襲爵為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帝位諡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謂顧驃騎曰。

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毫無定處。

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為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亳今景亳是也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下勿

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顛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顛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巖然儕輩不敢雜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

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

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周侯

也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也。尊慨然

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鄭公鍾儀獻景公觀軍府見

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

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權尚書父恆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標令陳郡謝幼與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在王眉子平子

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資婿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

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

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名族人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麒麟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道公

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粲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體小不安。令

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別見不徒東南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為海

內之秀。

劉琨雖隔閔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勳

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為并州刺史為段日磾所害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

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隗西隗囂有窺觴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帝甚壯之今晉阼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舉於江南。子其行乎。

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

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愴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

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

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

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

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穎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溫

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歎歎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遊樂不住曰既見管仲

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誅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

職奔姑孰。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為問己舉兵討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王丞相詣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

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且旦到公車泥首謝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揚

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

居何如。

鄒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

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揚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

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王子以國

讓弟途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太市中和尚天姿高明風韻適適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

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

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

神足以陰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背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為此象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



為名言。

摯瞻會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

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

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裝雖故不宜於小吏敦曰何為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二十

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摯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氣

節故以此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弟五琦據荊州以距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為上卿賜以

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

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

詣其父。父

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

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

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鳩臚卿沈至琅邪王文學

沈辭不受。廷尉曰。晏

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

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

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

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

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

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為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

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牀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趙書曰虎

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擐旗勒死誅勒諸兒襲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日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

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

乃遭父喪溫嶠嗒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憾陶氏敘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概網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

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河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劔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諡桓

公按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憾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陛下北吞石虎西誅

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

故不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見其朱門貧道如

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戟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或云下令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鄴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祕書監從獵將其二兒

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

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

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

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威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答曰。

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

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

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竝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

至。張頗不厭。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

二玄卒於郡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

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竝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

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詣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

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氏族出未詳法所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云暢梧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鄆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以毛扇上武

帝。武帝疑是故物。傳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搖之風不滅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庾懌以白羽扇獻武帝帝嫌其非新反

之不聞翼也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成臯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傳出東劭謂京洛必危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

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鍾期也夔舜樂正穉恭上扇。以

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

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哀宜秉朝政。

哀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徽勸哀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

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

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諡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

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衛詩也。殳長一丈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

向書左丞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顧凱

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迺歎曰。既為忠臣。不

得為孝子。如何。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嶮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也。其馭曰。驅之王陽。

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真。

於壽陽。既而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厭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簡文登阼。復

入太微。帝惡之。

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焉帝懲海西之事心甚憂之

時郗超為中書在直。

中興書曰

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

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

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

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

庾闡從征詩也

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

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

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續晉陽秋曰帝外壓疆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

諺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

想也。

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

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

覺鳥獸禽魚。自來

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

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

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明拔為叔父虞所賞善草隸累遷汀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

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

高逸沙門傳曰支道字道林河

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人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

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敘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暉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

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大山平陽人漢南陽

太守續會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齷亂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問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惑歟。 羊權為黃門侍

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別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

道與徐州刺史悅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 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

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蒙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訥葉令蒙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蕩不羣

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 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

曰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

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

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

卒。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

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自召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

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

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文王旰食。日

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

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

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

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豔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鹽空中差可擬。

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

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恩所害

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丞清談平遠父述真貴簡正坦之器度清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

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邱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榮陽太守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邱人逢丑父晏嬰涓子

歌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寶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之文叔敖羞與管晏接德者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士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

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劉尹云。清風朗

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珣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全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婿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為援頗蒞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

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徐兗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登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曰城西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雖未覩三

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

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木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二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邈。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

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



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 答

曰。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阮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還爲雲陽今復名曲阿 謝曰。故當淵注渟

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安也以問子弟。車騎也。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

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奕第二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過斤合當有旨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亮小字徐廣晉紀曰亮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恬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 諸人莫當就卿談。

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

死必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郢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 殷揚州殷浩別見 知

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任不得志也 窮猿奔

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祕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

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巖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 歎曰。非唯使人

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明。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與書曰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惔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

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

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阿鄴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

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

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於治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願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映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

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鍾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齋前種一株松。恆自手

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世遠高柔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

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咸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

江津望之。云。若能日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爲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

樓如霞。桓卽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

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爲兒時遊汝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爲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後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

哭罷。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上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讖書曰晉氏祚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

因生時以為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下耽

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無此嫌。

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

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嶸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摧幹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

答曰。謝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

柯倚蔚枝  
幹扶疎

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

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假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會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州。天錫篡位。自立為涼州牧。符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

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淳酪養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為桓溫參軍。甚被親暱。人問之曰。鄉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

決溜。春秋考異郵曰。鉅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曰寒風。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

行軍參軍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請佛有板。眾憎疑。或欲作答。有

小沙彌在坐。未曰。世尊默然。則為許可。眾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為桓玄所害。贈丞相。于時天月明淨。都

無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終驃騎長史。答曰。意謂

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

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苟樂之風。荀顛

修定法制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答曰。陽消陰息。明鑒穎發英聲少著

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女譜曰重女月謝為太傅長史被

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

議。外示繫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丹陽記曰東府

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阿

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王恭小字也。一云是卿為其計。謝會無懼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

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

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朝廷

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

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

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

簿從討袁真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  
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

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

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即豐全朝士及二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  
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  
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  
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策也 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

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

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  
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  
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  
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 何以共重吳聲。孚曰。當以

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累遷  
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

伊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  
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 孚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  
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

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說之引為咨議參軍時王謚見禮而不親下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  
兼於王下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靡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  
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敗先  
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 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

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

散騎之省。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  
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復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

慨然而賦于時秋  
至故以秋興命篇  
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敘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

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權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正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孔隱士謂曰卿

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宋書曰孔潛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謝答曰。

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

跡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修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 世說新語卷二

## 政事第三

陳仲弓爲太邱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陳仲弓爲太邱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邱。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爲太邱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

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爲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吳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

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為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為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州牧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寃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

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鄉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踟躕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諡康侯 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

竝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剔鬪不得休。王隱晉書

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為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 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勗尚

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 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為尚書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

密網以為晉律堯贈太宰 與羊祜共咨太傅鄭沖。王隱晉書曰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縵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

沖曰。臯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沖乃粗下

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沖然後施行也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

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

為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異自以為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為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

以亮將與己異。又思其協侍不允。累啓亮可爲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亮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祕書丞。山公啓事曰。詔選祕書丞。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爲禱所拔。王隱晉書曰。紹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爲祕書丞。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安石爲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冲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怡然元皇爲鎮東引爲從事中郎。小吏盜池中魚。網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爲宰於國中也。民以爲大。不亦宜乎。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石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也。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一崩。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別傳曰。雅字彥胃。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會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瑜。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徵爲琅邪國上將軍。超爲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爲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擔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爲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還。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

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側。匡衛與石頭中人密期。拔至尊出。事覺被害。

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

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柳妻祖繼子渙女蘇峻招祖約

為逆約遣柳以衆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

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

許氏譜曰永字思妣

若全思妣。則不得

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竝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

語林曰任名顯時官在都豫三公坐

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

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竝懼。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

少有恬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輪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暉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

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

人祖瑄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

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

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

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

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

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會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諫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錄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

憤。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

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懼喜慰賜。若他所得。則阿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遠。邪。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擣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擣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溼。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筥。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虞存弟。嘗作郡主簿。孫

存誅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學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碁品曰。嘗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

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為何上佐。正與嘗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

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字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汝何處

得此人。嘗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蒙。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識於當世。王謂何

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

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

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

令

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

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

云。向從閣下

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眼。下拂地足。意識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簡文

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

得速。

尚書臯陶謨。一日萬機。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平致治。

東陽記云。遐字

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爲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

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爲揚

州從民譽也。

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襪。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

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

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亂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爲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爲吏部郎。

王忱已見。

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

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

丞相導孫。中領軍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

僧彌得便。以已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卽奏。王東亭與

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爲中書令王弼伐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

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物爲名。方今宰

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

賢。古史考曰庭堅號曰臯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爲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

卯正

###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

喉愚夫不爲何則生貴于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爲羞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誠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

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

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

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

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筭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

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媪於待士玄不得見

在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

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

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

及去錢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

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鳩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尙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

上。與人說已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尙書郎九江太守 玄聽之良久。

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

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箬

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 答曰。薄言往愬。逢

彼之怒。衛邶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駟之孫

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 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

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

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

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尙書傳蝦論同中書令李豐詔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為吏部尙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向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 王



彌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彌名。

彌別傳曰彌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傳暇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

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彌補臺郎彌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彌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此

因條向者勝理語彌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

不。彌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彌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而與論天

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彌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

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彌別傳曰彌父為尚書郎裴徽為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彌曰。聖人體

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

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繇會年甚少

嘏以明知交會荀粲談尚玄遠。

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或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

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能言者不能屈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一一家之義。通彼我之

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釋頌之粲與

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彌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

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

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為業後

進庚徵之徒皆希慕簡曠頹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頹情聞欲說理而頹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頹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為世

論名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

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

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

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齋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日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

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曰

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曾中。當必無

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

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隔也心下為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性鄙有度量自

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塵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

至。樂因又舉塵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會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

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訖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

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

鳴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適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

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謨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

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觀之人願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

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偽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

道好學記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

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適旨後秀義別

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

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二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二。宣子

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

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儲石之儲晏如也琅邪王處仲為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

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

衍字夷甫第四女適遐也

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

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

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為

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冷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

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

女婿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

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

因夜坐大

將軍命謝幼輿

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為豫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二卒贈太常

玠見

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曰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所

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

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

咨嗟不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

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慳或聽歌而感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

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

養生

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蠶著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瘰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口以醴泉無為自得體

妙心玄庶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

言盡意

歐陽堅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為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

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

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

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